

16

五幕完童剧

錶

董林肯著



五幕六場兒童教育劇

錶

董林肯改編

立化出版社

立化兒童戲劇叢書之一

==== 錶 ====

原 著	班 台 萊 耶 夫
翻 譯	魯 迅
改 編	董 林 肯
繪 畫	邢 舜 田
發行人	熊 知 行
發行所	立 化 出 版 社

(即立化學校出版部)
上海愚園路愚園郵28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特約經售處

生 活 書 店	上海重慶南路6號
兄弟圖書有限公司	上海四川北路1934號
立達圖書服務社	上海北京西路1363號
上海書報雜誌 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379弄12號內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上海中西印刷公司承印

目 次

孫夫人題詞·····	1
錶在昆明（劇照）·····	2
錶在重慶（劇照）·····	3
錶在上海（劇照）·····	4
立化兒童戲劇叢書總序·····	5
改編者的話·····	6
插曲·····	7
第一幕（附舞台面及插圖三幅）·····	9
第二幕（附舞台面及插圖四幅）·····	30
第三幕（附舞台面及插圖六幅）·····	62
第四幕（附舞台面及插圖二幅）·····	109
第五幕（附舞台面及插圖四幅）·····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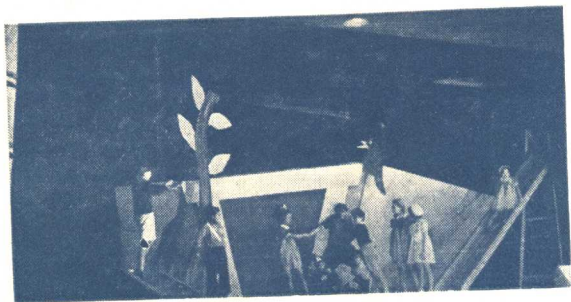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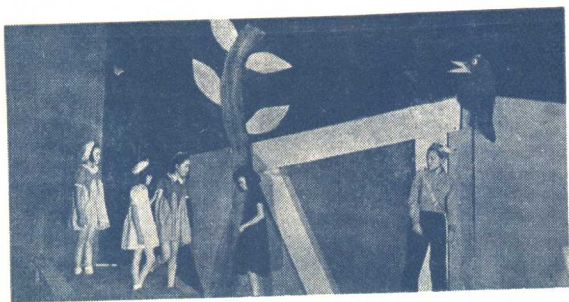
“錶”是一齣深刻而動人的兒童劇。
中國福利基金會主辦的兒童劇團，曾
在上海演出，成績良好。它不僅對兒
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時也給予從
事兒童教育者一個明確的啟示。

宋慶齡



卅六年七月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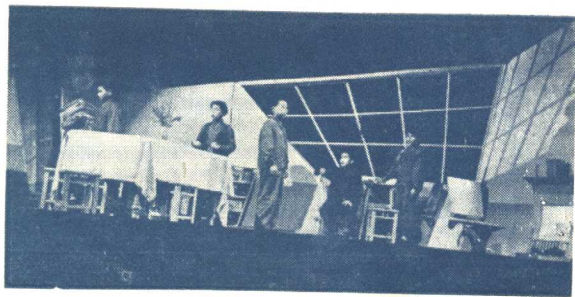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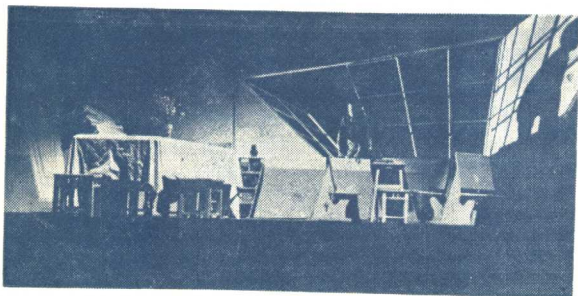
錶在昆明



同濟大學同學主辦之昆明兒童劇團
演出團體

陶行知先生主持之育才學校

演出團體



錶在重慶

△
錄
在
上
海
▽



演出團體——孫夫人主持之兒童劇團

立化兒童戲劇叢書總序

在中國，「兒童戲劇」這四個字，聽起來還很生疏；雖然有好些戲劇和教育先進們早已注意到兒童戲劇的重要，然而都還沒有開始做。

兒童戲劇在蘇美等先進國家，確已創下了輝煌的成就，他們把戲劇當做教育的工具，用兒童戲劇來教育大眾的兒童，我們雖不一定把整套外國的方法搬來中國，但為迎合新時代的來臨，我們也應該趕緊開創自己的路線，為中國兒童戲劇奠立下適當的基礎。

我們的路線，就是首先把兒童演劇打進學校，使其普遍地開展；讓孩子們去看「兒童戲」，他們從這裏得到很多廣泛的知識和正確的意念，讓孩子們自己去參加「兒童演劇」，他們更可以從演劇工作中吸收很多活的教育。等到國家為我們建立起正式的兒童劇院時，再使大眾大眾的小朋友經常擁進劇院去，接受新的知識和好的教育。

全人等計劃中的工作有：

(1) 出版立化兒童戲劇叢書：——

(甲) 選擇比較成熟的兒童多幕劇，以供較大規模的演出，作為兒童劇的示範。

(乙) 選擇上演條件簡單的兒童獨幕劇，專供小規模演出之用，以期兒童劇運普遍的發展到學校圈子裏去。

(2) 創辦立化學校——試行「教室舞台化，教材戲劇化。」以達「教育立體化」之理想體系，俾使教育與戲劇趨於一元。

以上計劃，我們預備逐步的做起來，希望有志於此的朋友們多多的和我們合作，多多賜給我們指教，「兒童戲劇」不僅是兒童們正當的娛樂，也是教育兒童最有力的工具，我們為孩子們多做一點，也就是為新國家奠立基石。願我們這些計劃，在大家的支撐下，堅強而有力地站起來。

改編者的話

錢！這篇世界聞名的中篇童話，在中國早已有魯迅先生的譯本，是孩子們也是成人們一冊百讀不厭的作品；我自己，也着實喜歡它，我喜歡這故事的「有趣」和「生動」，我終於大膽地把它改編成這個兒童劇。

爲了要構成一個「戲劇」，爲了要表達出我們現在所期望的一種「新教育」，我這次的改編，無論在故事、佈局、內容、結構上，實在都有點「出格」，恐怕班台萊耶夫重生，魯迅先生再世，也不容易認識這個舞台上的「東西」了。假定我是這份產業的承繼人，那末兩位先生在天之靈，也許在瞪着眼罵我：「不孝逆子敗家精！」我在這兒惶恐地又該怎麼說呢？

我僅僅能爲自己申辯的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班台萊耶夫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是不同的；那時最高教育理想，已經不再能滿足我們今天對教育的要求了。假定這個「出格」的改編，實在違反了兩位先哲的本意，那所有的罪過，應該是完全屬於我的，假定這齣兒童劇在目前中國，還多少有一點價值的話，那麼，這個戲寶貴的輪廓，還該感謝班台萊耶夫賜給我們啓示，更該感謝魯迅先生給我們有益的介紹。

兒童劇在中國，還僅僅是剛剛露出春泥的嫩芽，希望因爲這書的出版，能引起孩子們的父母，師長，教育家，以及兒童劇作家們的注意，茲後爲孩子們多想一點，多創作一點，讓這支嫩芽蓬勃地成長起來。

F ¾ 稍快

這個學校真奇怪

首嚴 詞曲
林莊

1. 這個學校真奇怪，	2. 怪，怪，怪，怪，	3. 怪，怪，怪，怪，	4. 怪，怪，怪，怪，	5. 3 6 5 3 1 學課小公	5. 3 1 對面分像	3. 1 2 學生組，	5. 5 3 不社上最	5. 5 3 萬念起高	1 1 打是來開	2 2 不活像學	5 5 罰教開生
-------------	-------------	-------------	-------------	-----------------------	---------------	---------------	---------------	---------------	------------	------------	------------

1. 好，不愛自己	2. 像，重學	3. 久，讀什事	4. 母，書麼情	5. 3 2 對重就自	5. 3 1 子工什己	2 2 女，作麼，	5. 3 1 誠，光知大	2 1 惡，做慧家	2 1 坦，後之事	2 1 白，學門情	2 5 又，顛自大	5 5 慈，憐然家	5 5 愛，來，開，來，
-----------	---------	----------	----------	---------------	---------------	-------------	----------------	-------------	-------------	-------------	-------------	-------------	----------------

1. 犯，了過，麟	2. 大，家反，對	3. 興，趣濃，厚	4. 集，體生	6. 6 5 3 3 1 3 緊，書，學，理，	6. 6 5 3 1 良，心人才又長	5 3 1 現，是展風	2 2 自，好，好，頂	2 2 己，幹，機，精	1 1 改，才，全，粉。
-----------	-----------	-----------	---------	-------------------------------	--------------------------	-------------------	---------------	---------------	----------------

C 調 ¾

屋，(插曲二)

首嚴 詞曲
林莊

1. 的，答，的，的	2. 的，答，的，的	3. 的，答，的，的	5 6 5 4 3 2 1 脫，下工	5 4 3 2 1 你，合，一	3 2 1 舊，紙，不	5 5 5 3 2 1 5 裝，頭，前	5 5 5 3 2 1 5 裝，頭，前	3 2 1 2 換，朋，友	3 2 1 2 換，朋，友	1 7 1 我，們，分，遠	5 5 5 3 2 1 5 裝，頭，前	5 5 5 3 2 1 5 裝，頭，前
------------	------------	------------	----------------------------	-----------------------	-----------------	-----------------------------	-----------------------------	---------------------	---------------------	-------------------	-----------------------------	-----------------------------

1. 的，的，的	2. 的，的，的	3. 的，的，的	5 6 5 6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1 1 1 光，袖，頭	1 1 1 光，袖，頭
----------	----------	----------	---	-----------------------------------	-----------------------	-----------------	-----------------

1. 親，愛，的	2. 親，愛，的	3. 親，愛，的	3 3 5 1 1 7 6 5 3 2 1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5 1 1 7 6 5 3 2 1 2 1 2 1 7 時，領，前	5 5 5 3 2 1 5 裝，頭，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	----------	----------	---	---	-----------------------------	-----------------------------------	-----------------------------------	-----------------------------------	-----------------------------------	-----------------------------------	-----------------------	-----------------------	-----------------------

1. 親，愛，的	2. 親，愛，的	3. 親，愛，的	3 3 5 1 1 7 6 5 3 2 1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5 1 1 7 6 5 3 2 1 2 1 2 1 7 時，領，前	5 5 5 3 2 1 5 裝，頭，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3 3 3 3 2 1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2 2 2 1 7 時，領，前
----------	----------	----------	---	---	-----------------------------	-----------------------------------	-----------------------------------	-----------------------------------	-----------------------------------	-----------------------------------	-----------------------	-----------------------	-----------------------

C 3/4 **這是我們的家** 林青詞 莊嚴曲
Moderate Allegro (稍快) 活潑, 快樂 (插曲之三)

1 2 3 | 5 4 3 | 3 4 5 | 1 7 6 | 2 2. | 1 7 6 |
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的家, 朋友像手足,

6 6. | 5 4 3 | 2 2. | 1 7 6 | 1 6 5 | 3 — | 3 — |
伙伴像骨肉, 互相親相愛像一家。

1 2 3 3 | 5 4 3 | 3 4 5 5 | 1 7 6 | 6 7 2 1 | 7 6 5 4 | 5 6 7 5 |
家中種地, 田開荒, 灌溉澆田, 新法, 每顆種子全部發芽, 每個苞蕾

4 3 2 1 | 2 5 5 | 2 3 5 | 5 — | 6 7 | 6 5 6 6 | 5 — |
全都開花, 開出那朵花結果, 實, 果實, 獻給新國家!

6 6 5 5 | 1 2 3 | 5 4 3 | 3 4 5 | 1 7 6 | 2 2. | 1 7 6 |
新國家! 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的家, 朋友像手足,

6 6. | 5 4 3 | 2 2. | 1 7 6 | 7 6 5 | 6 — | 6 — ||
伙生像骨肉, 互相親相愛, 像一家。

F 3/4 **工作忙呀忙** 林青詞 莊嚴曲
Allegro (較快) (插曲之四)

2 2 2 | 5 6 5 | 5 3 2 6 | 5 6 5 | 2 2 | 5 6 5 | 5 5 5 | 1 2 1 |
工作忙呀忙, 精神奮發又舒暢; 還有工作做, 心花怒放。

2 2 2 2 | 2 2 2 5 | 5 6 5 | 3 3 1 | 4 4 4 | 3 3. |
看我們呀, 看我們在工作, 工作中, 成長!

2 2 2 | 5 6 5 | 2 2 2 6 | 5 6 5 | 2 2 | 2 2 | 5 6 5 |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2 2 2 6 | 5 6 5 5 | 5 1 3 5 | 4. 3 3 | 3 2 3 2 | 5 1 3 2 | 1 7 1 |
看那木頭長呀長成了大棟樑, 看那頑石也呀也能鑄派用場。

2 2 2 | 5 6 5 | 5 3 6 | 5 6 5 | 2 2 | 2 2 | 5 6 5 | 5 5 5 | 1 2 1 |
工作忙呀忙, 精神奮發又舒暢; 嘿 嘿 嘿! 嘿 嘿 嘿! 嘿 嘿 嘿!

2 2 2 | 5 6 5 | 2 2 2 6 | 5 6 5 | 2 2 | 2 2 | 5 6 5 | 5 5 5 | 1 2 1 |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2 2 2 | 5 6 5 | 2 2 2 | 5 6 5 | 2 2 2 2 | 5 6 | 5 — | 5 — ||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嗨 嗨 嗨呀!

第一幕

舞臺面



時：一個初春的下午。

地：警察局裏的拘留所。

人：獨眼龍畢大富

醉鬼顧大爺

警察譚開球

小霧手裴七

警官張敬光

苦憐兒顧小蓮

景：這是拘留所，自然和監獄差不多，誰要在這裏面坐上一分鐘，一定會感到不舒服而且不好玩的。

你看，台上有兩扇鐵柵門，互相成爲直角，望進去都是黑漆漆的，怪可怕的。

這就是兩間拘留室，要是警察老爺們認爲你做錯了事或犯了法，不管你是成人或小孩子，都得請你先在這兒坐一會兒。

那間離我們比較近些的拘留室裏，有一張奇怪的破牀，用磚塊搭成牀脚，用破木板鋪成牀面，用亂稻草當做被褥，睡在上面，一定不會太適意的。另外，還有兩隻破木箱，一隻大的當桌子，一隻小的當櫃子。地上有些破碎的瓦鉢之類的東西，牆角裏還有一大堆亂稻草。灰黑色的牆壁，只有牀頭一個一尺見方的小鐵窗，所以室內顯得特別的昏暗。

從另一扇鐵柵門望進去，是另一間拘留室，裏面黑沉沉的，什麼也看不見，『鐵將軍』緊緊地守着門。

這兩扇鐵柵門外，當然算是院子，圍牆相當高，站在院子裏，好像坐在井裏一樣，不大容易看見天。牆邊有一棵奇形怪狀的禿樹，還有幾塊亂七八糟的石頭。

暮昏： 陰灰色的天氣，雨水好像馬上要倒下來似的。

第一個和我們見面的是獨眼龍畢大富

畢大富——以下簡稱畢——的左眼壞了，睜着一隻右眼，斜視着世界上的一切。他從未進過學校，可是他懂得的東西却着實不少；只可惜都是些不正當的，孩子們不應該懂的東西。自傲、固執、蠻橫、狡詐、喜歡在伙伴面前擺『老資格』，十足的流氓腔，頑強地追求着他腦子裏一種邪惡的幸福。

他斜坐在那小木箱上，背靠着牀沿，手裏拿着一個點燃着的香烟頭，仰着頭，竟然還在悠閒地吐烟圈，也許監獄是他的老家，拘留所是他的旅舍，所以坐在這兒安然自得，毫不在乎。

「獄中的呻吟」的歌聲，低沉而有力地散佈在拘留所裏：

牢獄是這樣的陰沉，法律是這樣的無情，

可是！囚犯的心呀，

充滿了悲憤！充滿了悲憤！

我們的思想！越壓越陰沉，

我們的行動！越關越無情。

牢獄和法律，

決不能改善人性呀，

決不能改善人性。

漸漸地，出現另一種聲音，一種很低很沙的男人聲音，中間參雜着酒醉了的打嗝聲，好像是在另一間拘留室裏。

顧大爺鬍子亂而長，鼻子紅而大，整天喝得醉爛爛的，儘是在街上鬧事；爲了妻女的負擔，爲了自身的失業，只有杯中物是他消愁解悶最妙的東西。他的語言是那麼單純，他的腦子是已經麻木了，這是一個將瘋的糊塗蛋，也是一個十足的可憐蟲。

（顧大爺——以下簡稱顧——肥胖碩大的身軀，出現在另一扇鐵門內。）

願：（兩手伸出鐵門）乖乖的！放我出去吧！（打嘔聲接着呻吟聲）哎唷！看老天爺的面上，救救呀。

畢：（也站起來，走向鐵門，開玩笑地）喂！願大爺！酒，再來一杯。

願：不！我不喝，我從此不敢再喝酒了。（打嘔聲）老天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放我出去吧！（呻吟聲。）

畢：等着吧！老天爺是我，我就是老天爺，一忽兒就放你出去了！

願：哦！謝謝，謝謝，我的女人，我的小蓮！有救了。（轉身進去，嘴裏哼着）救救呀！放我出去吧！（打嘔聲）放我出去吧！噫……（呻吟聲漸弱。）

（場上靜寂了一回。）

畢：（憤恨地回身）關吧！關吧！看你們關我一輩子！嘿，總有一天，我會出去的，那個時候，哼！看老子的。（把那小木箱狠狠地踢了一腳。）

（從院子的另一頭，警察譚開球——以下簡稱譚——帶着小鬍手裴七上。）

譚：（將鬍鬚的拘留室的門打開，把裴七推進去。）好好的，你就在這兒等一會兒吧！（開玩笑地）一個鬍手，一個小偷，可別打架呀。（一陣優笑，把門鎖上，返身下。）

裴七——以下簡稱裴——生得面目清秀，兩隻既大又亮的眼睛。可是流浪的生活把他弄得骯髒、襤褸、狼狽不堪。在流浪生涯的開頭，他也曾苦惱地哭過，可是經驗告訴他，哭是沒有用的，所以最近他不常哭了。肚子逼着他幹「小鬍手」，這在他看來，倒是件挺有趣的勾當。長年的

流浪，使他忘掉了過去，看不見將來；雖然這樣，他的心地還是非常誠厚、潔白、而又天真，如果有好環境，他還可能往好裏走。

裴：（呆呆地站在那裏，無聊地咬着手指頭。）……

畢：（慢慢地踱過去，惡意地注視了一忽兒。）喂！

裴：（放下那隻正咬得有味的的手指頭，用疑惑的眼光，看着獨眼龍。）……

畢：（拍一下裴七的肩膀）喂，小鬼！

裴：（不知所答）……

畢：媽的！（高聲地）你祖宗問你話。

裴：（驚畏地）你……你是誰！

畢：你瞎了眼啦？連老子也不認得，老子在這兒是龍頭。

裴：（莫名其妙地）龍頭？

畢：在外面是這個。（翹起右手的大姆指。）

裴：（對大姆指端詳了一下）這是什麼？大姆指？

畢：告訴你，凡是在這城裏幹活的小鬼，不管你是吃那一行的，都得拜我做師父！

裴：（懷疑地）拜你做師父？

畢：（傲然）喲！給我叩上三個響頭！

裴：（搖搖頭）我……我不知道！

畢：真是傻雞蛋，老實說，像你這種小鬼，就是拜我做師父，我還不收呢。

裴：（轉念）哦！拜了你做師父，你能放我出去嗎！

畢：那……嘿！傻蛋！沒有問題，只要你祖宗一句話，馬上放你。

裴：真的？你認識他們？

畢：你先別管，我問你，你怎麼會上這兒來的？

裴：我嗎？說起來真倒霉，爲了饅頭。

畢：什麼？

裴：（一肚子冤屈）如果是爲了一件大事情，倒也罷了，上一次是爲了一小把花生米，這一次，只是爲了撈了一個饅頭，一個小饅頭。……呸！簡直見鬼。

畢：就說啊！（同情別人，也是同情自己。）偷了一個饅頭，就被抓進來，簡直狗屁！就說我，還不是爲了一點芝蔴大的小事情。

裴：你也是偷了饅頭啊？

畢：不，我是爲了一隻金戒指。

裴：你偷金戒指？（驚奇而又佩服。）

畢：（傲然）嗯，我跟我師父，在勝利街。

裴：你師父是誰？

畢：（得意地）說起來怕把你嚇倒了，我師父是癩頭阿三！

裴：（好奇地）你們怎麼偷的？

畢：我師父假裝去買金戒指，要他們拿了十幾種戒指出來挑，一面挑，一面吃着糖炒栗子。

裴：吃糖炒栗子幹嗎？

畢：等店裏那些夥計不注意的時候，把一隻戒指放進栗子殼裏，假裝沒事似的，往外一丟，我正拾起來想跑的時候，誰知道被一個站在門口的夥計看出來了。

裴：你就這樣被抓來了？

畢：他們扭住我，一定要搜我。我師父就在這混亂的時候給溜了，卻倒霉了我。

裴：你到這兒來，是第幾次。

畢：我也數不清是第幾次，反正到這兒來坐一會兒倒不要緊，就是下監獄我也不怕；不過，聽說這次要送我上什麼兒童保育院了。

裴：就是凱旋路那個有大鐵門的保育院嗎？

畢：（愁慮地）要真被送進去，才真倒霉吶。

裴：（同意）對了，我也不高興去，那大鐵門整天關着，進去了一定出不來的。

畢：我就是怕進去了就永遠出不來，香烟也沒得抽，錢也沒得賭，在裏面一定會悶死人的。

裴：而且，聽說在裏面還要唸書，唸不出的時候，老師一定會用板子打的！

畢：你唸過書？

裴：怎麼沒有，我唸過第七冊。那個時候，老師儘是用板子打人，有的時候還要罰站罰跪，我頂怕了。

畢：在保育院裏，一定也是那一套。

裴：唔！一定的。

畢：聽說那裏面還得唸經！

裴：唸經？怕是唱歌吧。

畢：不管是幹什麼？反正在裏面整天跟那批小鬼，唸什麼鬼書，唱什麼鬼歌，簡直一點味兒也沒有。

裴：（說得投機）是啊，我們在外邊，要到那兒就到那兒，車

站上，菜市場上，電影院，還有百貨公司。多熱鬧，多好玩，有的時候，掏空穿西裝的人的腰包，有的時候，在小販那兒撈一點吃的東西，那簡直太够味了。

畢：（也高興起來）對了？有的時候，買了一顆響炮，對準那個穿高跟皮鞋的女人腳上，「啪」的一下，把那女人嚇得直叫直跳，那才真好玩吶。

裴：（偏着頭想着）在外邊，雖然有時候也會挨餓受冷，甚至挨警察的棍子……

畢：警察，警察都是膿包。他打我，我就逃。今天把我抓進來，明天我就想法子出去。嘿，爲了一個小小的金戒指就把我抓進來，下一次，要不幹，要幹就是金鑼頭。拘留所，監獄，呸！鬼才怕這些呢。

裴：真是，下一次我也得撈一塊蛋糕，那種有奶油的蛋糕，這次爲了個小饅頭，太不上算了。（說着，摸出那個饅頭來，咬了一口。）

畢：（睜大了一隻眼，走前一步。）吃什麼？

裴：饅頭！

畢：（伸出手）給我。

裴：爲什麼？

畢：你得孝敬孝敬老子，這是規矩。

裴：（畏縮地）不！

畢：（高聲地）給我。



裴：（哀求）我……我打昨天起，就沒有吃過半點東西，這，怎麼能給你呢？

畢：（用一隻手抓住了小霽手的前胸）聽不聽？快給我，要不然……

（兩人扭打了一下，結果畢大富搶到了饅頭。）

譚：（那警察忽然出現在門口。）怎麼了？怎麼了？你們竟在這兒打起架來了？

畢：（趕緊停手，把那小饅頭塞在口袋裏。）

裴：（恨恨地看着，但並沒有哭。）……

譚：（開門進來，向畢大富）走！小流氓！跟我走。

畢：（若無其事地）是不是下監獄？

譚：見了局長再說，大概要送你去兒童保育院了。

畢：（吃驚地）什麼？真的送保育院？

譚：噀，你好運氣，走吧，獨眼龍！

畢：（知道反抗也沒有用，蹣跚地出去。）……

譚：（走到門口，回頭開玩笑地）小霽手！局長現在忙得很，你好好的在這兒，再撈幾個饅頭吃吃吧！（笑着出去，把門鎖上。）

（譚開球帶着畢大富下場。）

裴：（眼睜着他們出去了，傷心的思想，在他腦袋裏打旋子。快要哭了，可是沒有哭。頹然地坐在大木箱上，用拳槌着自己的腿）倒霉！倒霉！真倒霉（狠狠地凝視着自己坐着的大木箱，用拳使勁打着）這麼硬，這麼硬，討厭的東西！（忽然覺得自己的拳頭被打痛了，用嘴哈着，用另一手撫摸着。突然一奮身跳下

木箱，奔向牀頭的窗口；脚碰着小木箱，又狠狠地踢了一脚）討厭！（跳上破牀，站在牀頭，一手攀着窗格，擡頭看着窗外陰鬱的天色，完全被挫折似的安靜下來。）

（顧大爺在隔壁，啼吟聲和打酒呃聲漸起。）

顧：乖乖的，放我出去吧！

裴：（發覺有聲音，轉身巡視。）……

顧：（蹣跚地走近那另一扇鐵門旁，用手搖震着鐵柵門。）哦唷！看老天爺的面上，放我出去吧。

裴：（一跳就下了牀，發現了那個滑稽的傢伙。）

顧：乖乖的！放我出去吧。救救呀！乖乖的。（打呃跟着呻吟。）

裴：（厭煩地）你嚷什麼？

顧：（高聲叫了起來）局長先生，大人老爺，請您大發慈悲，放我出去吧！我……我從此不再喝酒（打酒呃）我的女人，我的孩子……小蓮在等着我呢！

裴：（覺得可笑）你這個人，奇怪，局長先生不在這兒，大人老爺也不在這兒。

顧：（哀求地）啊唷！放我出去，我一生一世會感激您的。

裴：傻瓜！我怎麼能放你出去呢？我也是跟你一樣，關在這兒的呀。

顧：（哼着）乖乖的，救救我呀！

裴：（笑了）嘻！瘋子，醉鬼。

顧：（從鐵柵門裏伸出手來，手裏是一隻金錶，帶着錶鏈，還帶着各色各樣的掛件。）局長先生，請您放我出去吧！您看！

表：（隔着兩道鐵門，湊近去看。）什麼東西？

顧：（抓着掛件，垂下來一隻金黃色的錶，閃亮地搖晃着。）您放我出去，我就送給您這個錶。您瞧！這是個好東西呀，我可以送給您，只要您肯放我出去。

表：（心跳起來了，眼睛睜得大大的，而且發着亮。）可是，我……

顧：您可以的！（歪着頭，眼斜視着）您可以放我出去的，我送您這個錶。

表：（疑惑地）真的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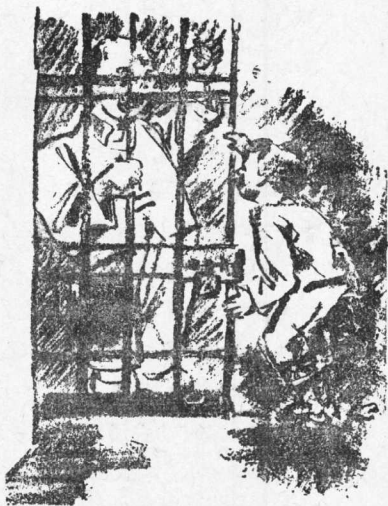
顧：（點點頭）喲！真的送您！（打呃聲和呻吟聲。）

表：（慢慢的伸出手去，輕輕地抓過錶來，一跳，就回到牀頭的窗下。）……

顧：（哀求式的哼着）救救我！救救吧！我的小蓮，我的女人……

表：（欣賞着錶，好運道使他呼吸也塞住了，全身的血也都跑到頭上來了。）……

顧：（在希望中等待了一忽兒，突然像被針刺着了似的，大叫起來）



啊呀！強盜呀！強盜呀！（頓着腳）搶了我的東西，我的錶，我的金錶！（搖撼着鐵門）還我呀！金錶！還我的錶呀……（不斷地嚷着。）

裴：（發愁了，不知所措地）你嚷什麼？我……我又沒拿你的東西。

顧：（仍舊嚷）你拿了我的錶，還我呀，還我的錶呀！

裴：（猶疑了一回，終於把錶鏈連同掛件弄了下來，走過去，伸過手去。）哪！拿去！誰要你的。

顧：（他醉得完全想不到錶，只收回了那錶鏈和掛件，就滿意地喃喃地說）多謝！多謝！乖乖的，您是好人。多謝！（呻吟着踱開去，漸漸的安靜下來。）

裴：（看見顧大爺踱進去了，又跑到鐵門旁，對着亮光，錶在手裏，呼一口氣，金面就昏糊了，用袖子一抹，又發亮了。快樂的思想，在腦子裏打圈圈。）這樣的東西，實在太好了，隨便那一個舊貨攤，都肯給我五十塊錢的。什麼？五十塊？一定不止的……（回去坐在牀頭，伸直了腿，把錶捧在胸前，開始幻想）首先，要吃一碗麵，到勝利街去吃一碗三鮮麵，還可以買一塊蛋糕，一塊奶油蛋糕。（稍停，摸摸自己的衣服）還要買一套小西裝……哦，不，先得洗個澡，理個髮，還得買一雙皮鞋，黑色的皮鞋，走在街上，像公園旁那座洋房裏的小孩子一樣。（得意地搖着身子，擺着腿，笑了，忽然高興得跳了起來）啊！多神氣。（一脚踩下來，碰着那隻破瓦鉢，噼啷一聲，驚醒了他的好夢。）啊呀！（頹然地坐下，又傷了氣。）（天老爺也傷了氣，憂鬱地下起雨來了。）

裴：（看看這堅厚的牆壁，忽然站起，去推那鐵門，鐵門死牢的，動也不動，低頭看看錶，更傷心。回身踱至稻草堆旁躺下，自語地：）不要緊，等一下他們就會放我的，一定會放我出去的，只是一個小饅頭嚟。（把錶放在耳邊聽聽，嘻着嘴笑了）的答！的答！（把錶捧在胸口）我的錶，這是我的錶！（慢慢地把破了的右口袋撕下，把錶包起來，放進左邊口袋裏，左邊口袋底是漏的，錶從破洞裏漏了出來，趕忙用右手接住。）（身後的鎖在發着響，警察譚開球來了。）

裴：（回頭看見警察，趕緊站起來，把錶仍舊納入左口袋，用手緊緊地抓着。）

譚：（把門打開，挺直地站着。）小弄手，局長來了！

（門是往裏開的，鎖掛在門上。）

裴：（走近門旁）警察老爺，是不是放我出去了？（手摸着鎖。）……

譚：喲！局長來了你就知道了。

裴：（帶着希望）我只是爲了一個饅頭，一定會放我出去的吧？

譚：我想，一定會放你出去的，只要你答應以後不再偷東西。

裴：（將鎖取下）我以後一定不了，不敢了！（突然）哦！你看，局長來了！

譚：（回頭看）……

裴：（把鎖放在窗檻上，動作是這樣匆忙而又靈巧。）

（果然警察局長張敬光——以下簡稱張——來了。）

張：（披着黑色斗篷，英武地上，手裏拿着記事本，問譚：）這就是小犇手嗎？

譚：是的，局長！

張：喂！小犇手，你叫什麼名字？

裴：（侷促不安地）我……我……（緊緊地抓着鼠。）

張：不用怕，好好地回答我，一忽兒就放你出去了。

裴：（心裏一亮）放我出去？可以放我出去？

張：你姓什麼？

裴：我……我不大記得了，不過，我是我媽媽第七個兒子，人家都叫我裴七，現在……也有人叫我做小犇手。

張：這樣，你就是姓裴囉？（翻閱記事本。）

裴：（點點頭）唔！大概是的。

張：唔！你什麼時候生的？

裴：我不知道，可是……我十二歲了。

張：有十二歲了？

裴：我媽臨死的時候，告訴我是九歲，現在，好像過了四個冷天，不知道到底是十二歲還是十三歲。

張：（檢查記事本，皺着眉）你到這兒來，是第幾回了？

裴：（低着頭）我……這是……第一回！

張：（點點頭笑着）我看，是第二回了吧？

裴：（有點臉紅）也許是的，上一回是爲了花生米，這一回是爲了饅頭，一個小饅頭。

譚：（插嘴解說）這次是爲了饅頭，他偷了菜市場上那個麻子女人的饅頭。

裴：只是一個饅頭，只是一個嚙，因為我餓，我下次再不了，放我出去吧！快放我吧！

張：好的！（點點頭，在本子上記錄着什麼，忽然）譚開球！

譚：有！

張：來搜他一下。

譚：是。

裴：（意外的打擊，大大的着慌。）怎麼，要搜？（緊緊地抓着口袋裏的錢。）

張：他也許還藏着偷來的什麼別的東西，仔細的給我搜他一下吧。

裴：我……我沒有什麼！口袋裏……什麼也沒有。

譚：（走過去，向小霽手打量了一下。）局長！

張：（在記事本上翻閱着什麼。）給我詳細的搜一下。

譚：（斜視着小霽手，尷尬地）局長，在他身上，會搜出什麼來呢？就是有吧，一定是口袋裏有一個蟲子：補綻裏有一個跳蚤……除此以外，不會有什麼的。

裴：對了，對了，我口袋裏只有跳蚤，只有蟲子嚙。（手按着左口袋，有一件東西，的答的答像跳蚤一樣的在跳動。）

張：好吧！算了吧，不搜也成。喂，裴七，我看你年紀這樣小，放你出去怎麼辦呢？

裴：（帶着希望，高興地）您放我出去好了，您放了我……我自己有辦法。

張：你的辦法還是偷東西嗎？

裴：（脫口而出）不，我以後用不着再偷東西了。

張：（想了一想）我看，還是送你進中國兒童保育院吧。

裴：（抗議）保育院？我不想去，還是放我出去吧。

張：（堅決地）我已經決定把你送兒童保育院了。（開始在一張紙上寫着什麼。）

裴：（頹傷地）一定要送保育院？

張：那裏有吃有穿，還有書給你唸，很好的，怎麼樣？

裴：（站都站不穩了）我……我……

張：去吧 那兒很好的。

裴：（不得已地）好吧，隨便。（手一鬆，錶從口袋裏漏了出來，掉在稻草堆裏，人像發了昏似的，也倒在稻草堆裏。）

張：譚開球！

譚：有！

張：你到凱旋路，把這小尋手交給中國兒童保育院。（把寫好的那張紙條交給警察。）

譚：是！

張：馬上就送去。

譚：是，我馬上去。

張：（下。）

譚：（回過頭來，預備關門上鎖，發現鎖不見了。）喂，小尋手，你看見鎖沒有？

裴：我？我沒有看見，你找鎖幹嗎？

譚：（邊說邊在門旁地上找鎖。）外面在下雨，我得去拿一把傘。

裴：那末你去拿嚟。

譚：我得上後面宿舍裏去拿，可是……（看看四周）奇怪，鎖明明掛在這上面的，會到那兒去了？

裴：（故意）你回宿舍去，還找鎖幹什麼？你想把你自己鎖在宿舍裏嗎？

譚：不，我是怕你溜了。

裴：什麼？怕我溜？爲什麼？

譚：算了吧，你自己明白，你是想逃跑的吧？

裴：（正經地否認）不，我不想逃，上兒童保育院有多好，就是您逼我逃，我還不逃吶。

譚：真的，你不逃嗎？（搔一搔眉毛，擺一擺手）逃吧，跑吧，不要緊的，我放你逃的，我准你。（露着牙齒笑着。）

裴：（心裏着實想跑了，幸而瞥了那警察一眼，看出他在試驗他，於是裝成很誠實的樣子。）您白費力氣的，我是不逃的。即使您打死我，我也不高興逃。

譚：（不笑了，考查似的凝視着裴七）爲什麼呀？

裴：（高聲地）爲什麼？！您想指使我逃走嗎？您懶得送我去嗎？

譚：好了，好了，我不過跟你開開玩笑的。

裴：開玩笑？誰高興跟你開玩笑。（故意地）您趕快照着局長吩咐的話，馬上帶我上保育院去吧。致於拿不拿雨傘，隨您的便。

譚：（始終懷疑）那末，你一個人在這兒，不上鎖，你不會逃？

裴：（故意發威）又來了，您在指使我，如果您以爲我會逃，

那您就該馬上送我走，要不然，我們一起去找局長……

譚：（完全信任了）好了，好了，我馬上送你去就是了，我不過是這樣說說的，我知道，你是不逃的。

裴：算了算了，去您的吧，趕快去！趕快去！

譚：那麼你在這兒等一會兒，我知道，（拍拍裴七的肩頭）你是個乖小子。

裴：（假作正經地）可是不要去得太久了，快點啊！

譚：喲，一下子就來！（把門掩上，下。）

（裴七正奔向門，想逃，警察故意回身來看一下，裴七趕緊收步，還好沒有被警察發覺。警察真的下去了。）

裴：（看着他走了，扮了一個鬼臉。）傻瓜！（從窗檻上取下鎖，勝利地笑了，對着警察的後影）真是個傻傢伙！（把鎖往稻草堆裏一擲，衝到門口張望了一下，拉開門，又回頭看了一眼，拔腳就跑，趕緊用石頭墊腳，攀着禿樹，敏捷地爬上牆去，真的逃走了。）

顧：（呻吟聲又發生在另一拘留室內。）嗯！救救呀，放我出去吧，我要出去呀！（打酒呢。）

（一個黑衣長髮的女孩子，帶着瘦黃苦惱的臉，躡足進來，這是顧大爺的女兒小蓮，她全身都被淋濕了。生得很秀麗，性情溫柔脆弱，富感情，容易哭，是環境剝奪了她應有的童年的歡樂。）

蓮：（畏縮地四面探望着）爸爸！爸爸！（一直奔向右方拘留室去。）

顧：（這碩胖的身軀又出現在另一鐵柵門內，聲音微弱地）小蓮！

蓮：（回過頭來看見她爸爸，親切地叫：）哦！爸爸！

顧：（安靜地眯着眼，歪着頭，伸出一隻手，撫摸着小蓮的頭。）……

蓮：爸爸！您！……（跪下）您又~~~~

顧：（慚色滿臉，顫抖地）孩子！

蓮：（仰視着父親）爸爸！媽媽躺在牀上，哭。（稍停）我~~~~
我又餓，餓得難受。

顧：小蓮，回去吧！回去。

蓮：媽病得這麼利害，怎麼辦呢？

顧：（揮着手）回去，回去吧！這兒不是你來的地方，回去吧！

蓮：爸爸！今晚飯怎麼辦呢？

顧：（含着眼淚）回去吧！小蓮！不要上這兒來，不要上這兒來！

（父女相對默然。）

（忽然，裴又從牆外爬了上來，緊張地。）

蓮：（慢慢地站起）爸爸，那末您~~~~您爲什麼還要喝酒呢？

顧：（漸漸地轉過身去）你，小孩子，不懂，回去，快回去吧。

蓮：那末您，什麼時候回家呢？

顧：我……我……（抹着眼淚，蹣跚地走開去了。）

裴：（像落湯鷄似的終於爬了進來，一路在找着什麼似的，走向右方拘留室。）

蓮：（低頭飲泣，正預備出去）……

（兩人相遇，都呆住了，僵持了一會。）

裴：（眼睛睜得大大的）你……你是誰？你檢着我的錶沒有？

蓮：（驚畏地退後一步，抖慄着）我~~~~我~~~~

裴：你來幹什麼？

蓮：我……我來看我爸
爸。

裴：（會意）看你爸爸？
（轉念稍想）不行！
不行！快出去！

蓮：（抽噎）我~~~~我
~~~~（回頭攀着關顧  
大爺的那扇鐵門。）

裴：這是拘留所，快出  
去，快出去！



蓮：（哭着向內）爸爸！您~~~~您什麼時候回來？

顧：（在內）小蓮，回去，你回去。

裴：（着急地）出去，出去，快出去！快出去！

蓮：（無法地，慢慢地，悲泣着出去。）……

裴：（把小蓮趕了出去，急忙轉身找錶。）那兒去了呢？我的錶！  
（皺着眉，偏着頭追想）方才是坐在這兒的！（坐在小木箱  
上，向四周察看了一下，沒有。）哦！也許掉在稻草裏面了！  
（在稻草堆裏找了一下。找到了那把鎖，可是沒有找到錶。忿恨  
地用力把鎖丟向門旁，喪氣地坐在牀沿上。）倒霉！真倒霉！  
（哭喪着臉）怎麼會掉的？我的錶。（摸摸左口袋，手伸進  
去，中指和食指從袋底的破洞裏穿了出來。）一定是打這兒漏  
下去的，一定的！（抓抓頭髮）完了！完了！我的錶！（忽  
然瞥見一個布包就在腳旁，驚喜地叫了起來）啊！我的錶！（急  
速地拾起來，拆開來一看，黃亮的，放在耳旁聽聽）的答的答！



(笑了)這下子好了!(把銀棒在胸口)真好運氣。

顧:(忽然又出現在鐵門內。)嗯!我要出去呀,救救我呀!(呻吟聲。)

裴:(趕忙把銀藏好,跑到顧大爺的鐵門旁張望了一下。)

顧:嗯!(含糊地)可憐呀我的小蓮!我的小蓮。

裴:(對他做了個鬼臉)吓!

譚:(拿着雨傘,微笑着出現在門口。)

裴:(把銀藏妥貼了,自語地)沒有人,得趕快。(回身欲逃,正碰着警察。)

譚:好傢伙,你真等着,我倒想不到你有這麼老實的,你還在這兒。

裴:(意外而又失望地)我……我還在這兒。

譚:咳,身上怎麼回事?濕了一大塊,你上那兒去過了?

裴:(不知所答)我……我……因為老等你不來,所以上外面找你去了。(反問)你為什麼去了那麼久?害我等了這許多功夫。

譚:(笑着)行了!行了!(忽然踏着門旁的鎖)噫,鎖在這兒。好了,你很好,沒有逃,現在我們可以上保育院去了。

裴:(沒奈何地)你叫我逃我還不逃吶。(向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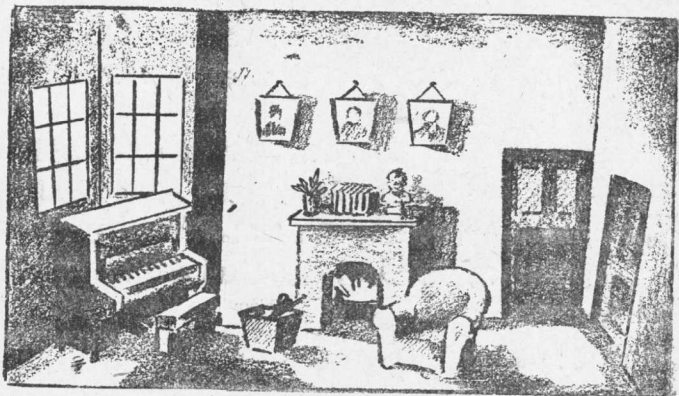
譚:(跟在背後,撐起那把大傘,一把傘遮蓋了兩個人。)你真是個乖小子。

(雨下得很大。)

—— 幕 急 落 ——

## 第二幕

### 舞臺面



時：就是當天的傍晚。

地：好像是中國兒童保育院的音樂室。

人：大家唱沈文英

小太白李路

小跳蚤沈文貞

白雪公主劉粹

蹦蹦跳黃兆平

哈哈笑蔣炳文

小霧手裴七

警察譚開球

慈母心羅世晉

警官張敬光

醉鬼顧大爺

獨眼龍畢大富

小李廣王乃壯

景： 奶黃色的牆頭，充滿了溫和愉快的空氣。我們不必認為這一定是音樂室，也許是一間普通的房間，祇是在佈置上，音樂的氣息顯得特別濃厚而已。

正中間，牆壁向前凸出處有一個壁爐，壁爐右前放着一隻舒適的沙發，左前放着一隻標着記號的煤桶。

左方玻璃窗下，放着一架烏亮的鋼琴，當然還有一隻琴櫥，一些愛好音樂的孩子，可以坐在上面叮叮咚咚。

右後方的門是通到外面去的。右面另外還有一個門通入另一房間，也許那裏面放着更多的樂器和樂譜，可惜我們看不見。

牆上掛着很多音樂家的照像，有莫扎特，有蕭邦，有華格納，有許伯堤，也有聶耳和洗星海。壁爐上放着一個貝多芬的石首像，還有一隻專門打拍子的節拍器。

右方牆上還掛着一隻歌詠比賽的優勝錦標。

幕啓：孔溫和的燈光裏，節拍器的答的答不停地在打，彈琴的聲音，叮叮咚咚，怪好聽的。

小跳蚤沈文貞坐在鋼琴前面，她的手指頭，也像跳蚤一樣，在鍵盤上跳來跳去。大家唱沈文英站在一旁，哼着唱着，頗為得意。只有小太白李路，一個人埋在沙發裏，正在傷腦筋。

可別輕看了這三個孩子，年紀雖然還小，本領却都挺高。

先說小太白李路吧——以下簡稱李——十三歲，黝黑的臉，端正而又健康，性情忠厚，富有熱情。所以有小太白這個外號，並不是因為他喜歡喝酒，却是因為他喜歡做詩，是一個「滴酒不入」的小詩人；他做的詩，也不像李太白做的那樣文縷縷，他的詩是大家都看得懂聽得懂的白話詩。對於不幸的朋友，他一定會付給無限的同情，對於不幸的事情，他又能以一種沒有底的忍耐去應付，因為在他腦子裏有一個偉大的積極的思想，這個思想就是「感化人類，改善世界。」他不僅是在這樣想，同時也的暗鼓着勇氣在這樣做。在孩子們的集體生活裏，他是一個模範兒童，也可以算是一個「小先生」。

再說到大家唱沈文英——以下簡稱英——我們一聽到她的名字，就知道是個喜歡唱歌的，因為她在指揮大家歌唱的時候，總愛先說一聲「大家唱」，所以大家也就稱呼她為「大家唱」。她今年十二歲，體質比較文弱，生性特別胆小；脾氣溫淑，做起事情來，仔仔細細，有條有理，挺肯負責任。

還有小跳蚤沈文貞——以下簡稱貞——就是文英的妹妹，十歲，生得天真活潑，巧小玲瓏，一天到晚，好像精神永遠用不完似的，在院中跳來蹦去，跳個不停，蹦個不休，活像一隻跳蚤。不過，她也有靜下來的時候，那是當她一碰到鋼琴，她的腳就靜下來了，相替的是手却跳了起來；因為她非常愛好音樂，所以很有耐性去學那些五線譜和淺近的樂理。愛

吃零嘴，可以說是她一個小小的缺點。

是小太白寫了一段歌詞，詞名為「這個學校真奇怪」，大家唱和小跳蚤正在按着詞集體作曲，姊妹倆哼唱，彈彈改改，曲已譜成，非常得意。

英：（興奮地）喂！李路，你來聽！

李：（在沙發裏抬起頭來。）怎麼？譜好了？

英：（說不出的高興）你別管，你聽囉！

（文貞帶彈帶哼，文英嘴裏唱着歌詞，手裏打着拍子，歌聲：）

這個學校真奇怪！

老師對學生，不罵不打不罰跪，

好像父母對子女，誠懇坦白又慈愛；

犯了過錯不要緊，良心發現自己改。

（歌聲相當莊嚴，但掩不住一種孩子們特有的活潑的情緒。）

貞：（唱完，回頭向李路）怎麼樣？

李：（滿意地）好！好得很！你們這一次作曲，真是空前的大成功。

貞：（咚咚咚咚！連按琴鍵，截住李路的話）我們不是要你讚好，我們是要你批——評——！

李：別忙啊，我話還沒有說完吶，我自然要批評的囉……

（稍想）我覺得，還不够莊嚴。

英：（虛心地）是我們一高興，就唱得太快了，唱得慢一點，就顯得莊嚴了。（責怪文貞）都是妹妹，越彈越快。

貞：（咚咚噠噠！把鍵盤一掠，噤着嘴）怎麼怪我呢？你自己越唱越快，我當然只好跟你了。

英：（沒說的，拿起所譜的曲）不管，就這樣，唱慢點就差不多

了。

貞：（跳起來）小太白，你的呢？我們的歌倒譜好了，你的詞兒就那麼一段，才七大句，就算完了卷啦？

李：快了，馬上就好。

貞：寫了半天還沒有寫完，躺在沙發裏打瞌睡啊？

李：誰說沒有寫完，（揚一揚那張歌詞的稿子）你看！

貞：（跳過去想搶）拿來，給我看。

李：慢點，讓我再修改幾個字。（躲在一旁修改。）

英：一共幾段？

李：連方才那一段，一共四段。（低頭寫）

貞：（急不暇待）快點！快點！

李：你別催呀，給你越催越慌，一慌，就想不出來了。

貞：（一蹙嘴）好，全怪上我了，自己寫不出，反倒怪我，喂！  
（把食指往自己臉上向李路一羞，跳回鋼琴邊，坐下就彈。）

英：（哼着新作的曲子，輕鬆地踱到通外面的門旁。）……

（門開處，「囑」的一聲，飛進一隻紙鏢來，跟着蹦蹦跳黃兆平蹦了進來。）

英：（驚叫）啊呀！（拍着胸口壓驚）睬睬！

蹦蹦跳黃兆平——以下簡稱黃——十一歲，頑皮活潑，小巧精幹，勇敢胆大，好打不平，任何事他都得參加一份，敢說別人所不敢說的，敢做別人所不敢做的。愛玩是小孩子的天性，可是他按照着：「遊戲時儘量輕鬆，工作時拚命嚴肅」的格言，從來不會因為玩而疏忽了正經事。他最喜歡做手工，製造小玩具、修理舊東西，都是他的拿手好戲。

黃：（蹦進來把紙鏢檢起來。）……

英：（受驚後的埋怨）討厭！把人家嚇了一大跳。

黃：（故意逗她）把「人家」嚇了一大跳，關你什麼事？

英：（氣忿地）討厭鬼，不跟你講了！（走開去。）

黃：（追上去）怎麼？生氣啦？好好好！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別生氣了，好吧？

英：（其實並不怎麼生氣，可是下不了台）不理你！

黃：（嘻皮笑臉）好了，馬馬虎虎，大家唱！別生氣了，大家唱！

英：人家有名有姓，什麼「大家唱」？（禁不住自己也笑起來了。）你自己，蹦蹦跳！

黃：好，我蹦蹦跳，你大家唱，（頑皮地）好了好了，笑了笑了。

英：（又裝出要生氣的樣子）你還逗我！

黃：（趕忙立正。）好，不逗不逗。

英：（正經而得意地）我給你看，我們新作的曲子，也就是院歌。

（黃兆平跟着沈文英輕輕地哼歌。）

（門開處，白雪公主劉粹奔了進來，背後哈哈笑蔣炳文在追她。）

白雪公主劉粹——以下簡稱劉——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小圓臉，最逗人愛的。她喜歡繪畫，有一次畫一張白雪公主在井邊打水的彩色畫，簡直比電影上的畫面還要美，因此，孩子們就送了她一個白雪公主的銜頭，她也樂意接受。她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這個壞習性，大家都在想法幫助她改掉，雖然目前還沒有能收到圓滿的效果，可是大家相信，慢慢兒總會好起來的。

哈哈笑蔣炳文——以下簡稱蔣——一天到晚笑哈哈，因為難得皺眉

頭，也難得發脾氣，所以心寬體胖，成了一個小胖子。今年十二歲，不管別人願不願意，老纏着人家玩他自己所想玩的；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特長，可是指導員羅先生却說他有文藝的天才，又說他有演劇的天才，也許天才是要慢慢兒發掘出來的。

劉：（看見李路等，好像得了救兵似的）我說不來囉！就是不來！

蔣：（賴皮地）我說要你來囉，就一定要來！

劉：（理直氣壯）來不來由我！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蔣：（想出理由來逗她）你不跟我玩，我一個人就玩不成，這是你干涉我的自由。

黃：（從中間插將進來，少不了他也要參加一份。）玩什麼？

蔣：耍石子兒。

黃：（問劉粹）白雪公主，你玩不玩？

劉：耍石子兒有什麼好玩？

黃：（回頭問蔣炳文）那麼，哈哈笑你一定要玩？

蔣：（得到了支撐似的有了希望）當然要玩。

黃：（向白雪公主）你一定不玩？

劉：誰高興玩？

黃：那還不簡單。（向哈哈笑）你有你玩的自由，她有她不玩的自由。你不能因為你要自由，就妨害了她的自由。

蔣：（不滿意的抗議）關你什麼事？

黃：怎麼不關我的事，耍石子兒，我也要玩啊！白雪公主不玩，我陪你玩，這總行了吧？

蔣：（滿意地點頭）好！只要有得玩就行。



黃：（調解成功，高興地）好了好了，現在嚟，（推開劉粹）你不愛玩，就不玩。（拉過蔣炳文）我們愛玩，就玩。這不是她也自由，你也自由，我也自由了嗎？

（哈哈笑和蹦蹦跳跳正準備蹬下來耍石子的時候……）

李：（歌詞完稿，好像鬆了一口氣）好！交卷！交卷！

貞：（跳過去）讓我看！

英：（也跑近去）我先看！

劉：（好奇地擠上去）什麼東西？

李：你們別搶啊，紙頭給你們搶爛了。（逃開去）這樣，還是讓我來朗誦一番吧。

貞：（心急地）不！讓我先看了再說。（追過去搶。）

英：（不甘落後）我先看。（也過去奪。）

李：別搶別搶！（壓不住的喜悅）一張紙，你要看，他要看，弄到結果，搶爛了大家沒得看；還是讓我一個人朗誦，大家都聽得見。

貞：（只好同意）好好好！那末快朗誦嚟。

黃：（石子還沒有耍成，又參加另一件事情了。）什麼？什麼？朗誦什麼？

貞：（好像自己寫成了什麼一樣的得意）小太白新寫的歌詞。

李：（興奮地）大家聽好啦，這個歌詞的名字叫做「這個學校真奇怪」。

蔣：（忘了耍石子，滑稽地參進來）噃！奇怪奇怪真奇怪！（略想）蕃茄豆腐頂精采。

貞：（蹬蹬腳）別打岔，好好兒聽你的。

李：主要是寫一個理想的學校，（解說一句）也就是寫我們這個保育院啦，寫這個保育院的特點，要是大家認為還不錯的話，我們就把它當做院歌！

黃：（做雙簧似的跟着）噯！當做院歌！

英：（等得不耐煩了）啊呀！快唸你的，那麼多廢話。

李：要是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批評。

黃：（跟着）噯！批評批評。

貞：（着急地）請你們少肉麻幾句好不好？

李：（正經地）這不是肉麻，這是我們應該有的態度。

劉：都是蹦蹦跳，有他參在裏面，好事也變成壞事了。

黃：好好好，不參不參，現在我不參加，壞事總變成好事了吧！

貞：你還搗亂？

李：（高聲）現在朗誦啦，第一段，（對文英文貞）就是方才唱的！

貞：（不耐地）知道了。

李：大家靜一點？第一段！（開始唸歌詞：）

這個學校真奇怪！

老師對學生，不罵不打不罰跪，

好像父母對子女，誠懇坦白又慈愛；

犯了過錯不要緊，良心發現自己改。

第二段：

這個學校真奇怪！

生活當課本，社會就是活教材，



不重讀書重工作，先做後學顛倒來；  
大家反對唸死書，人人都成好幹才。

第三段……

黃：一共有幾段？

李：四段！（繼續朗誦）第三段：

這個學校真奇怪！  
學習分小組，上起課來像開會，  
愛學什麼就什麼，智慧之門自然開，  
興趣濃厚拚命學，天才發展好機會。

第四段：

這個學校真奇怪！  
老師像公僕，最高機關學生會，  
自己事情自己管，大家事情大家來！

集體生活合真理，妨礙自由請滾蛋。

黃：（突然跳起來）不通不通，一百個不通！

英：（不解其意）我倒覺得蠻好，有什麼不通的？

黃：（對着李路）「滾蛋」！滾那兒去啊？

李：（被他一問，吱唔地一時答不出理由）嗯！滾……滾……

黃：（勝利了似的逼進一步）滾出地球去啊？滾到月亮上去啊？

劉：（覺得蹦蹦跳又在胡鬧）妨礙自由是害羣之馬，不「滾蛋」又怎麼辦？

黃：在我們這兒，害我們一小羣，讓他滾了出去，活在社會上，就害一大羣，這不是辦法！

李：（虛心地）我也覺得這不是辦法，可是，事實上……

黃：事實上我們不能讓他慢慢地改過嗎？我們不能想法子感化他嗎？

劉：那是理論！

黃：（反問一句）這理論錯了沒有？

劉：（稍想）嗯……（一着急，想不出答辯的理由來。）啊呀！你幹嗎這麼兇呀？

黃：沒有錯，沒有錯就是對！我們就應該有勇氣按着對的理論做！

貞：（同意地）對！我贊成蹦蹦跳！

黃：（不好意思地跳過去想捶小跳蚤）小跳蚤！

貞：（輕巧地比蹦蹦跳跳得還要快，躍走了。）……

李：（發現自己的漏洞）滾蛋！是有點不大妥當，（唸着這最後

一句)妨礙自由請滾蛋,這個辦法等於開除!太消極!  
不通!不通不通!我自我批評,也覺得一百個不通。

英:(開始思索)那改一句什麼呢?

蔣:(難得有的正經)我倒想着一句。

劉:誰聽你的,又是:(學着蔣炳文方才打岔的口吻和樣子)「奇怪奇怪真奇怪,蕃茄豆腐頂精采。」

蔣:(搶辯)不是……

貞:(故意)那一定是「豆腐蕃茄頂精采」

蔣:這回啊!既不是蕃茄,也不是豆腐,我把「蕃茄豆腐」  
換做「民主作風」,變成「民主作風頂精采」!

李:(接受意見,考慮最後兩句)集體生活合真理,民主作風  
頂精采。(重複一遍)集體生活合真理,民主作風頂精  
采!很好!很好!就這樣,大家贊成不贊成?

大家:贊成!

黃:(高興地跳起來)通過!

英:(讚揚)哈哈笑真有一套!

貞:(歡呼)哈哈笑萬歲!

李:現在曲子已經由沈文英沈文貞集體配好了。

蔣:(趕緊歡呼)大家唱小跳蚤萬歲!

李:我們來試試看!

貞:(坐下彈琴。)……

黃:(故意逗文英)好!大家唱!

英:(向蹦蹦跳一瞪眼)是兩拍子的!我們大家唱……

蔣:(同時)大家唱!

?

英：啊呀！我又不是說「大家唱」，我是說大家唱得慢一點！

黃：那還不是「大家唱」！

英：（羞赧地一擡嘴）不管，唱慢一點啊！

（大家擁着一張歌譜，沈文英指揮，沈文貞彈琴，第一段唱得不頂好，哈哈笑唱來特別糟，第二段較合，此後越唱越好，相當有力而悅耳。）

（唱完。）

李：大家覺得怎麼樣？

大家：很好！很好！

黃：（跳着）刮刮老叫！刮刮老叫！

李：（興奮地）走？沈文英沈文貞！我們去找羅先生，唱給她聽，要她給我們批評？

貞：（也高興地跳着）走！找羅先生去。

（小太白大家唱小跳蚤一同下。）

黃：（樣樣都得參加一份）我也去！

蔣：（一把扭住蹦蹦跳）不行！你不能去，你方才答應跟我耍石子兒來着。

黃：等一會兒再耍，我去看看，馬上就回來。（一撤身奔下。）

蔣：（一個人感到實在無聊，向白雪公主）他們全走了，怎麼辦？

劉：什麼怎麼辦。

蔣：（回到老題目）還是你跟我玩吧！

劉：方才已經說過！（一字一字地）我——不——玩！

蔣：（哀求地）玩玩嚶！只玩五分鐘，好不好？

劉：一分鐘也不玩！

蔣：何必呢？

劉：（脫口而出）野孩子才玩這個。

蔣：野孩子？誰是野孩子？

劉：你！你是野孩子。

蔣：我是野孩子？你是家孩子？好，我就是野孩子！（過去扭住白雪公主，把石子往她頸項裏塞。）我就是野孩子。

劉：（石子碰着頸項，涼冰冰的不好受）啊呀！別鬧！

蔣：（不放手）那末，你說誰是野孩子？

劉：你再鬧，我要告訴羅先生了。

蔣：羅先生說過，我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她才不管這些個吶。

劉：你用石子兒塞在我頸項裏，你欺負我，她會管的。

蔣：你要分什麼野孩子家孩子，她才不會管吶。

劉：（做出要認真的樣子）那……你放不放手？

蔣：（不甘示弱）不放！

劉：（只好軟化下來）好了！別鬧了！

蔣：（堅持着）你說！誰是野孩子？

劉：（無法）好好好！我是我是！這總行了吧？

蔣：你是什麼？我要你說：（一字一字地）你是野孩子。

劉：好（只好屈服）就算「我是野孩子」，那你放手囉！

蔣：（鬆開手，石子兒也帶了出來。）好！我放了你，那末，陪我玩五分鐘。

劉：我還有事，（躲開去）我一分鐘也不玩！

蔣：你有什麼事？畫圖一會兒晚上畫好了。

劉：不是畫圖！（從身邊取出一本書來）是看劇本。

蔣：看劇本？

劉：兒童節我們不是要演戲嗎？劇本已經選定了，青鳥，梅特林克的青鳥。

蔣：（高興得跳了起來。）青鳥？就是羅先生上次講給我們聽的青鳥？

劉：嘚！（得意得有點情不自禁）我演米貼兒！（揚着劇本）我要趕着先看一遍。

蔣：（興奮地手裏拋着石子）真的演？什麼時候開始排？

劉：今天晚上就開始印劇本，院長已經出去買紙頭了。

蔣：（帶着期望）噲——有我沒有？我演什麼？

劉：你啊！你好像是演……（想了一下）演那籐狗！跟貼兒米貼兒一起去找青鳥的那條狗。

蔣：（大為滿意）我演那條狗？矮鬚子！（學兩聲狗叫）哈哈！好玩。

（這時，獨眼龍畢大富出現在門口，換上了一套院裏的制服，探頭探腦的好像在我什麼。）

蔣：（迎上去，好意地）你找什麼？

畢：（傲然地）不找什麼。

劉：（不屑地去坐在鋼琴前看劇本。）……

蔣：（向獨眼龍）這兒可以唱歌，可以彈琴，你進來玩嚟！

畢：（搖搖頭，表示不高興進來。）……

蔣：（想了一想）這樣吧！我來跟你玩「耍石子兒」，好不好？



畢：（堅決而兇橫地）不玩！（在門口一轉身就不見了。）

蔣：（碰了個釘子，並不生氣）哈哈！這個傢伙！

劉：（轉頭向哈哈笑）這個傢伙，難看死了。

蔣：（仍舊開玩笑）人家那有你白雪公主好看呢？

劉：（不高興地）我怎麼跟他比呢？

蔣：你又來了，（正義感來了）憑什麼不能比？憑什麼不能比？

王乃壯上——以下簡稱王——生得壯健結實，性情誠厚憨直，平常不喜歡多說話，玩的時候，一個人自得其樂，做起事情來却專心專意，盡心盡力，自有他過人的特點。他喜歡玩那些蟋蟀啦、蜜蜂啦、小鳥啦、小兔子啦、各種各樣的小生物啦……因為他用彈弓彈鳥的本領特別大，所以人家管叫他做小李廣王乃壯。

王：（手裏拿着從不離手的彈弓）喂！羅先生在嗎？

蔣：不在！

王：你知道她在那兒？

蔣：有什麼事嗎？

王：警察局裏又給我們送了一個小朋友來。

（大個子警察帶了小巧玲瓏的小霽手，出現在門口。警察隨手把雨傘擱在門口。）

蔣：（向警察和小霽手打量了一下）你們在這兒等着，我去找羅先生去。（說着奔了出去。）

王：（問警察）他是幹什麼的？

譚：一個小霽手。

劉：啊唷，好髒嘍！（輕聲地）小李廣，我跟你打賭，他身上

一定有白蠱。

王：劉粹，你不能這麼說人家，我們才來的時候，還不也是這個樣子？

劉：（驕傲地）我才不呢，我從來就沒有白蠱。

（小霽手乘警察不注意的時候，想溜走。）

譚：（回頭看到）喂！小霽手，你先別忙跑出去呀！

劉：小霽手！嘻！今兒剛才送來一個獨眼龍，現在又來了個三隻手。（用一手放在另一手腋下做手勢。）

王：（急忙阻止）劉粹！

裴：（拿起門口的雨傘，奔過去要打白雪公主）你！老子揍你！

劉：（慌忙躲在王乃壯身後。）……

譚：（攔住裴七）  
哎！在這裏面可不許打架嘍。



裴：（向地上噴一口唾沫）呸！

劉：（從小李廣身後探出頭來）啊唷，隨地吐痰，不講衛生。

裴：（嘀咕着）衛你媽的生。

（哈哈笑蔣炳文上。）

蔣：羅先生來了！

(裴七拔腳就往外跑，一下正撞在羅指導員的身上。在羅先生背後，還跟着小太白李路。)

羅先生是這兒的指導員，溫和而仁慈，理想教育的倡導人，同時也是執行人。當孩子們犯了過錯，她總是用慈母的心情，忍耐的態度，去苦口說服他們，去想法感化他們，使兒童在良心上有悔過的勇氣和餘地。她對孩子們的生活，關切地照顧得真是無微不至，她擔負着這院裏孩子們生活方面的責任，實在可以說是「孩子們的母親」。

羅：啊呀，是誰？（看了一下）哦！又送來一個小朋友。

譚：（用警察報告的姿勢。）是的。

羅：（向裴七）怎麼啦？往外面跑，想出去看看嗎？

譚：他……他們小朋友鬪氣。

羅：我知道了，是他們欺侮你了，是嗎？

裴：（低頭。）……

羅：（問王乃壯和劉粹）你們欺侮了他，是嗎？

王：我沒有！

劉：我……沒有。

羅：王乃壯，我看一定是你，我不是跟你們說過？對於新來的小朋友，大家要特別和氣嗎？

王：我……我沒有……

譚：羅先生！請您簽個字吧！

羅：哦！好的！（在一張紙卡上簽字。）

李：（對其餘的孩子們）走！我們到外面去玩！

劉：好！

蔣：走！我們外面去，去打羽毛球去！（說着往外就跑。）

王：打羽毛球還帶着石子兒幹嗎？

蔣：（回轉來把手裏的石子兒往沙發裏一丟，跳着下。）……

（白雪公主和小李廣跟着下。）

李：（臨走向裴七）新朋友，我們一會兒來找你一起玩，好嗎？（下。）

羅：（簽好字）好了，哪。（將紙卡遞還給警察。）

譚：是！（接紙卡。）

羅：你今天已經來過兩次了，辛苦你了。

譚：沒什麼，（天真地笑着）這學校可好玩，不像我們小時候的一樣了。

羅：好玩嗎？我們這兒隨便得很！

譚：我們局裏可不隨便！（自己覺得是多說的。）呸！呸！好了，小尋手，你好好的在這兒吧！我走了。羅先生！我走了。

羅：好好！麻煩你麻煩你。

譚：（下。）……

（羅先生送警察下。）

裴：（摸出錶來看了一看，覺得這是好機會。惟一可以逃走的出路是鋼琴後的窗戶，急忙奔過去，想推窗，可惜人太小，摸不着。回



顧左右，想了一下，鼓足勇氣，爬上鋼琴去，突然「啾啾噓噓噓噓」！兩手按着鍵盤，把自己嚇出了一身冷汗，好像觸着機關佈景似的，心直跳個不停，情虛地回頭。）

羅：（已經進來了，看見裴七回過頭來，慈和地）哦！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啊？

裴：（勉強裝做若無其事地轉過身來。）我……我以前人家叫我裴七，現在，也有人叫我小竊手。（用手去按着口袋裏的錶。）

羅：哦！你去偷人家的東西？這是不好的，你知道嗎？

裴：（低着頭，臉紅了。）……

羅：這，以後不要再做了，你年紀還小，好好的，嘿！將來了不起，將來還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吶。

裴：（似懂非懂，轉過身去）我不！

羅：喔！你的衣服太髒了，快把衣服脫下來吧。

裴：（恐慌地）什麼？（一手緊抓着藏錶的地方。）

羅：快脫下來吧！（走近去扯扯他的衣服。）

裴：（驚惶失措地避開）爲什麼？

羅：（慈愛地解說）好孩子！你身上一定有很多白蟲和跳蚤，這麼髒的衣服，我們應該燒掉它的。

裴：（帶着失望的恐怖）怎麼？燒掉！我的……我的……

羅：（溫和地笑起來了）不用擔心，燒掉了，我們會給你換一套的，像方才送來的那個畢大富一樣，換一套另外的制服，很乾淨的。

裴：（爲難地）我……我……

羅：沒有人看見的，就在這兒換好了。

裴：（從心底裏噴出來）不，不，（堅決地）我不！

羅：怎麼？怕難為情嗎？哦！一點兒大小孩子，怕什麼？不要緊的。換吧！趕快。

裴：（情急智生）你……你叫我怎麼換呀？衣服也沒有，叫我換什麼呀？

羅：（笑着）衣服，我去拿，我馬上去拿。

裴：對了，你馬上去，快去囉。（簡直是在開走羅先生。）

羅：我這就去，你在這兒，慢慢的脫好了。（邊說邊下。）

裴：（追上去）你慢慢的拿好了，別一着忙，回頭拿錯了什麼。

羅：（寵愛地）嘻！這孩子。（下。）

裴：（目送着指導員出去，摸出錶來，看看又聽聽。）我的錶，要燒掉了，怎麼辦？（奔到門旁，外面有孩子們遊戲追逐的響音。奔到窗下，一碰鋼琴的鍵盤，又叮呤咚噹地響了起來。為難而焦急地）這兒！這兒簡直跟監獄一樣，到處都關着，我……（想了一下，跑到鋼琴旁，不去碰鍵盤，踏上琴凳，兩手按在鋼琴頂上，一蹶身跳了上去，趕緊打開窗子，向外一望，太高，一時不敢往下跳。忽然聽到門外有腳步聲，門鈕在轉動，趕忙慌亂地回身坐在鋼琴頂上，兩腳碰着鍵盤，噤嘴！又把自己嚇了一大跳，此時羅先生拿着衣服已經進來，乘羅先生返身關門的時候，裴七情急地把錶藏在嘴裏。）

羅：（把衣服在沙發扶手上放。）來，快來換吧。（抬頭發現裴七爬得那麼高）啊！怎麼回事？還沒有脫？爬那麼高幹什麼？

(跑過去把鍵盤蓋上,讓裴七爬下來。)你這孩子,真活潑,一下子就爬那麼高,這院裏,沒有一個孩子趕得上你。好了,現在快脫衣服吧!

裴: (站在鋼琴旁,嘴裏含着錶,無法地慢慢地脫着那件破爛了的衣服,兩腿不住地發抖。)……

羅: 幹嗎發抖? 哦! 對了,冷! 天氣是冷了! 你看,窗子也開着,你幹嗎把窗子打開呀? (趕忙去關好窗,回身打了一個噴嚏。)好吧! 你先等一等,我給你生了爐子再脫吧! 不然着了涼,會傷風的。(又打了一個噴嚏。)

裴: (鼻子裏癢癢的,也想打噴嚏,終於咬着嘴唇忍住了。)……

羅: (一面生壁爐,一面嘮叨地問着話:) 裴七,你今年幾歲了?

裴: (含着錶搖搖頭。)……

羅: (追問)幾歲?

裴: (爲難地仍舊搖搖頭,從喉嚨裏:) 唔! 唔! 唔!

羅: (愛憐地)啊! 傻孩子,連自己幾歲也忘了。那……你……你爲什麼叫做裴七呢?

裴: (心裏想,難道名字也要有理由的嗎? 皺着眉,搖頭) 唔!

羅: (沒等到回答,又來另外的問題)你弄人家東西,弄過幾次了?

裴: (有點難爲情,仍舊搖搖頭) 唔 唔 唔!

羅: 什麼? (抬起頭來) 沒有弄? 那人家爲什麼要叫你小弄手呢?

裴: (急忙點頭表示扒過的) 唔 唔!

羅: 對了,小孩子不要撒謊,做錯了事不要緊,只要肯改過

就好了。（看見沙發上有石子，撿起來想拋掉，想到是孩子們  
的玩具，仍舊放在沙發上。又想出問題來）你流浪了好幾年  
吧？

裴：（點點頭）噯！

羅：你的爸爸媽媽呢？

裴：（快要打噴嚏了，一面搖頭，一面拚命忍住噴嚏。）……

羅：（覺得有點奇怪，抬頭端詳着裴七。）怎麼？不講話的？你是  
個啞吧？

裴：（鼻子扭縮着，嘴唇顫動着，真要打噴嚏了，想用手去掩，又心  
虛地不敢，努力咬緊了牙關，在裏面哼了幾聲，到底忍住了。）  
……

羅：真是不會講話？（詫異而懷疑）方才會講話的嚟，是怕冷  
嗎？（張開口打了一個噴嚏，自語地）哦！真的有點冷了，我  
也傷風了。

裴：（這下子忍不住了，乘羅先生低頭用手帕抹擦時，一個噴嚏連  
錶一起打了出來，掉在沙發裏。）……

羅：（趕忙抬頭，關切而體貼地）真的受了涼了，傷風了嗎？

裴：（點點頭）是的，我傷風了！（又張大了口，痛快地打了一個  
噴嚏。）

羅：（走近沙發去拿衣服）好了，爐子也熱了，衣服全在這兒，  
趕緊換吧。

裴：（恐怕羅先生發現沙發上這隻可愛的錶，設法牽引羅先生的注  
意）噫……（指着右牆上的錦標）先生，這，是不是開運  
動會的，是不是錦標。



- 羅：不是，這是歌詠比賽的錦標。
- 裴：（又趕緊指着鋼琴）先生！那是什麼？
- 羅：（走向鋼琴）你問這個啊？這是鋼琴，你以後也可以彈的，彈起來很好聽，很有趣的。
- 裴：（一面點頭答應着）哦！（一面兩眼注視着羅先生，趕緊偷偷地用手到沙發上去摸他的錶，摸着了一個圓圓的東西，等羅先生剛好不留意的一剎那，敏捷地把那圓東西重又塞在嘴裏。）
- 羅：（回過身來，把衣服一件一件地顯示給裴七。）你看，這是襯衫，這是襯褲，這是制服，還有這是你的鞋子。（笑着）你穿起來，一定很好看而且很暖和的。
- 裴：（也不自覺地噙着嘴笑起來了。）……
- 羅：（突然發現什麼似的）啊！（把手裏的衣服往沙發上一丟。）你嘴裏含着什麼？
- 裴：（慌忙把嘴閉緊，若無其事地轉過身去。）……
- 羅：（把裴七拉過來，用手挖他的嘴。）好孩子，張開牙齒，你嘴裏是什麼？你把什麼東西藏在嘴裏了？是什麼東西？快吐出來。好孩子，聽話，吐出來，不要緊的。
- 裴：（心裏想，從此他的錶完了，無法地用舌尖把錶一頂，吐了出來，在羅先生的手裏，是一塊石子，一定是方才哈哈笑蔣炳文留下的那種石子，裴七自己也意外地驚叫起來）啊……
- 羅：（看看手裏的東西）啊！一塊石子（詫異地審視着裴七）告訴我吧，我的孩子，為什麼你把石子塞在嘴裏？這怎麼行呢？這樣硬的東西。（噁嘔一聲，順手把石子丟在煤桶裏。）
- 裴：（不知所答，拚命亂找理由）我……我……肚子餓，餓得難

受……（偷眼看看沙發，想着錶一定在衣服堆下面。）

羅：（信以為真）啊！可憐，這樣的石子是不能吃的呀，石子吞下肚去可不是玩的。馬上就要吃飯了，什麼湯呀！粥呀！菜呀！什麼都有，可是石子是吃不得的呀！

裴：（裝出怪可憐的樣子來）我……我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

羅：（嘆口氣深表同情）啊！在外面流浪，怪可憐的；現在，好了，就快吃飯了。快脫衣服吧！快換吧。（湊上去給裴七解鈕扣）換好了衣服，可以馬上吃飯了。

裴：羅先生，我自己會脫！（慢慢兒開始脫衣服。）

羅：（至沙發上為裴七拿衣服。）……

裴：（想到衣服一拿起來，錶一定會被羅先生看見的，一着急忽然假裝倒在地上，大聲的叫：）啊呀！啊呀！（兩隻腳向着空中亂踢，好像得了什麼急病似的。）……

羅：（急忙擱下衣服）什麼？你……你怎麼了？

裴：（抖着脚叫個不停，好像馬上就要死過去的樣子）啊唷唷！啊唷唷！

羅：啊！（走近去察看了一下）昏倒了，怎麼會昏倒的呢？（急忙往外跑，匆忙裏差一點摔一跤。）

裴：（見羅先生出去了，毫不遲疑，迅速地爬了起來，奔到沙發旁，在衣服堆底下，敏捷地找到了他的錶，趕緊聽了一聽，仍舊的答的答地在走，開心地）哦，我的錶。（很快地仍舊躺在原處，剛做好，羅先生進來了，他仍舊繼續哼叫。）啊唷唷！啊唷唷……

羅：（手裏拿着一個藥瓶，跑到裴七身旁）噢呀！噢這兒呀！這是阿摩尼亞精呀！

裴：（嗅了幾下，打了幾個噴嚏，假裝好轉，又假裝復原了。）……

羅：（放下心）哦！還好！現在沒有什麼了吧？

裴：（點點頭）現在好了。

羅：可把人急壞了，好了，現在趕快換衣服吧！換好了帶你去吃飯。

裴：（仍舊是一件討厭的事情，錶在手裏，沒奈何地皺着眉頭，儘慢地重又開始脫衣服。）

羅：快點吧！現在爐子也很熱了。

（小跳蚤沈文貞從外面跳了進來。）

貞：羅先生！（一粒香瓜子拋進嘴裏，邊吃邊講）外面有……

羅：（慈和地）怎麼？又吃零嘴，連話都說不清了。

貞：（笑着把瓜子殼吐掉）外面有個警察局長，說是要見您！

羅：見我？他說了有什麼事沒有？

裴：（敏感地插嘴問）一共幾個人？

貞：三個人，還有一個胖透的大胖子。說什麼錶！錶！要來找錶。

羅：（聽錯了）招標？這……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這兒又不蓋房子，也沒有登過什麼廣告……讓我出去看看。（說着下。）

貞：（跟下。）……

裴：（跟到門口，往外張望了一下，回身過來，焦急地）糟糕！大胖子來了！（看看手裏的錶）我的錶！（趕緊設法藏錶，把錶藏在節拍器背後，覺得不妥當，又把錶藏在貝多芬石膏像底下，石膏像倒被壟歪了。仍舊拿下來，正在想藏在那兒最妥當。）……

(羅先生帶着警官張敬光，警察譚開球，醉漢顧大爺進來，沈文貞跟在後面看熱鬧。)

羅：(指裴七)是不是這個孩子？

張：(身上披着黑色的雨衣披風。)噯！就是他！我要問他幾句話，並且還想搜一搜，因為他(指胖子)丟了一隻錶，一隻金錶。

羅：好的，好的，不過，他身上是不會有什麼的。他到這兒來以前，難道你們沒有搜過嗎？

張：沒有搜，現在因為他說，他失掉了一隻金錶，是被他搶去的，所以特地來查一查。

裴：(手裏握着錶，站在那煤桶旁慌急異常。)你們……你們何必查呢？

張：一定得查一查？

裴：(想出一個妙法來)用不着查的，你們看！(指牆上掛着的那隻歌詠優勝錦標)那不是嗎？那不是錦標嗎？(趁大家的眼光集中在錦標上時，趕緊把金錶藏在煤桶裏。)

張：那是錦標，我們要查的是金錶。

羅：好吧！他在這兒，你們趕緊查吧。

張：(溫和地)噯，裴七，老實對我說，你偷了顧大爺的錶沒有？

裴：(假裝不知地)誰呀？顧大爺？

張：是的，顧大爺就是他。

裴：(假裝想了一想，皺皺眉)我……我從沒有見過他呀！

張：(扮起臉來)噯！你說謊啦！你一定見過他的，他是關在

你隔壁的屋子裏的。(向顧大爺)顧大爺!你認識這個流浪兒嗎?

顧:(全身被雨浸得濕淋淋的,懶洋洋的,大概是因爲酒醒了的關係,說話的聲音尖小而微弱,文靜地點點頭)我認識。

張:(對裴七嚴厲起來了)那麼,怎麼樣?你拿不拿出錶來?

裴:什麼錶?

張:(發狠地)不要裝傻,你早已明白了,還不拿出來嗎?

裴:(跺着腳,也發起狠來)叫我拿出什麼來呀?我不知道什麼錶,我也不想知道。我根本就沒有錶。

張:不拿出來,好的!(回頭向警察)來吧!把這小子從頭到腳,仔仔細細的搜一下。(肯定地)他一定有一隻錶在身邊的。

譚:是!(爲了難,皺着眉,但也只好動手搜一下了。)……

裴:(故意緊緊地抓住了口袋,滿室亂逃。)不行的,我不給你們搜,你們憑什麼要搜我?

張:(得到了線索似的)哦!快搜。

顧:(緊張地呼號起來了)他着急了!我敢起誓,他着急了,在他口袋裏!快!快!搜他呀!我的錶,我的錶!



(警官也跳了起來，緊攥着裴七的臂膊，裴七用力掙脫，却又自動地抬起手來，英雄似的讓他們搜。譚開球施行着檢查，全身都搜過了，什麼也沒有。)

譚：沒有呀！他沒有這東西的。(加以證明)我知道，他很老實的。

張：(弄得有點糊塗了)那麼，顧大爺。也許是你記錯了！

顧：我……沒有記錯。

張：也許是你在說謊吧？

裴：(得意地)自然！自然！他就是騙人。他根本就沒有錢，像他這個樣子，一向就不會有什麼錢的。

顧：(心中的冤屈，快要哭出來了。)不！不！我沒有騙人，一隻帶着鍊子的金錢，我敢賭咒，我是有過的。(拿出銀鍊來當證據。)錢鍊還在這兒，我只剩了這個東西了。(走近每一個人，向張敬光)你們看。(向譚開球)你們看！(向羅先生)你們看！(也走向沈文貞)你們看！

貞：(胆怯地躲在羅先生身後去。)……

張：(皺着眉，搖搖頭)奇怪了，據我看起來，這東西也許是你自己丟掉的。你現在拿這銀鍊，能當什麼證據呢？

顧：(發急)我能當什麼證據嗎？(左手提着銀鍊)這是我的錢鍊！(用右手姆指食指作圈，比銀掛在鍊子上的樣子)錢！是掛在這鍊子上的。現在，(右手拿掉，凝視着銀鍊)誰拿走了我的錢呢？(指着裴七)就是他。(走近去仔細審視裴七)一定是他。

裴：(笑着)嘿！你這個昏蟲，我一個人坐在那間上着鎖的

房裏，你在隔壁，門上也上着鎖，我怎麼能搶你的錶呢？

張：（完全同意）一點不錯，他怎麼能搶你的錶呢？我也疑心起來了，顧大爺！你得小心點，冤枉好人，是要受到懲罰的。

顧：（嗚咽着）我知道了，我白到這兒來的，我的錶，我的金錢是完了！您……（傷心得哭出來了）現在還說我「冤枉好人」……算了！算了！走吧！

張：（準備走了，向羅先生）對不起，麻煩您了，這事情弄錯了。

顧：（噙着）完了！我的女人在生病，小蓮餓着，完了！我的錶……哦！一切都完了。

羅：（安慰的口吻）假定這孩子的確拿了您的錶，我相信，在這兒住久了，他自己會還您的。

張：（笑着向斐七）小朋友，你受屈了，對不起，你好好的在這兒吧。

顧：（在喉嚨裏）完了，一切都完了。（蹣跚地下。）

羅：不送！不送！

張：不用了，不用了。（大踏步下。）

譚：（向斐七看了一眼，跟着下。）

羅：（送到門口，回轉身來；對方才這番搜查，深表不滿。）事情沒有弄清楚，來瞎冤枉人，這樣好的一個孩子，怎麼會搶他的錢，簡直胡鬧。

貞：（向羅先生）那個大胖子根本就莫名其妙。（走近斐七，真誠地）我們相信你，別難過了。

裴：（紅着臉，無言地低下頭來，羞慚的心思，第一次統御了他的良心。）……

羅：裴七！現在沒有事了，快換衣服吧！換好了去吃飯。（說着提起煤桶，往外就搬。）

裴：（着急）您！您！幹嗎？您那兒去？

羅：孩子，我去去就來！

裴：您提着煤桶幹嗎？

羅：天氣怪冷的，隔壁活動室裏，也該生火了。

裴：（想辦法阻止）嗯……這兒，不是也要生火嗎？您！別拿走這個煤桶，別拿走這個煤桶好不好？

羅：（帶着笑）傻孩子，你爲什麼不讓我拿走這個煤桶呢？

裴：我！我……（答不出理由來，只好裝出不在乎的樣子。）其實沒有什麼，你拿走也不關我的事。

貞：羅先生，我來提！（提起煤桶，很重很吃力。）……

羅：我來提！

貞：羅先生，您不是說，我們自己的事情自己來嗎？（像英雄似的勉力提着煤桶。）

羅：你力氣小，提不動的，我們……兩個人合着提！

貞：（這才表示同意）好！我們合作，互助。

羅：（笑起來了，提着煤桶）裴七，快點換吧！我一忽兒來帶你去吃飯。（和沈文貞搬着煤桶出去。）

裴：（失望地追到門口，門關上了。）我的錢！（哭傷着臉靠在門框上，頹傷地慢慢兒回轉身來，看看沙發上的衣服，心裏煩得不知如何是好。）哦！我的錢！（倒伏在沙發的靠背上。）



(外面傳來孩子們的歌聲：)

的答的答！脫下你的舊衣裳！

的答的答！換上我們的新服裝！

的答的答！我們的歌聲跟着那時光。

親愛的朋友啊！別回頭！

回頭呀，祇有窮和愁；

親愛的朋友啊！別回頭！

回頭呀，那有安樂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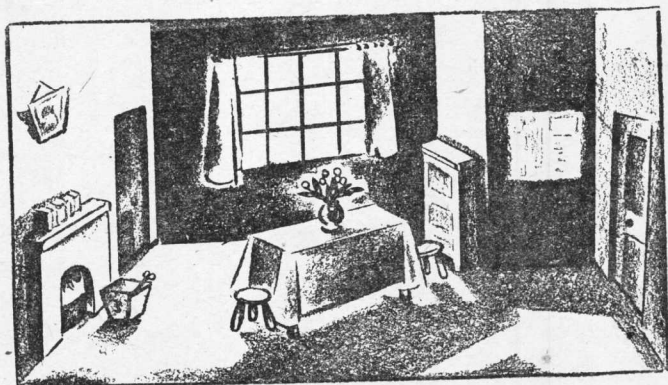
(爐火正燃得狂盛，照射得裴七滿臉紅光。)

(窗外陰沉灰色的雲層已經消失，傍晚淡淡的陽光，照在枯禿了的樹梢上。)

——幕在歌聲中徐徐下——

# 第三幕

## 舞臺面



## 第一場

時：就是當天，剛吃過晚飯，太陽還沒有下山。

地：保育院的一間活動室，是孩子們自由活動的所在，也是孩子們憩息娛樂的地方。

人：大家唱沈文英

小跳蚤沈文貞

小李廣王乃壯

白雪公主劉粹

哈哈笑蔣炳文

小青梅童必英

竹馬兒唐德崑

蹦蹦跳黃兆平

小太白李路

小霧手裴七

獨眼龍畢大富

指導員羅世晉

其他搬紙頭的兒童兩三人

景： 一眼看來，這間屋子的色調和建築，跟方才那間音樂室，可說是大同小異，所不同的似乎只是壁爐的地位變成了窗子，而窗子的地位却變成了壁爐。

室內的佈置，有點像會客室，也有點像會議室，更有點像一個頂使人輕鬆愉快的兒童俱樂部。

窗旁，站著一隻書架，上面擺著一些新買來的圖書雜誌，還有一些棋子一類的玩具。

中間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罩着一塊淡綠色的大桌布，桌子上有一隻精緻漂亮的花瓶，桌子周圍放着幾隻凳子。

左方壁爐前有一隻煤桶，上面標着的記號，顯然表示出就是方才音樂室的那一隻。

右面牆上貼着一份顏色頗為醒目的壁報；整個屋子，安排得整齊而簡單，帶給人一種溫暖而又質樸的感覺。

只可惜壁報下面，牆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壁洞，好在普通不大被人注意得到，所以並沒有妨礙這屋子整個兒富有朝氣的情調。

幕啓：壁爐裏熔熔的火光，照得那隻煤桶直閃亮；可是中間的窗子却暢開着。窗外，夕陽淡淡地斜照在枯樹頂上，幾隻小鳥疏落地喊啞幾聲，馬上預備飛回附近的窩裏去。

小跳蚤沈文貞坐在那窗檻上，悠然地嗑香瓜子。大家唱沈文英站在壁爐前，一邊唱歌，一邊練習指揮。

小青梅童必英和竹馬兒唐德崐，各執一紙，搬了兩隻凳子，相背而坐，正在「B三C四」的打海戰，蔣炳文笑哈哈地在一旁觀戰，兼當公證人。

白雪公主劉粹伏在桌子上畫圖；小李廣王乃壯正在整理他心愛的彈弓，時而向那「壁洞」作瞄準的姿勢，這壁洞也許就是他打靶的成績。

各人做各人所喜歡做的，各人玩各人所最愛玩的，自由愉悅的空氣，好像使這整個屋子活生生地跳了起來。

英：（手裏打着拍子）一二！一二！（接唱兩拍子的歌曲，歌名為這是我們的家，歌聲在溫柔的頌揚中，帶着美麗的幻想：）

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的家！

朋友像手足，伙伴像骨肉，

相親相愛像一家。

家中園地正開發，  
灌溉運用新方法；  
每顆種子全都發芽，  
每個苞蕾全都開花；  
開出那花來結果實，  
果實獻給新國家，新國家！  
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的家！  
朋友像手足，伙伴像骨肉，  
相親相愛像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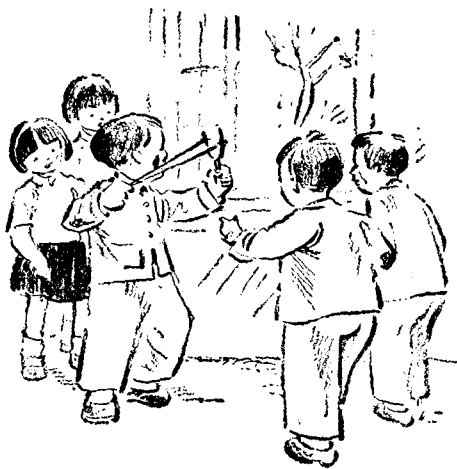
(白雪公主低聲跟着，小辨歪嘴嚼香瓜子，含混地哼着，小李廣吹着口哨和着，自然地合成四部，歌聲調和而悅耳。)

(唱完歌，稍停。)

貞：(忽然)小李廣！來，來！你看，樹頂上有鳥。

王：真的？(將彈弓向空試彈了一下，蹶足奔向窗口)那兒？那兒？

貞：你看！一隻兩隻三隻！喏，



這兒還有。

王：（拉小跳蚤）下來，下來！讓老夫來賞他一彈。

貞：（輕盈地跳了下來，把手中的瓜子殼往那隻煤桶裏一丟，仍又回到窗口去看小李廣彈鳥。）……

（其餘的孩子，也有集攏去看的。）

王：（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把彈弓拉得滿滿的，小心地瞄得準準的。）……

劉：（叮嚀一句）小心，不要給飛跑了。

（「咣」的一彈出去，羣鳥驚飛，沒有打中。）

貞：（大為惋惜）啊呀！可惜！（發現另一棵樹上還有幾隻）這兒！快！這兒還有，快！快！

王：（又瞄準了敏捷地「咣」的一彈，一鳥應聲落地。）……

大家：（高興得都跳了起來）好！打中了。

劉：（着急地）快！快一點，還蹦着跳着吶，別讓它逃掉了。

（小李廣和哈哈趕忙跳窗而出，去拾那隻鳥。）

貞：（興奮地向文英）姊姊，小李廣打着一隻鳥。

英：真的？（這纔好奇地也擁到窗口去看，一陣風吹進來。）哦，好冷。

貞：姊姊真不中用，怕什麼冷！

英：（抗議）不是怕冷不怕冷，你看，那兒生着爐子，這兒開着窗子，爐子不是自生了嗎？

貞：（賣弄自己的功勞）煤桶是我擡的，爐子是我生的。（再加以一種大道理）這是我盡了義務使大家暖和，現在，我當然有權利開窗子，讓大家吹吹風，吸點新鮮空氣囉。這

就叫做有義務呀，必有權利。

英：（對妹妹的言詞大為不滿）這就叫做亂用名詞，牛頭呀！不對馬嘴。

（此時小李廣逮着了那隻被打傷的小鳥，和哈哈笑已回到窗下。）

蔣：（故意搶過小鳥，隔着窗子向文英丟過來。）這就叫做小麻雀呀！和大家唱親嘴。

英：（被嚇得尖聲叫起來）啊呀！（想去捉過來玩玩，又膽小地縮手）  
噯！我怕。

蔣：（一邊爬進窗來，一邊學嘴）噯！我怕。

英：（盯了哈哈笑一眼，走開去）討厭鬼！

王：（從窗子裏跳了進來，過去拾起那隻小鳥。）……

小青梅童必英——以下簡稱童——和竹馬兒唐德崐——以下簡稱唐——是年紀最小的一對，快樂地整天在一起玩。

童：（打海戰快要輸了）哈哈笑，快來啊！來看看竹馬兒弄錯了沒有？我打的是B六，G九，H五，怎麼會三砲落水的？

蔣：（在竹馬兒的紙頭上檢查了一下。）沒有錯，三砲落水。

唐：看我的！C三，F九，G四！

童：（失敗得傷了氣）啊呀！我不玩了。……好，送你一砲！

壯：（這其間，愛惜地撫摸着小鳥）嘻嘻！我的小鳥！還好，沒有摔痛吧？（小鳥掙扎了一下。）我替你去找個盒子，當做你的小家庭，好嗎？（一邊說，一邊出去，順手把哈哈笑背後的櫥子輕輕地拉開，搖搖擺擺，吹着口哨出去。）

唐：（仔細考慮了以後）A三！

童：（撇着嘴）啊呀！你看見我的，否則那有那麼準？

蔣：（宣判戰事結束）哈哈！小青梅完了，連最後一隻水雷也完了。（一屁股坐下，坐了空，坐在地上，心中明知是小李廣搗的鬼，卻故意學着大家唱的聲調）啊呀？討厭鬼。

（大家哄堂大笑。）

英：（正在關窗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習慣地）討厭死了。

蔣：（又學嘴）討厭死了。

（大家又笑。）

英：（轉向一旁）誰理你，討厭鬼！

（突然一隻紙鏢飛了進來，正打在沈文英臉上。）

英：（又被嚇了一跳，拍着胸口驚叫）啊呀！睬睬！

（黃兆平一蹿跳了進來，敏捷地撿起紙鏢；緊跟着李路引着裴七上。）

李：（指示給裴七）這兒是我們自由活動的地方，也可以算是我們的俱樂部，唱歌啦，下棋啦，打海戰啦，玩啦鬧啦都可以。

裴：（穿着簇新而整齊的制服，但卻沒精打采地不知在想些什麼。）  
……

李：（指壁報）這是我們小組出的壁報。

裴：（向壁報看了一眼，不發生興趣。）……

（大家都感到新奇地注意着他。）

李：（給裴七逐一介紹）我給你介紹，這是小青梅童必英，這是竹馬兒唐德崑，他們倆一直在一起，分也分不開的。哈哈笑蔣炳文，頂會逗人笑。白雪公主劉粹，畫圖畫得最漂亮。大家唱沈文英，專門指揮唱歌。小跳蚤沈文貞，鋼琴彈得挺好聽。過幾天啊，我們大家全是好朋友。



裴：（咕嚕着）好朋友個屁！

黃：（想說什麼）裴七！（收住了口。）

裴：（一眼看到煤桶，端詳了一下，發現就是自己方纔藏藏的那隻煤桶，驚喜地直奔過去。）……

李：裴七，我們就在這兒玩一會兒吧，一會兒我們還要玩團體遊戲吶。

裴：（看看煤桶，看看那麼多注視着自己的孩子，覺得不能馬上動手。）……

貞：（搭訕着跟裴七講話）你喜歡這個煤桶嗎？這就是我方才和羅先生一起擡來的……

裴：你擡不擡，關我屁事。（轉身跑開，到窗下向外望着，隨手推推窗子。）……

王：（吹着口哨進來，一手拿着一隻盒子，一手握着那隻小鳥，把小鳥放入盒子裏，小鳥一掙扎，掉在地上。）怎麼？想逃？

裴：（好像被針刺着了似的）什麼？逃！

王：（一門心思）噯！不要逃，住慣了就好了。（捉住小鳥，重又放進盒子裏去。）

裴：（衝過去）誰說我想逃？誰說我想逃？

黃：（參進去向裴七）不是！他是說這隻小鳥想逃，不是說你。

裴：（默然地回到他的煤桶旁。）……

王：（走過去）喂！新來的朋友！你喜歡這隻鳥嗎？我送給你。

蔣：（跑過去嘻嘻哈哈地逗裴七）他送給你這隻小鳥，好玩唻，嘻嘻！笑了！笑了笑了。

表：（撩起拳頭）小心老子揍你。

蔣：（嘻皮笑臉的）噢！這又何必呢？我們以後都是好朋友  
吶！

表：好朋友！（自然地放下拳頭，難過地）不！我不是，我不能，  
我不要做你們的好朋友。（退縮到牆角裏去。）

英：（向李路）他在怕冷，我來加點煤。（去拉煤桶。）

表：（着急了，趕緊衝過來，惟恐別人發見了他心愛的錶。）什麼？  
加煤？不要加。

英：你不是有點怕冷嗎？

表：不冷，不冷，我一點也不冷！用不着加煤。你們別弄這個  
煤桶。

黃：稍微加幾塊，（搶生意似的推過大家唱）我來加！

表：（着急地）不不不！你看，爐子裏的煤不是很够了嗎？  
（一轉念）那末，我來加。（推過蹦蹦跳，還是自己動手頂妥當。）

黃：好好好！讓你加，讓你加。（瞪下來看他加。）加煤，好玩  
兒嘍。

表：（用鉗子隨便加了兩塊，把鉗子一扔，向黃兆平）你老看着我  
幹嗎？

黃：我讓你加煤，你讓我看有有什麼關係呢？

表：（煩躁地）討厭！

劉：蹦蹦跳，你劇本看過沒有？

黃：（站起來）什麼？

劉：青鳥！你演貼貼兒，話比我多，趕快看劇本囉，好玩得  
很。

蔣：（得意地）院長的紙頭快要買來了，我演狗，

貞：（開玩笑）你本來像隻狗嚟！

蔣：狗身上還有一百二十隻小跳蚤。（輕輕的拍一記小跳蚤的頭，趕緊踏開去。）

貞：（馬上追上去回敬）跳蚤專咬你這隻哈叭狗。

黃：李路，這次我倒是不想演。

李：爲什麼？

黃：（帶着誠意指裴七）讓他演，他的樣子，演起來一定比我棒。

劉：（不滿意）讓他演貼貼兒？

英：（向裴七）喂！你演不演？

裴：演什麼？

英：演戲！

裴：（莫名其妙地）演戲？

李：噯！演戲！讓你在演戲的時候，認得很多字，學到很多常識，瞭解很多世界上奇怪的事情，還可以讓你練習口才，好處多得很。

裴：（多少有點興趣）我……（想了一想）不，我不演！（嘀咕着）演戲有什麼好玩。

蔣：（又去逗裴七）哈！演戲才好玩吶，我演狗。（用兩手做狗耳朵，學兩聲狗叫：）汪……汪……

（天已經暗下來了。）

（外面：噹噹！噹噹！集合的鐘聲。大家一齊哄叫起來。）

唐：集合了！（把末一個字拖得特別長。）

童：（跳起來）玩團體遊戲！

蔣：汪汪汪！（一邊學狗叫，一邊第一個向右奔下。）

貞：走！大禮堂去。（跳下。）

（大家唱，白雪公主，小青梅，竹馬兒，小李廣等相繼下。）

李：裴七！我們一起去大禮堂。

黃：「小偵探」，「丟手帕」，才好玩吶。

裴：我……我不想去。

黃：（硬拉着裴七）去囉！包你好玩。

裴：（一撒身）我不去！你們去好了，我……我有點頭痛！我不去。

黃：（向裴七親切地）去囉！一起去囉！

李：他不去也好，讓他在這兒休息一下，我們等一會再來找他玩，走，我們一忽兒再來。

（小太白和蹦蹦跳一起下。）

裴：（看他們出去了，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了，對着門外扮了個鬼臉）去你媽的！（把房門輕輕掩上，回身看着煤桶，樂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直奔過去）我的錶！（看着煤桶，無限的希望都寄託在煤地底下。急忙地回身奔到窗前，向外察看了一下，沒有人。趕緊回到煤桶旁，彎下身去，用手在煤桶裏亂翻，想找他的錶。）

（畢大富輕輕地打開左門，鬼頭鬼腦地上，看了一會；可是裴七沒有發見他進來。）

畢：（突然）幹嗎？小彘手！

裴：（嚇了一大跳，慌亂地站起來，用身子擋住那隻寶貴的煤桶。）

你……你怎麼？

畢：（走近去，冷冷地）你，你在找什麼？

裴：（無法掩飾）我……我……

畢：（逼進一步）找什麼？

裴：（橫下心來）我找什麼，你管不着。

畢：（兇險地）嘿！我管不着？小鬼！放明白一點！

裴：（堅決反抗）你要怎麼樣？……（想想看還是軟化一點比較妥當。）哦！我……我沒有什麼，根本沒有找什麼。

畢：（不肯罷休，威逼地）你……你偷了什麼？你把什麼東西藏在這裏面了？

裴：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要是不相信，你看好了。（冒險地讓獨眼龍來看煤桶。）

畢：（老實不客氣，真的去看，而且還用手去掏。）……

裴：（着了急，搬了煤桶就走。）我不給你看。

畢：（追上去，逼得更兇）快拿出來，分我一份，要不然……

裴：（被逼苦了）我……（只好橫下心來，準備死拚）我不怕！隨你的便。

畢：（陰險地）嘿！不怕！你不怕！（高聲地表示要把這事嚷出來）我就……

裴：（情急地止住他，屈服地哀求）哦！好了！算了！你……你何必？

畢：那末，快拿給我！

裴：（豫疑地總有點捨不得）我……我……（準備拚了）媽的！



(獨眼龍跑過去抓住煤桶,兩個人開始煤桶爭奪戰,拉來拉去,獨眼龍到底力氣大,小鬍手一失足,被獨眼龍順勢一拖,摔了一跤,膝蓋撞在地板上,撞破了皮,怪痛的。因此,一脫手,煤桶被畢大富搶去了,趕緊想抓回來時,沒有抓着煤桶,却抓到了幾塊煤。

畢: (搶下煤桶,順手把煤桶擱在一隻橇子上,伸下手去準備掏裴七所想掏的東西。)……

裴: (急得想不出主意,忽然:)媽的,獨眼龍!(啪的一枚煤塊丟過去。)

畢: (被擊中)他媽的!你敢!

裴: (作勢又要丟。)……

畢: (也抓起一把煤塊,準備反攻。)……

羅: (指導員在外)裴七!裴七!

畢: (一把煤塊丟向裴七。)……

裴: (靈巧地躲過,用力回丟一塊。)……

畢：（也閃身避過。）……

（煤塊直飛到剛踏進門的羅先生身上，打個正着。）

羅：（進來，被意外地打了一下）啊呀！怎麼啦？裴七！（拍拍身上的煤屑。）哦！還有畢大富，打架嗎？這不大好，怎麼能打架呢？大家應該相親相愛啊。而且，你們都是新來的，是怎麼一回事呀？畢大富！你說，他幹嗎用煤塊打你？

畢：（一隻眼怒視着裴七。）……

羅：你說！（慈和地拍着畢大富的肩膀）你告訴我，你們怎麼會鬧起來的？

畢：（斜着眼）你問他，他自己心裏明白。

羅：裴七，你說，為什麼用煤塊打他？告訴我，我不會罵你的。

裴：（情虛地顫抖着）我……我……因為……煤桶……這隻煤桶……

畢：（心想，要是說出來了，大家都沒有好處，所以轉變態度）其實沒有什麼，我們是鬧着玩的。

羅：（溫和的微笑）我知道你們是鬧着玩的，玩着玩着，就認起真來了，是嗎？

裴：（仍舊恨恨地）他！他！都是他要搶我的……（想說又說不出口。）搶我的煤桶……

羅：（向裴七）哦！好孩子，事情過去了，沒有什麼。你，用煤塊打我倒不要緊，可是，你不能打畢大富啊！他壞了一隻眼，已經是怪可憐的。（視線轉到畢大富身旁，看見煤桶。）

哦！你看你們，把煤桶擱到橈子上來了，爲什麼把煤桶擱在橈子上呢？煤桶有什麼好玩的？（邊說邊把煤桶搬回原處。）趕快，我們到大禮堂去，一起去參加團體遊戲。

裴：我……我不去！（走開去。）

羅：爲什麼？

裴：（做出馴良的樣子）羅……羅先生，我頭痛，哦，不，我……我腿痛；（撩起褲腳管，把剛才和畢大富打架時碰出血來的膝蓋給羅先生看）你看！

羅：（彎下身來看了一下）啊！怎麼？出血了。

裴：方才，我摔了一跤。

羅：趕緊！我去給你拿紅藥水！（說着就急忙地到左邊房裏去。）

畢：（看着羅先生出去了，急忙奔到煤桶旁，又想去掏。）……

（裴七奔過去，也想去搶，兩個人僵持了一會兒。）

裴：（輕聲問）獨眼龍！方才對羅先生，你爲什麼不照實說。

畢：傻瓜！說出來了，大家都沒有好處。（彎下身去趕緊找。）……

裴：（又開始着急，卻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你……你別找了，告訴你吧！根本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畢：你騙鬼也不相信。（繼續找。）……

裴：（計上心來，咳一聲嗽，對着門口，假裝：）唔哼！羅先生！

畢：（真的以爲是羅先生來了，趕緊停手，站起來看了一下，知道是小鬍手騙他。）他媽的！（又彎下身去掏。）……

羅：（拿着紅藥水忽忽上）裴七，趕快，我來給你擦點藥水。（給裴七擦藥水；回頭看見獨眼龍又在掏煤塊。）畢大富，你



又在玩煤塊了；煤塊有什麼好玩的。

畢：（始終沒有找着那件東西，這時，只好趕緊縮手，拍拍手上的煤屑，若無其事地走開去。）……

羅：（給裴七擦好藥水。）走吧！我們快到大禮堂去。

裴：我不去！（裝模作樣）啊唷！好痛啊！（摸着剛搽藥水的膝蓋。）

羅：也好，你腿痛，別去了。那末，畢大富，我帶你去。

畢：我也不去。

羅：（去拉畢大富）好孩子，聽話，你跟我去，全體小朋友都在那兒，很好玩的。

（畢大富無法地跟羅先生下，還不甘心地回頭看看裴七。）

裴：（眼看着他們出去了，鬆了一口氣。看看親愛的煤桶，事不宜遲，趕緊奔過去，蹬下去找，結果，在底上找着了他那最寶貴的錶，一陣甜蜜的感覺在心裏，親切地雙手把錶捧在胸口）哦！錶！我的錶！（放在耳朵旁邊聽聽，高興地笑了。）的答！的答！（把錶上的灰塵和煤屑抹抹乾淨，拿遠一點欣賞欣賞）很亮，很好，仍舊很好！（忽然想起了什麼）走！我得走！馬上走！（奔到門口，開出門來。）

（外面一陣孩子們喧鬧的聲音。）

裴：（失望地把門仍舊掩上。）外面，這許多人，怎麼辦？鐵門，大鐵門，我從那兒跑出去呢？（翻傷地坐下。）這時候，我是逃不出去的！（看看錶，擔心地）這東西！老藏在我身上，不行，會給人家知道的。（想着）也許這兒每天要燒掉舊衣服的；暫時，我得把它藏起來。（兩手緊捧着錶，向

四面察看，想找一個妥當的地方來藏錢。)我的錢，這是我的錢，得藏在一個妥當的地方。(終於找到了，奔到右方那個壁洞旁)哦！這兒！(用手指探進洞去。)

(門外幾個孩子飛奔着跑過的聲音，隱約地聽到他們在喊：「搬紙頭啊！」「去搬紙頭啊！」)

裴：(急忙縮手，傾聽了一下，覺得沒有什麼動靜，看看那個壁洞，又看看手裏的錢。)我……我把它藏在這裏面，不會有人知道的！(越想越妥貼)對，藏在這兒，等一有機會，我可以逃跑的時候，再來拿。……好！(決定了計劃，找了一張紙，把錢包得好好的，塞進洞裏去。走遠一點看看)不行，也許會給別人掏走的。(皺着眉頭想辦法。)

(這時候，畢大富出現在窗口，向裏面張望着。)

裴：(搬一隻凳子，放在壁洞前，看看不妥當；把凳子放回原處，傷氣而為難地……忽又發現桌上有張紙，和



牆壁的顏色相同，趕緊過去裁了一小張，黏上漿糊，去貼在那壁洞口，離遠點歪著頭看看）嘿！很好，這樣，人家一定找不着了。（轉身向着窗子。）

（獨眼龍趕緊躲過，裴七沒有看見他。）

**裴：**（右拳打着左掌心）嘿！獨眼龍（右手食指在舌頭上一點，往窗外一指，吐口唾沫在地上）呸！看你有什麼辦法？（越想越得意）嘿，總有一天，我會帶了錢，溜走！（無限的希望）那個時候，我可舒服了！（舒服地坐下，又進入先前的幻想）我要買一套小西裝，還有皮靴，長統的皮靴，在街上，在公園裏，上館子，看電影，到處玩，比天上的小鳥，還要快樂，還要舒服。（撥弄着剛纔小李廣留在桌上的那隻小鳥。）

（外面一陣聲音，打破了裴七的好夢。門開了，四個孩子搬着一大捆紙頭進來，李路領着頭，還有小青梅、竹馬兒和另外一個孩子。）

**裴：**（驚奇地）幹嗎？

**李：**這是紙頭，院長剛才出去買來的。

**裴：**要這，有什麼用？

**童：**紙頭，可以印劇本，可以印歌譜，可以畫圖，可以出壁報，可以寫作文，用處多着吶。

**童甲：**（喘着氣。）別嚕嘛了，放在那兒？

**唐：**（向四面看了一下。）就放在這壁報下面吧。

**裴：**（趕緊擋在那藏着錢的壁洞前面）不！不！你們為什麼要放在這兒呢？（稍想）嚶——！放……（指壁爐那面）放那兒好了。

童：那兒？不行，壁爐，回頭把紙給燒掉了。

裴：（指窗下）那末，放那兒！

唐：（不同意）也不大好。

裴：（再出主意）放桌子底下，不很好嗎？

李：（搖搖頭）用起來不方便，就放這兒吧！來！用力。

（四個孩子抬起那捆紙來，擊向壁報下面。）

裴：（着急地）怎麼？一定要放在這兒！

唐：讓開！讓開！

（裴七無法地只好讓過一旁，四個孩子把紙頭安放在壁洞前。）

裴：（失望地）你們把紙頭放在這兒，那末！那末我……

李：（放好了舒一口氣）那末！我們用起來，可以方便一點。

童甲：走吧！我們再去搬。（下。）

（青梅竹馬跟下。）

裴：（向李路）你……你怎麼又上這兒來了？

李：我們本來在大禮堂玩團體遊戲，院長來告訴我們，說是紙頭買回來了，要我們去搬紙頭。

裴：（沒理由的怪怨）爲什麼要搬到這兒來呢？

李：（理直氣壯）爲什麼不搬到這兒來呢？這是我們的紙頭，不搬到這兒來，又搬到那兒去呢？

裴：（關切地刺探）還有嗎？還有多少？

李：還有這麼三大捆！

裴：（帶着十分焦急的神色）還有三大捆？

李：（點頭）喲！疊起來，有那麼高。（用手比高度。）

裴：（更加焦慮了）這麼多紙，什麼時候才能用得完呢？

李：（得意而興奮地）那麼多紙，真够我們用的了。

表：（想趕快挽救危局，趁早掏出他的錢來。）那，你趕快去搬紙頭囉，別偷懶囉，趕快出去囉！出去囉！（簡直是在闖走李路。）

李：好，我再去搬！（興奮地下。）

表：（緊張地回到藏錢的地方，瞪下來想掏出那隻錢來。）……

（幾個孩子又抬進一捆紙來，嘴裏還「噉吼噉吼」地叫着。）

表：（來不及掏錢，也沒有勇氣冒着險去掏錢，沒奈何，只好讓在一旁，眼看着第二捆紙壓了上去，剛巧把那個藏錢的壁洞遮住。）你們……你們……你們趕快去搬紙，趕快出去囉。（希望闖走抬紙的孩子們。）

（抬紙的孩子們把紙放妥當了，自願自下。）

表：（急忙去推上面那捆紙頭，希望可以插進手去掏錢。可是，紙頭死重的，用足全部力氣去推，還是動也不動，禁不住失望到了極點。）哦，我的錢！（伏在紙頭上，眼淚塞住了喉嚨。）

（第三捆紙又被搬了進來，緊接着又來了第四捆，高高地疊了上去，壁報都被遮去了一點。其他的孩子一闖都出去了，暫時只留下李路沒有出去。）

表：（狠狠地用力打着紙頭）討厭！討厭！（轉向桌旁坐下，伏在桌子上，傷心地哭起來了，眼淚滾滾不停，像瀑布一樣的瀉下來。）我！完了！我……我的……

李：（跑近裴七，不知其所以然。）裴七，你怎麼了？

裴：（抬起頭來，看定了小太白的臉，使勁噴了一口吐沫。）滾你的蛋！（跑開去。）

李：（皺着眉頭，抹掉吐沫。）裴七，你幹嗎這樣呀？你爲什麼老是不高興？……哦！我來找本書給你看看，好嗎？

裴：（那里還有看書的心緒）不！我不要！你……你別來管我！你出去。

李：找一本有圖畫的，包你好看。（去書架旁找了一本書，送到裴七面前）你看過魯迅翻譯的錶嗎？（把書授給裴七。）

裴：（接過書來，用勁往地上一擲，錶字又刺着他，趕緊否認：）錶！我沒有！我沒有看見過什麼錶，也什麼錶都不要看！（推開李路）滾開滾開滾開！（奔到窗子前嗚咽起來。）我現在沒有錶！我的錶完了。

李：（無法而爲難地）你……你簡直是瘋了。

裴：什麼？（來勢汹汹，準備打架的樣子。）你說什麼？我瘋了？你才是瘋的呢！你這流氓……你！（揚起了拳頭。）

李：（和氣地）我……我不會跟你打架的。

裴：（勝利地）嘿！沒有種！

李：（走開去）是的，我沒有種！沒有種跟我的好朋友打架。

裴：（自然地放下了手，走向一旁哭起來了，因爲心裏的氣憤沒有地方發洩，心裏的悲哀沒有地方傾訴，心裏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白雪公主到粹上。）

劉：小太白，紙呢？（看見了紙。）我要拿兩張！

李：幹嗎？

劉：書圖！

裴：（忽然抬起頭來）什麼？書圖？（帶着希望）用這些紙書

圖？

李：（點點頭）這些紙，本來是準備給我們演戲用的；印劇本啦，印歌譜啦，畫廣告畫啦，都可以。

裴：（急切地希望用完這些紙）什麼時候演戲？什麼時候用完這些紙？

李：兒童節，演梅特林克的青鳥，今天就要印劇本，印歌譜，以後還要畫廣告畫，還有好些用場吶。

裴：那……我們來印劇本，畫畫。趕緊！今晚就用，用完這些紙，把這些紙用完，統統用完！

李：（莫明其妙地）你怎麼了！一下子又變得那麼高興？這麼四大捆紙，今晚怎麼用得完呢？

裴：（無限的希望）不管！用掉一張算一張！

劉：（敏感地有點懷疑）你……你幹嗎一定要用完這些紙？

裴：（吱唔着，無以對答）我……我……我們不是要畫圖嗎？

（外面一陣孩子們的脚步聲，先是一隻紙鏢飛了進來，跟着蹦蹦跳跳黃兆平跳了進來。）

黃：（拾起紙鏢。）小太白，羅先生讓我們來裁紙頭，預備馬上動手印劇本，印歌譜。

（接着大批的孩子，大家唱沈文英，小跳蚤沈文貞，小李廣王乃壯，哈哈笑蔣炳文，小青梅童必英，竹馬兒唐德曉等一齊擁了進來。）

貞：（高興地）好！我們來裁紙頭，裁紙頭！

劉：怎麼裁法？

李：要裁多少？

黃：裁多少讓我們自己算，劇本預備油印六十份，五支插

曲的歌譜，得够我們全院大合唱團兩百多人的用。(把李路拉向一旁) 趕快，我們來仔細算一算。

蔣：裁紙頭，誰有刀子？

李：(回過頭來)我這兒有一把！

王：(趕緊把他的小鳥放置在一個安靜的所在，接嘴：)我也有一把！

蔣：我自己也有一把！

英：(緊張的廢話)啊呀！我沒有！

王：怎麼？只有三把刀！

劉：一起只有三把刀，這麼多人，怎麼個裁法呢？

貞：那末！我來先裁！

王：(舉起手來)我也要先裁！

蔣：不！我先裁！

唐：我先裁！

裴：(自己心裏另有打算，興奮得跳起來了)快呀！快裁！快裁！今天裁完它！裁完這些紙，把這些紙統統裁完！

劉：(着急地)到底誰先裁！

蔣：我跟小跳蚤，小李廣三個人先裁！

唐：(不服氣)不行！憑什麼要你們先裁？

蔣：刀子是我的。

童：(衝出來幫竹馬兒)刀子是你的，也不一定你先裁啊！

李：(急忙阻止)好了！好了！紙還沒有裁，倒先吵起架來了。

黃：裁紙！裁紙！你們知道裁多少紙嗎？

莫：到底裁多少？



黃：我和小太白算過了，先裁四百張八開的，四八三十二，  
三千二百張八開的預備印劇本，再裁一百張十六開的，  
一千六百張印歌譜。

裴：（心急地）趕快，馬上就開始，把四捆紙統統裁完。

黃：今晚一共裁五百張，剛好一捆。

裴：怎麼？只裁一捆？也好，裁掉一捆算一捆。

李：（似乎碰到了難題）三千二百張八開的，一千六百張十六開的，够我們裁的了。

貞：只有三把刀，只能三個人裁，怎麼來得及呢？

劉：真的！單是數數就够麻煩的了。

黃：（也感到傷腦筋，抓抓後腦殼）對了，又要數，又要折，折好了還要裁，三千二百張八開的，一千六百張十六開的，怎麼辦呢？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想不出辦法，亂起來了。）

李：（拍拍手掌）慢點，大家別亂！我們得好好的想個辦法！

貞：（堅持着）辦法還是我先裁。

李：（搖搖頭）不行！這不是辦法！

蔣：旁的還有什麼辦法呢？

李：（想不出辦法）……

裴：（跳着站到一隻櫃子上去。）我……我倒有個辦法。

劉：（輕視的口吻）你有辦法！

裴：快！裁好了，（指窗子的左旁）放在那兒？

黃：裁好了馬上送出去油印。

裴：那更好了。

- 李：怎麼開始呢？
- 裴：你們照我的話做，容易得很。
- 李：好！大家別亂，聽裴七給我們想辦法。
- 裴：（一邊想，一邊給大家分配工作：）這樣！我們先來四個人，把這捆紙頭擡到那兒。（指左方壁爐前。）  
（孩子們七手八腳地把頂上面一令紙擡過去。）
- 裴：（然後對小太白李路）你在這兒數紙頭，五張一數！五張一數！你數好了，傳過去。（對大家唱沈文英）你在這兒重數一次，看他數得對不對！數準了……
- 英：（慚怯地）啊呀！怎麼？我不會，要是我又數錯了，怎麼辦？
- 李：五張一數，怎麼會數錯呢？
- 裴：（向文英）你數準了，交給她！（向小青梅童必英）你就折！
- 童：又要幾開幾開的，叫我怎麼折呀！
- 裴：先不管幾開不幾開，你只管一折兩。（做給她看）就是這麼對折，折好了，移過去！（向竹馬兒唐德崑）你就裁！（把李路的刀子遞給竹馬兒。）裁好了，移過去！（向小跳蚤）你再對折，折好了！（向哈哈笑）你裁！
- 蔣：（得意地）我自己有刀！
- 裴：（向白雪公主劉粹）那末輪到你了，你再對折，交給他！（向小李廣王乃壯）你再裁，就是八開的，你有刀沒有？
- 王：我有刀。
- 裴：那麼好，（向蹦蹦跳黃兆平）你最後！（指右門）你就從這

兒，馬上送出去！

貞：那末，還有十六開的呢？

李：（插嘴）現在先不管十六開的，先裁好了八開的，回頭留下八百張八開的，再開一下，不就是十六開了嗎？

黃：（高興極了）噯！對了！這樣很好，大家都有事情做。

裴：快！快！我們快點裁吧！裁完這些紙，快裁完這些紙！

蔣：好好好！等我把刀弄弄乾淨。

劉：（撇着嘴）我不會！

王：怎麼不會？不是很容易的嗎？

劉：（驕傲地）誰高興聽他的命令？

黃：這是什麼話，他分配得不是挺好的嗎？

劉：（不屑地）窮得做小蠹手。

黃：（正義感使他爆裂了。）窮！你富，你有錢？你是資本家？

劉：我……我……你幹嗎這麼兇呀？（快哭出來了。）

蔣：我的白雪公主，少發一點兒公主脾氣吧！（還是嘻皮笑臉）告訴你，我還是帝國牌的王太子呢！

黃：嘿！在我們這兒還有公主，還有太子，笑話。

劉：（自己知道講錯了話，在哭泣裏開始認錯了。）我~~~~我又沒自以為是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是你們叫出來的呀。

王：其實，白雪公主倒是挺好的，和那七個矮子，自己種田自己吃，最平民化了，一點兒也不驕傲！

蔣：哈哈！我們擁護白雪公主！打倒帝國牌王太子！（自己往自己頭上打一拳，又假裝昏倒下去的樣子。）

(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劉粹心裏的氣也平了一點。)

李：好！我們大家開始吧！

裴：快！快！

李：(對劉粹)劉粹！大家分配下來的工作？你應該做呀！裴七想的方法，的確很好，分工合作，一定很有趣。

劉：(揩揩眼淚，表示願意一起工作。)……

王：馬上就開始！

裴：(特別起勁，跳着蹦着，來回地指揮。)快！快！

(工作熱烈地展開了，不到一會兒，八開的紙已經傳到黃兆平手裏。祇聽得滿屋子都是折紙聲，裁紙聲！只見見滿房間全是白紙在飛滾，全體小朋友忙碌而又緊張，紙頭從大變小，像列車一樣地行進，實在是好看。)

裴：(滿場跳)快！傳過去！快裁……快裁……

(大家一邊裁紙，一邊開始唱起歌來。)

(歌聲輕快而活潑)

的答的答！分工合作裁紙頭，

的答的答！朋友不分新和舊，

的答的答！誰能夠領導誰就是領袖。

親愛的朋友啊！別回頭！

回頭呀，祇有窮和愁；

親愛的朋友啊！別回頭！

回頭呀，那有安樂窩？

(指導員羅先生進來，正碰着蹦蹦跳黃兆平送紙頭出去。)

黃：羅先主，我送紙頭去。(下。)



羅：（進來，看見這樣熱烈的工作情緒）哦！你們做得真好！分工合作，很好。

李：羅先生！（指裴七）是我們這位新來的想出來的辦法！

英：羅先生！他很能幹哩！

羅：（帶着慈愛的眼光，撫摸着裴七的頭）的確是個好孩子！

蔣：這次兒童節演戲，我們選裴七做舞臺監督！

王：不！選他做宣傳部長！

貞：專管裁紙頭。

（蹦蹦跳從外面跳了回來。）

黃：（插進一句）過幾天裴七可以參加競選，當自治會主

席。

（歌聲又起。）

裴：（興奮地）快，我們快裁！大家努力，今晚把它裁完！裁完了就好了！（跳來蹦去的）快呀！努力呀！……（不停的叫，不停的跳。）

羅：（快樂地微笑着。）……

劉：（在有趣的工作中，還不是快樂得笑逐顏開，歌聲特別嘹亮。）  
（「的答的答！大家趕快裁紙頭……」的歌聲，配合着裴七的「快呀！」  
「努力呀！」的叫聲，充滿了這間生氣勃勃，喜氣洋洋的屋子。）

——燈光在歌聲中漸暗——

## 第 二 場

時：可能是第二天的晚上，晚飯後，又該是孩子們集體遊戲的時候。

地：仍舊是方才那間活動室。

人：小霧手裴七

小太白李路

獨眼龍畢大富

慈母心羅世音

小跳蚤沈文貞

醉鬼顧大爺

哈哈笑蔣炳文

小李廣王乃壯

蹦蹦跳黃兆平

白雪公主劉粹

大家唱沈文英

景： 同前一場完全一樣，只是右方聽下，靜靜地躺着三大捆紙。

幕啓： 房間裏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黑漆漆的，電燈也沒有開。靠着左方壁爐裏淡淡的火光，和窗外射進幾道薄薄的月光，顯出整個房間模糊的輪廓。

窗子和門都虛掩着，時而透進大羣孩子正在嬉鬧的歡聲。遠遠的還有孩子們活潑的歌聲，不斷地傳進來：

的答的答！時光一刻不停留，

的答的答！歲月永遠向前走，

的答的答！美好的世界就在那前頭。

親愛的朋友啊！向前走！

前面呀，沒有窺和愁；

親愛的朋友啊！向前走！

前面呀，才是安樂窩。

裴：（小霧手裴七的影子，忽然出現在窗外，向室內窺望了一下，知道沒有人；於是，偷偷的把窗子打開，輕輕的跳了進來。小心地向四面看了一下，蹣跚跑到擱放紙頭的地方，摸了一下，推了一下，再謹慎地回身去把門拉拉上，心想，這一下可穩當了，自語地：）現在，他們正在大禮堂玩得高興，不會上這兒來的，這是我一個好機會！（帶着希望注視着紙頭背後，眼睛發亮了。）帶了我的錢！從後門，很容易的。

（小太白李路來到窗下，手裏拿着一本書，一邊看書，一邊散步，經過窗下，無意中看見裴七在室內的行動，然而裴七卻沒有看見他。）

裴：（歪着頭看看這三大捆紙，摸一摸，爲難地）不過！（用勁推一推，紙頭動也不動。）他媽的！那麼重。（吸了一口氣，振作精神）哪！不算什麼。（搓搓手，先搬了兩隻凳子，放在紙頭旁邊，然後，用力推移那最上面的一令紙，一點一點慢慢兒的推動，終於把頂上面的那一令紙，完全堆放在凳子上；喘一口氣，休息一下，心裏想，現在還有兩捆紙，只要把面上那一捆略微移開一點，就可以伸手進去，掏出錢來了。於是再繼續努力，推出一條縫來，剛好預備伸手進去的時候，忽然聽到門外有腳步聲，驚慌地去門旁傾聽一下，突然一聲咳嗽聲，就在外面門旁，慌亂緊張得沒了主意。）……



(李路在外，好奇地看了一會，這時准恐裴七看見他，若無其事地轉過身去，走開去。)

**裴：**(急忙奔向窗子，想從原路出去，發現窗外有李路的背影，趕忙縮回來，猶疑了一下，情急地暫且在桌子底下躲一躲。好在桌布很大，深深的蒙着桌子，外面也許看不見他的。)

(外面孩子們的歌聲漸隱。)

**畢：**(門，慢慢的被打開了，獨眼龍偷偷摸摸地顛着腳進來，又故意咳嗽一聲，試探出房裏沒有人，然後把房門輕輕地掩上。看見紙頭被弄得那麼亂七八糟，小霽手在這紙頭背後藏着一件什麼東西，他心裏是知道的。走近紙頭旁，摸着紙頭離牆有一條縫，正想伸手進去掏掏看。)……

**裴：**(在桌子底下着急起來了，故意也咳一聲嗽。)……

**畢：**(禁不住也被嚇了一大跳，覺得聲音來自桌子附近，顛着腳尖走過去，發現桌上那隻精緻漂亮的古銅色的花瓶，順手牽羊，把花瓶撈來納入口袋裏，等了一下，覺得沒有動靜，仍舊回到紙頭旁，彎下身去，正預備再掏。)

**裴：**(生死關頭，忍不住了，從桌子底下穿出



來，低沉地）媽的！獨眼龍！（衝過去，猛地把獨眼龍一推推開去，趕緊用自己的身子，去保護這個重要的「壁洞」。）

畢：小鬼！你想瞞得過老子？（過去用力一拉，把裴七拉開，拋出好遠，趕緊伸手去掏。）

（突然，電燈「嘩」的一下，大放光明，亮了起來。）

裴：（趕緊仍舊藏在桌子底下。）……

畢：（縮回手來，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而且趕緊離開那些紙頭，以避嫌疑。）……

（指導員羅先生，手裏拿了兩枝梅花上。）

羅：（發現畢大富）你！怎麼不去玩遊戲？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

畢：（一聲不響，若無其事的往外走。）……

羅：（感到畢大富有一種傲慢而頑劣的態度）你，去那兒？

畢：（毫不在乎地）我，出去！

羅：（又發現紙頭被弄得亂七八糟）畢大富！你想拿紙頭嗎？畫圖還是寫東西？我來拿給你。（走到桌子旁，預備先把手裏的花插掉。）

畢：（恐怕羅先生發覺丟了花瓶，心虛地吱唔着）呃，我本來想拿兩張紙，畫圖，現在，不要了。（預備下。）

羅：（發現桌上的花瓶丟了，未加思索，就把畢大富喊住了）畢大富？（走近去，注視着獨眼龍的口袋，高高地聳起來，猜想得到是藏着一件東西，忍不住）你是昨天來的，你今天就……

畢：（緊張地轉過身去，想掩蔽口袋裏的「目標」。）……

羅：你……（忽然轉換口氣）你今天，在這兒過得慣嗎？

畢：（昂着頭）無所謂！

羅：（完全用溫和平淡的口吻：）你以後在這兒住久了，你會看到，這兒的小朋友，也時常犯些不大不小的過錯，譬如說謊啊，驕傲啊，做些不誠實的事情啊！可是，他們都肯互相原諒，他們都有勇氣，去使自己改過。

畢：（低下頭來不作聲。）……

羅：（慈愛的眼光，籠罩在畢大富的身上。）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從慈母心裏，噴發出懇切而又虔誠的感情）對每一個孩子，我都看作是我自己親生的子女，對於自己親生的子女，叫我怎麼捨得罵？怎麼捨得打呢？

畢：（到底不是木頭人，也不是石頭人，雖然驚怪地不大瞭解羅先生講的話，但心裏多少也有點感到慚愧而難過。）……

羅：（把感情抑制住）哦！沒有什麼！（用最普通的口氣）畢大富！你看，這兩支梅花好看嗎？有一隻古銅色的花瓶，也許在隔壁房裏，你去幫我拿一拿，好嗎？

畢：在隔壁房裏？（帶着疑惑的心情。）

羅：好像……好像就在窗檻上，你看，要是這兩支花，插在那隻花瓶裏，有多好看！快！快去把花瓶拿來，謝謝你！

畢：（蹣跚地走入左方房裏。）……

羅：（帶着希望，目送畢大富進去了，兩眼凝視着桌子上放花瓶的地方，也很像凝視着桌子底下的斐七，自語地：）一個孩子，不怕他過去犯了天大的錯事，只怕他以後把那些錯事，一直藏在心裏，一直不肯坦白地自己講出來，不願意冷靜地自己悔過；那是他自己將要害了自己的一生。我相

信，假定，一個孩子有勇氣去自己悔過，將來總是有希望的，有希望成爲一個有用的好人的。

裴：（好像羅先生在對他講話，在桌子底下又不敢動，又不敢作聲，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畢：（果然，從隔壁房裏，拿着一個花瓶出來了；明顯得很，就是方才順手撈的那一個，因爲現在他口袋裏空空的，不像再藏着什麼東西了。一句話也沒有講，輕輕地把花瓶放在桌子的中央。）  
……

羅：（愉快而若無其事地，將花枝插進瓶裏去。）畢大富，謝謝你！……

（小跳蚤沈文貞跳着上。）

貞：羅先生！又是……（比手勢）那個大胖子，紅鼻子……

裴：（在桌子底下吃了一驚，一不小心，發出了一點聲音。）……

貞：啵！（向四面找找這聲音的來源，沒有找到什麼。）

畢：（一隻眼斜視着桌子底下。）……

羅：（問文貞）什麼？大胖子，紅鼻子？是誰？

貞：就是昨天來過的，他硬說要見您？

（醉鬼顧大爺上。）

顧：（顯然又喝醉了，踉踉蹌蹌地走了進來，隨時都有摔倒的危險，一進門就看見畢大富）你……你……（打酒呢）我見過你的！

畢：（在桌子旁，冷冷地）你到這兒來幹嗎？

顧：（冒失地）你看見我的錢沒有？你拿了我的錢沒有？

畢：（故意跟顧大爺開玩笑）錢啊？我倒是知道在那兒！（隨手

往桌子下一撥，視線却射向紙頭背後。)你想要嗎?

顧：(按着獨眼龍的視線去找)在那兒?在那兒?

畢：你看!(指着羅先生手上的手錶)這不是錶嗎?

顧：(悶着頭走近去看了下，呻吟着)不，不是這隻，是另外一隻金錶!你一定知道的。

畢：(嘻皮笑臉)我怎麼會知道你的錶呢?你認錯了人了吧!

顧：(走近畢大富，仔細審視一下，想了一下。)喲!不是你，也許不是你。(模糊中回憶)好像是那個小的，一定是昨天那個小傢伙。

畢：那麼，你去找那個小傢伙囉!(手向桌子底下一指。)

顧：(轉過身來，才發現站在桌子旁邊的是羅先生，打着酒呢走向桌子旁)哦!是您，好先生!噫!我來找我的錶!好先生!我的錶。

貞：(看着那麼大的一個胖子，心裏有點害怕，去躲在羅先生身後。)……

羅：您……您就是昨天來過的?

顧：不錯!喲!昨天來過的，我要我的錶!噫，我要找那個小孩兒(又打呢。)……

(小太白李路上。)

李：羅先生!(手裏揚着錢)買顏料毛筆的錢領到了，我現在就出去買，怕我一個人拿不了，怎麼辦?

羅：你去買顏料和毛筆嗎?(稍想)噫……好!那麼讓他，這個新來的，畢大富陪你去好了。

李：(拉着畢大富)走!你和我一起去!

畢：出去？

李：噯！上街去。

畢：上街去？好！

（畢大富欣然隨李路下。）

羅：（向顧大爺）哦！你說找那個小孩兒？昨天不是已經搜查過，他沒有偷你的錶嗎？

顧：（像爆裂似的）沒有偷？（對天發誓）喏！上面是天，這兒，這兒是我的心，我的良心，噯！好先生！我……我請求你！請求你叫他，還了我的錶吧！

羅：（為難地）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錶啊！

顧：（用右手食指的尖端，在桌子上敲敲）他……（濃痰塞住了喉嚨，咳嗽了，食指尖仍舊敲着桌子）噯！他有錶的！他有的！（繼續咳嗽。）

羅：（為斐七辯護）我敢擔保，他沒有錶，而且，這樣一個老實的好孩子，我想，他決不會偷你的錶的。

顧：老實嗎？（打呃）他老實嗎？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大聲地）好先生！他的確是搶了我的錶，我敢發誓，那隻錶一定是他搶去的。

羅：（對於顧大爺這樣大聲嚷嚷，心裏很不高興。）哦！對於我們這兒的小孩子，請你不要這樣，不要太傷了他的心。

顧：我傷了他的心？（打呃聲後，開始嗚咽起來）他！他才真傷了我的心。

羅：我說，也許是你自己丟掉的！

顧：不！決不！我記得很清楚！我……（咳嗽）現在要見他！

我請求你！我要見他。我要請求他，請求他還了我的錢！  
嗯！那怕我……（實在可憐的神氣）我向他叩頭。

羅：你……你……恐怕是瘋了！

顧：我？我瘋了？我一點也沒有瘋！（打了一個呃，兩眼紅紅的直視着）可是……可是我要瘋了！（向羅先生傾訴心裏的悲哀）好先生！（眼淚像泉水一樣湧出來）我！我沒有職業，我找不着職業！您知道，外面的生活，難過，我的女人在生病，我的小蓮，餓了兩天了！我……我只有那隻錢，我只有那隻錢。

羅：（禁不住發生憐惜而同情的心。）好吧！文真！你去找找看，你去把裴七，昨兒跟你們一起裁紙頭的裴七找來！（向顧大爺）你坐一下吧！不要太難過了。

顧：（頹傷地坐在桌旁，打着呃，抱着一線希望）嗯，我見着他就好了，要是他有良心的話，他也許會還我的錢，那麼，我的女人，我的小蓮就有救了。（低聲地自己打着算盤）只要我馬上賣掉那個錢。

羅：（懷疑地）不過！我看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因為，他昨天穿來的那身衣服，現在已經燒成灰了，可是，始終沒看見過您的錢呀！

顧：沒見過嗎？（站起來，到處看看，走到紙頭旁邊）這小子，也許是把錢藏起來了，一定是把它藏在什麼地方了。

真：（上）羅先生！找不着。裴七，不知道他在那兒呀？

顧：（跳起來大吼）什麼？找不着？不行！一定是你們把他藏起來了，（向四面找了一下，走到桌子旁邊）一定是把他藏

在什麼地方了，你們……你們都是一批串通的強盜！

（咳嗽又呻吟。忽然又微弱地咕嚕了幾聲）我，我，完了，完了。（突然向羅生生跪下，破着喉嚨哀求）哦！求求您，好先生！救救我……還我的錢吧！

羅：（不知所措地）我……我……你要我怎麼辦？

顧：（糊裏糊塗地亂叫）哦！院長先生，功德無量，請您可憐可憐我吧。

羅：（為難地）哦？我……我不是院長，我不是……

顧：您！您不是？（站起來）那，我要見院長，院長是好人，他一定有辦法。（拉著羅先生）請您馬上帶我去，我要見院長，院長一定有辦法。（帶着莫大的希望，也是最後的希望。）

羅：（沒奈何地）好吧！好吧！我帶你去見院長！

顧：（感激萬分地）囑！謝謝！謝謝您！

（外面「噹噹！噹噹！」的鐘聲，大概是集體遊戲結束了。）

羅：（向文貞）文貞，這些紙頭，你去叫幾個小朋友來整理一下吧。

貞：是那一個弄亂的？是不是那個一隻眼的？

羅：你先別管，整理好了再說。（向顧大爺）走！跟我來！（下。）

顧：（嘴裏嘰嘰咕咕的不知道在說什麼，跟下。）……

（沈文貞一個人在房間裏，在藏斐七的桌子旁，把桌子拉拉正，把椅子放放好，看看亂七八糟的紙，跳着下。）

（斐七從桌子底下探出頭來，趁沒有人的時候，趕快爬出來。欲由右門下，大概是小李廣的口哨聲越來越近，心虛地不敢走正門，只好從違來的路上出去。推開窗子，敏捷而緊張地跳出去，回身把窗掩上。）



王：（嘴裏吹着口哨，手裏拿着那隻小鳥，搖搖擺擺，非常得意地上。）哦！一個人也沒有。（至桌子旁邊坐下逗他的小鳥）小鳥！（口哨像鳥語。）我的小鳥。

（幾個孩子進來了，哈哈笑，大家唱和白雲公主一齊進來整理紙頭。）

蔣：本來放得好好的，怎麼會……

英：小李廣！一起來幫幫忙囉！

王：好的。（把鳥安置好，過去幫着整理。）

（大家剛把紙頭放回原處，整理完畢，顧大爺和羅先生上。）

顧：（在失望中更加踉蹌踉蹌地站不穩了，嘴裏不停地嘀咕：）怎麼辦？我的錶！怎麼辦？

羅：恰巧院長不在，你讓我有什麼辦法呢？

顧：（打着呃，喃喃地）一定的！你們一定是串通的！（絕望了悲傷到了極點。）完了！完了！我的小蓮！我的女人……（嗚嗚咽咽。）

（忽然小跳蚤拉着裴七上。）

貞：羅先生！他來了，他在外面散步，我把他叫來了。

顧：（一眼看見裴七進來了，喜出望外，如獲至寶，走近去）哦？我的乖乖，我來了……（打個呃）我來了！我來看你來了。

裴：（畏懼地）你……你……

顧：嗯！我來看你的。（摸索着從身上掏出一個醜醜的紙包來。）嚶！我給你帶了東西來了！好孩子，糖！喏，一包糖。（把糖遞給裴七。）

裴：我……我不要！（推開顧大爺那隻捏糖的大手，苦痛地）我知道了，請您……請您走吧。

顧：什麼？叫我走？我的錶！（打呢）哦！我懇求你，看老天爺的面上，還了我的錶吧！我一生一世不會忘記你的好處的。

表：（矛盾的心理正在苦惱着他。）我……要我還……還你的錶！（佔有的慾望正在和純正的良心打仗，然而，到底還是提不起承認有錶的勇氣。）我……可是，可是，可是我不能！哦！對不起，我對不起你。

顧：（打躬作揖地）還了我吧！乖乖的，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表：（說不出的難過）我……我……（壓不住的畏懼，用兩手掩住臉）出去！請你出去！我……我……我沒有錶。

顧：（在絕望中突然大發雷霆）你，你把錶還我不還？小賊種！（把那包糖往裴七臉上丟過去。）

裴：（苦痛得哭也哭不出來。）……

顧：（舉起顫抖的拳頭，想打人。）小鬍子！

羅：（急忙上前阻止顧大爺）喂！你這個人，對於一個小孩子，請你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欺侮小孩子。

顧：（放下拳頭，哭喪的聲音）我欺侮小孩子？你們！你們才是



欺侮我，他搶了我，扒了我，你們還幫他。

羅：也許是你自己喝醉了……

蔣：哈哈！你這個傢伙，自己喝醉了酒，來瞎冤枉人。

顧：我冤枉人？我活了幾十年了，我從沒有冤枉過人，我要冤枉這樣一個小孩子幹嗎？（對着斐七）你說，你這小流氓，你這小強盜。（撲向斐七）你搶了我的錶沒有？我冤枉了你沒有？你自己說，你自己說！

裴：（退縮到屋子的角上。）我……我……

羅：（忍不住要下逐客令了）哦！出去吧！我們不准你在這兒胡鬧。時候不早了，出去吧！

王：（用力推了顧大爺一把）聽見沒有？糊塗蟲！叫你出去。你再不出去，看老夫賞你一彈（把彈弓虛拉一下。）

蔣：（拉着顧大爺那件破而大的衣服）哈哈！醉鬼，出去出去！滾出去。

顧：（七扭八倒地胡喊）啊呀！救命啊！還我的錶啊！（打呃又呻吟）我的錶，我的女人，我的小蓮，就這樣完了嗎？憑，我要……（又打呃）我要再來一杯。

蔣：哈哈！簡直是個瘋子。

王：瘋子！讓老夫來賞你一彈。（真的要用彈弓打了。）

貞：（阻止小李廣）王乃壯！

羅：孩子們，別開玩笑！

英：（感情激動地）啊呀，你看有多可憐的，還開什麼玩笑？

羅：（向顧大爺）你，出去吧，喝醉了酒，以後不要再上這兒來了，聽見沒有？

顧：啊唷，救救呀！（對着裴七）你，這個小強盜，你害了我，害了我一家。（嗚咽不成聲）我完了，我什麼都完了。（嗚咽着下）這個小流氓，小強盜！……

（羅先生送顧大爺出去。）

（翻的一聲，飛進一隻紙鏢來，背後跟着的自然是黃兆平。）

黃：（輕捷地把紙鏢拾了起來。）唉！那個大胖子，幹什麼的？

貞：這傢伙，鬧着要找一隻錶，真討厭。

蔣：可也真好玩。

劉：簡直是個糊塗蛋。

英：我倒說他是個可憐蟲！

貞：也算我們的裴七倒霉。

裴：（剛鬆了一口氣，呆呆地，腦子簡直是停頓了。）

黃：（發現小太白不在）小太白李路上那兒去了？

貞：跟那個一隻眼的，一起上街買顏料去了。

黃：（心急地）趕快！趕快！一會兒就要開演出會議了。（走近裴七）唉！裴七怎麼了：

英：說了半天，趕快趕快！趕快什麼呀？

黃：（趕緊回到原處，好像是開會前的報告）方才自治會決定，這次兒童節演出，派我們這小組負責對外宣傳，宣傳就是做廣告嘍！我們得趕快推一個代表，去參加演出會議，擔任宣傳組組長。

王：李路他們還沒有回來，怎麼辦？

劉：青梅竹馬又不知躲在那兒玩去了。

黃：不要緊，就這樣馬上選一個好了，反正不在的還不是照

樣可以選。

劉：（第一個舉起手來）我提議李路！

英：（站起來）我贊成黃兆平。（馬上坐下去。）

黃：不，我要演貼貼兒，忙不過來。我提議裴七。

貞：對，裴七，我附議。

蔣：（跳起來）贊成，昨晚領我們裁紙頭，（豎起大姆指）刮刮叫。

王：（深表同意）裴七當宣傳組長，一定行。

英：（立起來）好，我收回黃兆平。（又馬上坐下去。）

黃：（當然的臨時主席。）有人附議李路當宣傳組長的沒有？  
——二——三——好，沒有。裴七當選。

蔣：裴七！裴七！你當宣傳組長了。（高興地去拉裴七。）

裴：（莫名其妙）什麼？

黃：一會兒我領你去開演出會。

裴：我……（腦筋裏想着另外的東西）我……（走開去。）

英：（在背後）用這些紙，畫大廣告，小廣告，印說明書，三大摺紙，一起用完，有多好玩。

裴：（這才像醒過來了）什麼？用這些紙？

貞：就像昨天這樣，你領導大家，不是領導得很好的嗎？

裴：（皺着眉感到爲難）不，不，我不能！我不會！

王：（鼓起裴七的勇氣）誰又是天生就會的？包你做做就會了，做做就發生興趣了。

裴：我……我是一個新來的。

貞：新來的有什麼關係？大家練習練習囉。

黃：（撐裴七的腰）膽大一點，試試看，有什麼事，我們大家幫忙一起做。

裴：（心裏實在不願意當什麼組長）我不！你們去做好了，你們……（一轉念想到紙頭上面）哦！這些紙頭嗎？好的，你們不許隨便動，我讓大家怎麼做，就怎麼做，我不叫你們拿紙頭，你們就不准拿紙頭。

蔣：那自然了，我哈哈笑第一個服從命令。

黃：我們大家聽你的吩咐。

（羅先生上。）

黃：羅先生，（指裴七）他當我們的宣傳組長。

羅：哦！好極了，練習練習做事情，很好。

貞：那個大胖子走了嗎？

羅：走了。

劉：（探問）羅先生，你看這大胖子，是不是真的丟了什麼錶？

羅：他丟了一隻錶，當然是真的。

劉：（懷疑與好奇）那末，到底是誰偷了那隻錶呢？

羅：（坐下來）我在疑心，這件事，恐怕是另外一個孩子。

（大家都圍着羅先生，注意地聽着。）

羅：因為，那個一隻眼的，畢大富，也是從拘留所裏送來的。

貞：對了，這傢伙鬼頭鬼腦，也許是他偷了錶。

羅：再說！（拉過裴七）我們這個孩子，昨天穿來的衣服，都已經燒成灰了，他的確是沒有這個錶的。

（小太白李路氣急敗壞地奔上。）

李：羅先生，糟糕！怎麼辦？

羅：什麼事？

李：畢大富，不見了。

羅：（晴天一個霹靂）什麼？不見了？

李：走到大街上，他說，他幫我拿着錢。

黃：（緊張起來）你就把錢交給他了？

李：（誠厚地）我憑什麼不把錢交給他呢？

貞：（急於要知道下文）交給他了，又怎麼樣？

李：到人多的地方，一擠，他就不見了；我到處找也找不着，東西也沒有買成。

王：（氣忿地）混蛋，他帶錢逃走了。

李：（帶着希望）也許等一下，他自己會回來的。

羅：（搖搖頭）恐怕不會回來了。因為……

貞：（脫口而出）因為他還偷了一隻錶。

黃：（肯定地）這樣說起來，那隻錶一定是他偷的。

羅：（懊悔異常）這，都怪我不好；我不該讓他出去，讓他有機會帶了錶走的。（撫摸着裴七）孩子，現在，我更相信你了，你的確是受了委屈了。

李：不過，畢大富的逃走是一回事，那隻錶，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他知道裴七可能偷了錶的。）

（大家緊張地在想，到底是怎麼回事。）

貞：明明是一回事。

王：（恨恨地）除了畢大富會偷錶，還會有誰呢？

李：（暫時不願說明）也難說。（走開去。）

(大家又沉浸在猜疑中。)

英：(真誠地) 裴七那麼好，根本不會拿那個臭胖子的錢的。

蔣：對了，裴七！我們都相信你。

貞：(向裴七)你是我們的好朋友。

羅：(愛護的眼光籠罩着裴七)好孩子，別難過了，我們大家都信任你。

裴：(難過得說不出話來)我……我……(鼓起勇氣，想承認了算了。)哦！羅先生，我告訴你，這件事情……我……我……

羅：(接上去)這件事情，我很明白，我知道，一定是那個大胖子記錯了，好了，不要難過了，我的好孩子。

裴：(實在壓不住了，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貞：(去安慰他) 裴七，裴七！

裴：我……我……

黃：裴七，你得去開演出會議了，我帶你去。

裴：(狠命咬住了哭聲。)……

蔣：喂！笑笑吧，裴七，我們一會兒再來裁紙頭。

裴：(皺着眉，苦痛地)不！不！我……我頭痛！

貞：我們的宣傳組長，你看，這麼些紙，等着我們用，我們大家都等着你分配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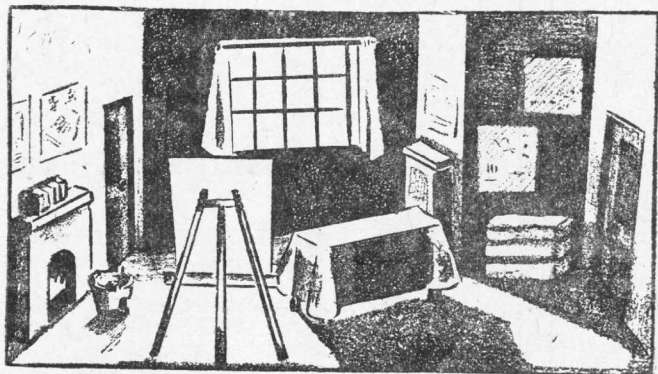
裴：(走到紙頭旁摸了一摸，想到紙頭用完了更不妥當，心裏亂極了。)我……哦！我難過，(伏在紙上又嗚咽起來。)……  
(孩子們都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注視着裴七。)

——幕徐徐下——



# 第四幕

## 舞臺面



時：至少是兩三個星期以後的一個上午。

地：還是在那間活動室裏。

人：大家唱沈文英

白雪公主劉粹

小霧手裴七

慈母心羅世晉

小太白李路

哈哈笑蔣炳文

蹦蹦跳黃兆平

小跳蚤沈文貞

小李鼠王乃壯

竹馬兒唐德崑

小青梅童必英

警官張敬光

景：最重要的是紙頭又被用去了半令，目前還剩下兩令半紙，靜靜地躺在右方牆下。

這一次，真有點不像一個普通的房間了。滿牆滿壁都掛着大張的圖畫，連窗上門上都掛滿了！好像是正在開一個圖畫展覽會。

實際上，這些都是孩子們半個多月的心血，一些充滿了活力的有趣的廣告畫，預備這次兒童節上演青島時用的。

你看，有一張，貼貼兒牽着米貼兒的手，正抬頭望着那隻理想中的青島。有一張在黑暗的森林裏，跳動着無數怕人的魔鬼。有一張畫着一隻碩大的送生船，滿裝着無數小天使一樣的兒童，正預備開拔到人間

去。有一張，兩個天真的小孩兒，帶着貓和狗，跟隨着光之神正走向上天的大路……真是五顏六色，琳琅滿目，好看極了。

桌子旁，靠着一隻蒙着白布的木框子。這是預備掛在十字街口的廣告牌，正畫着兩個孩子大夢初醒的神氣，才畫了一半，還沒有畫好。

幕啓：壁爐裏沒有生火，窗外射進來春天的陽光，滿屋子溫暖的朝氣。

白雪公主劉粹穿了一件工作衣，身上沾染了一點一點的顏色，好像一個偉大的女畫家，正在畫那塊偉大的廣告畫。

小太白李賂伏在桌子上，哈哈笑蔣炳文擱起一隻腳，坐在那兩捆半紙頭上，想想寫寫，寫寫又想想，兩個人不知在寫些什麼。

羅先生在壁爐旁，像一個熱練的僕人一樣在煽風爐，爲的是煮顏料。大家唱沈文英在旁邊幫忙把顏料弄細，把牛皮膠敲碎。

裴七，正在忙着整理已經完工的廣告畫，和一些畫糟了的零碎紙張。

英：（一邊工作，一邊歌唱，別的孩子也隨便和着哼着，歌聲輕快而富有朝氣活力：）

工作忙呀忙，精神奮發又舒暢，  
沒有工作做，白白活在世界上。

看我們呀，

看我們在工作中學習，

又在工作中成長！

看那木頭長呀長成了大棟樑，

看那頑石也呀也能够派用場。

工作忙呀忙，精神奮發又舒暢，

大家做工作，嘻嘻哈哈樂無疆。

（各人做各人的工作，情緒愉快，緊張而熱烈。以後隨時都間斷地哼着這個歌。）



劉：（敲敲顏色碗）裴七！紅顏色祇剩那麼一點兒，不夠了。

裴：（放下手裏的工作，走到羅先生那兒）羅先生，先調一點紅顏色吧！等着用。

羅：（像僕人服從主人一樣的答應）好的，我正在調紅的，馬上就好。

英：（問羅先生）牛皮膠可以放下去了嗎？

羅：放兩小塊，別放得太多了。

英：（放兩小塊牛皮膠到顏色罐頭裏去，顏色濃起來，害怕地趕快縮回手）啊唷！

羅：（關切地）小心別燙了手。

英：够了嗎？

羅：够了，再加一點紅顏料。

英：（倒一點顏料粉到罐頭裏。）……

裴：（整理出兩張還沒有寫廣告詞的，拿到門口，正碰着蹦蹦跳進來。）……

黃：（老牌氣，囑的一聲，跟着跳進來把紙鏢拾起來。）……

裴：（埋怨蹦蹦跳不該在工作時玩耍）啊呀！這時候你還玩這個。

黃：（知過即改）好好好！馬上不玩。（把紙鏢交給斐七）哪，交給你！

裴：好！（收下來，納入左口袋）我暫時給你保管。

黃：（討工作做）差不多了吧，要不要出去貼廣告？

裴：還得等一等；這兩張，字還沒有寫，小青梅和竹馬兒上那裏去了？

黃：在外面打電話正打得起緊呢！我去叫。（跳着出去。）

（小跳蚤沈文真拿了幾把排筆和幾根小竹桿，小李廣王乃壯拿了一提桶還沒有煮熟的漿糊，兩個人一起上。）

貞：羅先生，這個排筆合用嗎？

王：（把漿糊桶提給羅先生看）這點水够不够？厚薄差不多吧？

羅：（檢查了一下）行！攔在這兒，（指顏料）等這個煮好了，馬上煮漿糊。

裴：李路，你的說明書編好了沒有？

李：快完了，就差一份演職員的名單。

裴：小李廣，請你馬上到章大哥那裏，問他要一份演職員的

名單。

王：好，我馬上去。（敏捷地下。）

裴：（擔心地）李路，還有一個禮拜，戲就要演了，你的說明書，來得及印出來嗎？

李：（似乎有很豐富的工作經驗，有把握地）來得及的，今天送到印刷廠，還有一個禮拜，可以趕得出的。

裴：我怕來不及，真急死人，還有小海報，也還沒有拿去印呢。

蔣：（從兩捆半紙頭上跳上來。）我的小海報，就這樣，你們看，這些廣告句子，妥當不妥當？

李：（正緊張着自己的工作）你去給羅先生看吧。

蔣：（把小海報的樣子遞給羅先生）羅先生！你看！請你批評批評。

羅：（認真地和哈哈笑磋商着小海報的畫面和字眼。）……

（蹦蹦跳黃兆平從外面進來。）

黃：裴七，有我的沒有？我該做什麼？

裴：你啊！你……（稍想）把這半捆紙數一數，看，够不够印小海報？

黃：（去數紙頭。）……

（門外小青梅和竹馬兒的聲音。）

唐：（聲）你先進去，你先進去。

童：（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用香煙罐頭製成的「電話」，罩在嘴上問話：）喂！喂！你們那兒？（趕緊放朵耳旁。）

唐：（在門外）我們是中國兒童保育院，你們那兒？

童：我們……我們也是中國兒童保育院，（想出另外一個問題。）喂！你在那兒幹嗎？

唐：（在門口探出頭來。）我啊！我在這兒打電話。（反問：）你呢？

童：我嗎？……（一時想不出別的答覆）我……我……我還不是在打電話！

黃：（催他們工作）好了，快一點了，裴七讓你們寫東西。

童：（用電話通知對方：）喂！宣傳組長叫你進來，要寫廣告了。

唐：（在外面）我不來！

童：喂！這是大家的事情，不來不行的，一定要來的。

唐：好好好，我來我來！你把那一頭拉進去，我才好進來啊。

童：（手拿着香煙罐頭，牽着「電話線」，退向左方。）……

唐：（拿着另一個香煙罐頭，跟着進來了。）……

童：給我，讓我藏起來吧。

唐：不，藏在我這兒。

童：（不服氣）是我先進來的，應該藏在我這兒。

唐：（也有理由）電話是我們兩個人的，為什麼要藏在你那兒？

童：（反詰）是我們兩個人的，也不該藏在你那兒呀！

唐：（男孩子強橫起來了）不！一定要藏在我這兒。（用力一扯，電話線斷了。）

童：好！你瞧，壞了，（女孩子發脾氣了，把香煙罐子一丟）我不來了。

唐：（不甘示弱，也把香煙罐子一丟）那我也不來了。

黃：（口裏唸着紙頭數：）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五。（趕緊過來參加一份，給青梅竹馬勸架。）好好好！（把一頭拾起給小青梅）這個藏在你這兒，（把另一頭檢起給竹馬兒）這個藏在你這兒。不是兩個都有了，誰也沒吃虧嗎？等一會兒要打的時候，把線頭那麼一接，又可以……（學着青梅竹馬的口吻）喂喂！你們那兒？我們保育院！你們那兒，我們也是保育院。

（大家忍不住都笑起來了。）

裴：（把羅先生那兒煮好的紅顏料遞給白雪公主）喏，紅顏色。

劉：（接過顏色，馬上用來畫畫。）……

裴：（對青梅竹馬）快，這兩張，字還沒有寫，你們兩個，照着鉛筆線，趕快描一描。

黃：好了好了！（用手裝成電話筒）喂喂！我們都是保育院！喂喂！你在幹嗎？（拉竹馬兒去寫）我在寫廣告，喂喂，你在幹嗎？（拉小青梅去寫）我嗎？我……我還不是在寫廣告。我自己在幹嗎？我自己趕快去數紙頭。（趕緊歸回原處數紙頭，低聲地）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六……

（大家都回復到工作的狀態中。帶着輕快的歌聲。）

劉：（突然焦急地叫起來了）啊呀！我這個來不及了。

李：不要緊，來不及，晚兩天掛出去，也沒有關係。

裴：（指那些畫好了的紙頭廣告）不管怎麼樣，這些，今天非貼出去不可。

貞：贊成，我和小李廣去貼。

裴：兩個人貼來不及的，多去幾個。



英：（自告奮勇）我去。

黃：（參進來）我也去。

蔣：（共興）我也去。

裴：不行，小書梅和竹馬兒可以去，你們兩個還得排戲。

劉：對了，排戲的時間馬上就到了，真是，又要排戲，又要大廣告，又要小廣告，還有服裝道具都還沒有弄好，怎麼辦呢？真急死人。

蔣：（和繆先生把小海報的樣子商量妥當。）我的小海報好了，（給裴）喏，交給你。

裴：（接過小海報看了一下）很好，一隻青鳥，簡單，好看。李路，你說小海報該印多少？

李：（抬起頭來）你原來不是說印兩萬張嗎？

裴：我原來想……把這些紙……把這些紙快點……（說不出，也不能說出心裏的想頭）可是……可是，現在……我怕……哦！我們紙頭省着點用吧，把紙頭全用完了，抬空了不大好。

黃：（數完紙頭。）報告，數完了，三百零九張。

李：（建議）那麼，印一萬張好了。

裴：一萬張，好的。一萬張該合多少紙？

李：（心裏計算着）這十六開的，要……六……大概六百多張，一令紙多一點。

裴：（心裏莫名其妙地，祇怕紙頭真的用完了，那隻錶就非拿出來不可，那就麻煩了。）不！那……那……太多了。我們只印五仟張就夠了。

蔣：我反對，太少了，不够貼。

裴：就儘上面那點紙印，不挺好嗎？

李：上面那點紙，剛好可以印五千張。

黃：好好好！（向裴七）你是我們的宣傳組長，隨你決定，（向蔣炳文）來！我們來抬。

裴：（意外地）抬？抬那裏去。

黃：（心急地）馬上抬出去，送印刷廠。

裴：慢！慢點……不要抬……（想出理由來阻當）回頭，和說明書的紙，一起抬好了。

（小李廣王乃壯拿着演職員的名單上。）

王：蹦蹦跳，哈哈笑，還有白雪公主，章大哥要你們馬上去排戲。（將名單交給李路）哪，這是演職員的名單。（向裴七）裴七，章大哥說，要是我們這組忙不過來，出去貼廣告，可以請別組去，要我們把東西馬上拿過去。

英：啊呀！漿糊還沒有好，怎麼辦？

羅：等三分鐘，馬上就好了。

劉：（把筆一擲）好，又畫不成了……

李：等一會再畫好了。

黃：那麼，裴七，我們去排戲啦？

裴：好的，（叮囑一句）你們排完戲馬上就回來啊。

蔣：當然！

黃：（拉劉粹）走了走了，快！快！

（蹦蹦跳，哈哈笑拉着白雪公主排戲去了。）

李：（說明書完稿）好了，羅先生，請你看看，行不行？（把稿

子交給羅先生，轉向裴七）我看，說明書總得印一萬份，怕還不夠呢？

裴：一萬份？（想了一想）够了够了，很够了。

李：用一令半紙差不多。

裴：（從心裏反對）不，我……我看……用一捆紙，印少一點，印……印八仟份就够了。

羅：（注視着裴七）我的好孩子，你幹嗎那麼節省紙頭呀？

裴：（吱唔着）嗯……我……因為我……現在……哦，我們節省一點，少用一點不好嗎？

羅：當然好的，（慈愛地）隨你的意思做好了。

李：（馬上讓步而表示同意）那麼，好！連小海報，就用這上面的一令半。

羅：李路！（把說明書稿子還李路。）可以，編得很不錯。

李：那麼，可以馬上送出去了，王乃壯，馬上動手。（預備動手搬紙。）

裴：（搶前阻止）不不不！李路，你……你別管，我來好了。  
（猶豫而為難地）我們……我們等一會再搬好了。

王：要搬馬上搬，大家唱！小跳蚤！快來，幫忙抬紙頭。

裴：（攔住小李廣）不！不忙嚟。（回顧左右而言他，向青梅竹馬）你們快寫完了嗎？

唐：（正在緊張地寫描）快了，還有三個字。

貞：（把排筆綁紮在小竹頭上，）裴七！你看。（在裴七臉上刷了兩下）好不好？

裴：好！

王：（着急地）快！快！章大哥叫我們馬上就送去，貼廣告用的東西，還有說明書小海報，一起送去。

（這時羅先生那兒漿糊已經煮好了。小李廣小跳蚤和大家唱三個人預備動手搬紙頭。）

英：（感到三個人搬不成）啊呀！裴七，你站着幹嗎？來幫一手嚟。

裴：（爲了延遲大家去搬動紙頭，暫時又想出一個好辦法）小跳蚤，小李廣，你們看，牆上的那些還沒有拿下來，拿下來了一起送去嚟。

王：（真的暫時放下紙頭。）好，我來拿。

（大家七手八腳的，去把滿牆滿壁的廣告畫卸下。）

童：（工作完畢，跳將起來）好，完了。

唐：（同時也結束工作。）我們也來幫忙！

（青梅竹馬也參加進來，整理那些要送出去的東西。）

裴：（心裏想，能把羅先生和李路哄出去就好了）羅先生，李路，你們幫忙送過去吧，我不去了。

貞：不，我們擁護宣傳組長帶我們去。

李：（真誠地）當然應該裴七你帶囉。

唐：擁護裴七。

童：擁護宣傳組長。

（這時候所有的東西都已經齊備，那一捆半紙也抬了下來，擱在地上，還有廣告畫，漿糊桶，排筆……）

裴：（事到如今，無計可使，把那些畫糟了的零碎紙張，慌亂地堆在那剩餘的最後一令紙上，希望擋住那個不能見人的壁洞。）

.....

貞：快快！（支配大家拿東西）羅先生，您提漿糊桶！小青梅  
竹馬兒，你們兩捧這些廣告畫，排筆擱在上面。

英：（接嘴）我們四個人抬紙頭，（習慣地）啊呀！怕抬不動。

貞：這樣，青梅竹馬走前面，我們四個走中間，羅先生押陣，  
小太白留守。

（大家都把東西拿好，斐七也被逼不得已地參加抬那一捆半紙。）

王：（發號使令地）一二三，開步走。

貞：（頑皮地和青梅竹馬鬧玩笑，哼起結婚進行曲來了，大家唱馬  
上和上去）騷叨叨叨，騷來涕叨……

（大家都笑起來。）

童：（聽出來了，躁着腳）啊呀！跳蚤！鬼！

王：哈哈，新娘身上有跳蚤。

童：（又氣又好笑）啊呀，我不來了。

童：（優裏優氣）叻，我身上怎麼沒有跳蚤。

童：（急了）厚臉皮厚臉皮厚臉皮，我真的不來了。

貞：（解鈴還是繫鈴人。）好好好，我們工作時拚命嚴肅，不  
鬧不鬧。

（工作的行列開始向外移，接上去的是「工作忙呀忙」的歌聲。）

裴：（臨走回頭，不放心地）李路！這兒的紙頭，別亂動啊！

（六個孩子抬着東西下。）

李：（追前去和羅先生說話：）羅先生，您等一等。

羅：（暫時留下來）什麼事？

李：（嚴重地）有一件事情，我早就想告訴您了。

羅：什麼事？那麼嚴重？

李：您記得畢大富逃走的那天晚上，這些紙頭被弄亂的事情嗎？

羅：記得，怎麼樣？

李：其實，紙頭不是畢大富弄亂的；那晚，我剛好散步，經過這兒，（指窗下）我無意中看到的，是裴七弄的。

羅：（注意地）嚨！是裴七弄的？

李：（說出心裏疑惑的地方）我覺得，裴七有點兒怪，開頭，老說想用完這些紙頭，用完這些紙頭；最近，又總不肯用紙頭，好像很怕用完這些紙頭似的，不知道是爲什麼？

羅：哦，這沒有什麼。（不願意有不信任任何孩子的想法。）我想，這也許是你多疑了，裴七，的確是個好孩子，他在工作中進步得很快，他開頭祇是熱心工作，後來在工作中知道應該節省紙頭，這不是很好嗎？

李：（還是解不開疑竇）那末，那天晚上，他爲什麼要弄亂紙頭呢？也許，他在紙頭底下藏着什麼東西。

羅：不會的，你別瞎猜了。

李：（走到紙頭旁，預備搜尋）一定的，讓我來找找看。

羅：（叫住李路）李路！記住，不要去揭發別人心裏的祕密，（走近去輕聲地）即使有什麼，讓他自己暗中改過好了。

（裴七急急忙忙奔上。）

裴：羅先生，他們在等您的漿糊吶。

羅：好，我馬上去。（提着漿糊桶逕下。）

李：（仍舊凝視着紙頭，悶悶地在想。）……

裴：（怕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帶着十分恐懼的心）李……李  
路！你，在幹嗎？

李：（皺着眉頭，一動也不動）我在想一件事情。

裴：（更加驚慌，更加着急了。）想一件事情？什麼事情？

李：（轉過身來，突然緊抓住裴七）裴七，你先說，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裴：（莫名其妙地）你……

李：你說，是不是？

裴：是的。

李：（感情激動地）我對你好不好？

裴：很好。

李：裴七，你再說，你覺得這個地方好不好？住在這兒，你高興不高興？

裴：（不知其所以地）李路，你幹嗎問我這些？

李：（激動地）你別管，你回答我！回答我！這個地方好不好？

裴：（向四週看看，從心裏說出來的話）很熱鬧，很有趣……也很好！

李：那末，有一件事情，我想問你。

裴：（有點害怕）你……你想問我？

李：（大刀闊斧地）就是關於那天晚上，弄亂紙頭的事情。

裴：紙頭？

李：在窗外，我看見，是你弄的。

裴：（驚惶得快要昏過去了）你！你看見？

李：（緊逼着）而且，你還說什麼「這是好機會」囉，「從大鐵門，很容易的」囉，我一直就想不通，這是爲什麼？

裴：我……（急紅了臉，低下頭去。）我……

李：（懇切地）你肯告訴我嗎？裴七！你肯坦白地告訴我嗎？

裴：（不知所答）我……我，這是隨便說說的。你……要我怎麼告訴你呀？（苦痛地）我沒有什麼好告訴你，我……我不能告訴你什麼。

李：（反而低下了頭，不敢正視裴七）裴七，我在猜想，你也許做錯了什麼事情，你不肯講給我聽……可是，如果你講了出來，你心裏一定會舒服的呀。

裴：我……因爲我……（想講出來又縮了進去。）哦，李路，我在這兒，我對你們，你說我做錯了什麼？我，我沒有做錯什麼事呀。

李：（難過地）我也知道，你沒做錯什麼，可是，我還是想不通，對於這些紙……你爲什麼……

裴：（良心開始在跳動，爲難地）你……你一定要問爲什麼嗎？可是我……我告訴了你，你不會看不起我嗎？

李：（真誠地）當然不會。

裴：（鼓足勇氣）那末，我現在告訴你，那是因爲……因爲有一隻……一隻（又畏縮起來，可是真聰明呀，又想出掩飾的理由來了，但也快要哭出來了。）哦……我可以告訴你，也許是因爲有一隻老鼠，鑽到紙頭下面去了，我想逮住他，所以推動那些紙，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那是因爲一



隻老鼠，因為一隻老鼠呀。（苦痛地走開去。）

李：（半信半疑地想了一下，看見裴七這種神色，非常反悔自己不該去逼問他。）哦！好朋友，你能原諒我嗎？

裴：（背轉身去，哭出來了）這……沒有什麼，你……你沒有錯。

李：裴七，對不起，我……（懺悔）我這樣懷疑一個朋友，是不應該的，也許我的猜想完全錯了。裴七，你能原諒我這樣懷疑你嗎？

裴：（低下頭去）我……我……（希望自己趕快從苦痛中解脫出來）哦！李路，章大哥正在看你的說明書稿子，他說也許有什麼事情要跟你商量，叫你去一次，趕快去一次。

李：好吧，我馬上去。（到門口又回頭）哦！裴七，關於你弄亂紙頭的事，羅先生還始終以為是畢大富幹的，你應該自己去告訴羅先生。

裴：（不解其意）我自己去告訴？

李：你坦白地說了出來，你自己心裏會痛快的；反正只是為了一隻老鼠囉，沒有關係的。

裴：（猶疑地）好吧。

李：（再叮嚀一句）一定啊，你應該自己去承認囉。

裴：（心裏想，這無所謂）好的，等一下我會跟羅先生說的，你快去吧。

李：（下。）……

裴：（目送着李路出去了，憂愁的眼光慢慢地移到藏錶的地方，皺着眉頭跑近去，彎下身去，把那些零碎的廢紙推開，懶洋洋地坐

在那最後的一捆紙上，用一隻手去撥那個用紙糊着的壁洞，慢慢地終於撥開了，伸手進去，掏出那個用紙頭包得好好的錶來。看看這從前可愛而現在討厭的紙包，苦痛地先向門窗的方向巡視了一下，漸漸地低下頭去，打開那紙包，錶！依舊是金黃的錶，閃亮地發着光。放到耳朵旁聽聽，沒有聲音，拿錶的手，頹然地落下來，悵悵的感覺，綁紮在他的心頭。拿起錶來再看看，緊鎖着眉梢，牙齒咬着下嘴唇皮，無力地站起，拿錶的右手下垂在腿旁，自語地）怎麼辦呢？（舉起錶來想摔爛它，可是，又捨不得摔，慢慢地垂下手來，憂愁地）叫我怎麼辦呢？（咬着左手的大姆指）逃走嗎？（左手又慢慢地落下來）逃那兒去呢？（來回地踱來踱去，左思右慮，自言自語）這討厭的東西，放在我身邊有什麼用呢？也許，李路他們，早已知道了，我……要不要告訴羅先生呢？不！告訴了，她一定會罵我的。……可是，不告訴又怎麼辦呢？李路說得對，講出來了，心裏也許會舒服的。好吧，還是乾脆講出來算了，他們都對我那麼好！他們一定會原諒我的。（把錶換了一換手，放進左口袋，鼓起最大的勇氣）好，我去找羅先生去。



（表七到門口，剛好碰着羅先生上。）

表：喔，羅先生，我正要找您。

羅：有什麼事嗎？

裴：我要告訴您一件事情。

羅：什麼事情？你的宣傳工作還有什麼問題嗎？

裴：（放出勇氣來）不，不是的，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件，另外一件不好的事情。

羅：（皺着眉頭）一件不好的事情。

裴：噁！

羅：是不是你丟了什麼東西？

裴：不是！

羅：那，什麼事呀？你說吧。

裴：（緊張異常）羅先生，我……我……

羅：（覺得詫異）怎麼了，孩子！

裴：（再鼓起勇氣）我！我請您……請您原諒我……我……有一件事情，因為我……

（門開處，忽然小跳蚤帶着巡官張敬光上。）

貞：羅先生，警察局有人找您。

張：（向羅世音）這位，就是這兒的負責人嗎？

羅：噁，有什麼事情，跟我說一樣的。

張：（摸出一張紙）哪，這兒是一張通知單，那個畢大富，從你們這兒帶了錢逃走的，一隻眼的小孩子，昨天晚上，又被我們逮住了。

羅：（沒想到畢大富已經犯了國家的「王法」）好的，那你們仍舊把他送回來好了。

張：不，這一次我們不預備把他送回來了。

羅：爲什麼？

張：因為他犯了法，我們已經把他下在監獄裏了。

羅：下監獄？

張：噯！（莊嚴地）這是法律。

羅：（大大的不以爲然）要感化一個孩子，法律並不是根本的辦法，我請求你們，仍舊把他送回來吧。

張：那不行！（威武地，一字一字地）這是法律，我特地來通知一聲，這是手續。

羅：（滿腔的忿恨沒有辦法發洩。）好吧！沒有什麼別的手續了嗎？

張：沒有了！再見！（行着禮，機械似的轉身出去。）

羅：文貞，你去送他出去。

貞：（跳着送那巡官下。）……

裴：（向羅先生）什麼，畢大富，下監獄了？

羅：（點點頭）噯！

裴：（爲別人擔憂，也是爲自己擔憂）就是爲了錢？犯了法？

羅：（心中頗不痛快，例外的嚴肅，臉上沒有笑容）噯！這孩子，他下了監獄（向裴）你方才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裴：（法律把他所說的事慚嚇了回去，吞吞吐吐地）我……因爲……我想找您！我……我……您有什麼給我看看的書沒有？

羅：你要書？有的有的！各色各樣的書都有，等一下，我到圖書館裏，替你挑幾本你可以看得懂的給你。還有什麼旁的事嗎？

裴：唔……沒有了。

（小太白李路輕輕地進來了。）

羅：哪！傻孩子，我以為什麼嚴重的事情，這用得着什麼原諒不原諒的。（拿着那張通知單，忽忽地下去。）

李：裴七，你把弄亂紙頭的事告訴羅先生了？

裴：（滿臉通紅地點點頭）囑？

李：他沒有說什麼吧？

裴：（聲音小得只有自己聽見）沒有。

李：這很好！（豎起大姆指）裴七，你真了不起，我要永遠和你做好朋友。

裴：（轉過身去，羞慚使他埋在苦痛裏。）……

李：裴七，你這次宣傳組的工作，幹得真不錯，回頭過幾天，自治會改選，我們一起參加競選，才更熱鬧，更有趣呢。

裴：（不作聲，另外一些說不出口的念頭包住他。）……

（蹦蹦跳跳進來拿他的紙鏢。）

黃：（輕輕地躡上，看見裴七背着身子，躡足過去掏他左邊的口袋，找自己的紙鏢。）……

裴：（突然覺得有人在搯他那隻藏鏢的口袋，情急地一撒身）啊！你！……你幹嗎？你想偷我的……

黃：（碰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釘子）我……我不過是要找我的鏢！

裴：（大大的誤會）鏢！什麼鏢？你怎麼知道我有鏢？我……我沒有鏢，我真的沒有鏢？

黃：（盡力解說）一隻紙鏢，方才我交給你保管的一隻紙鏢！

裴：紙鏢？（恍然大悟）哦，你要紙鏢？

李：（懷疑地）裴七，你幹嗎這樣呀？你口袋裏藏着什麼好東西嗎？

裴：好東西！（自己覺得有點露出了馬脚，趕緊掩飾）沒有……  
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黃：（伸出手來討紙鏢）我的紙鏢！

裴：哦！在這兒。（從口袋裏摸出紙鏢，還給蹦蹦跳，鎮靜下來，和氣地）拿去吧。

黃：（接過來）你方才對我，幹嗎這麼兇呀？

裴：（一手摸着口袋裏的鏢）沒有，沒有什麼，對不起，我對不起你……我沒有什麼。

（外面噹噹噹！噹噹噹！大概是吃午飯的鐘聲。）

李：哦，吃飯了，裴七，我們一起去吧。

裴：不，我不！（心煩地走向一旁）我不想吃飯！

李：（關切地）不吃飯不行的，會餓肚子的。

裴：（心裏的鬱結，沒地方發洩）我！……我！我怎麼辦？討厭。（忽又勉強轉變成沒事似的）哦！我肚子痛，吃不下，你們先去吧。（頹傷地坐下。）

李：好吧！（向黃兆平）那我們去吧。

（小太白，蹦蹦跳二人同下。）

裴：（等他們出去了，又把鏢摸出來看了一下，更難過了）討厭！

（心煩地站起來）怎麼辦？怎麼辦？這討厭的東西，為什麼會到我手裏來的？為什麼我會把它藏在身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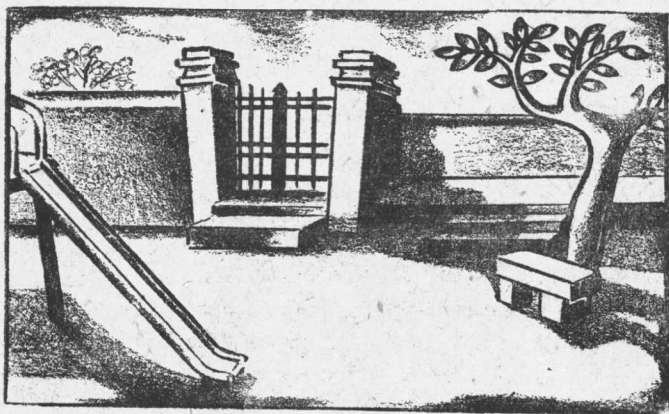
（慢慢地，兩眼直視着）這個地方，那麼好，我還藏着這個鏢！藏着這個鏢幹嗎？……哦！這個討厭的鏢！（手蒙着臉，伏在桌子上嗚咽起來。）

（孩子們正在外面吃飯，一切都很靜。）

——幕徐徐下——

第五幕

舞臺面



時：又過了相當多日子，晚春時節，一個明朗的早晨。

地：中國兒童保育院的院子裏。

人：小太白李路

候選主席裴七

大家唱沈文英

蹦蹦跳黃兆平

小李廣王乃壯

小跳蚤沈文貞

哈哈笑蔣炳文

白雪公主劉粹

獨眼龍畢大富

苦憐兒顧小蓮

警 察譚開球

小青梅童必英

竹馬兒唐德崑

慈母心羅世音

景： 晴朗的天空裏，飄浮着幾朵棉花一樣的白雲。

溫暖的陽光，照射在保育院簡樸的院子裏。

正面，一道用青石砌成的圍牆，兩扇大鐵門半開半掩地站在左後角上。牆外幾棵楊柳，嫩綠的枝葉被微風吹拂着，在牆頭時而向我們輕輕地點頭。

右方，一棵頗為粗大的梧桐，樹蔭底下，有一條孩子們休息用的石榻。



梧桐背後，凸起一塊大約兩尺高的平台，那是水泥造成的，前面有踏級可以爬上去。踏上平台走進去，大概是通到保育院的屋舍裏去的。

左方，一架滑梯，可以爬上去又滑下來的滑梯，誰都喜歡去玩一下的。

幕啓： 我們所熟悉的這一小組孩子，這時候正在開會推選代表，去參加這一次自治會主席的夏季競選，他們的自治會大概是每一季改組一次的。

孩子們有的坐在石櫬上，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站在水泥的平台踏級上，有的靠在樹上，有的爬在滑梯上……

因為前些日子，裴七工作的成績很不錯，深得這一羣伙伴們的愛戴，所以這一次開會的結果，大家異口同聲，全體舉手選裴七。

李：（小太白李路大概是在當臨時主席，看見大家舉起手來，覺得用不着數票了。）好！裴七當代表。



(孩子們跳躍着一陣狂叫：「好！裴七當我們的代表！」「擁護裴七！」  
「擁護裴七當主席。」)

裴：(站起來，過分的喜悅，使他惶恐而忸怩地)大家……大家  
爲什麼要選我呢？我又不會……

英：(大家唱沈文英對裴七)啊呀！你會的。

裴：當……當自治會的主席，叫我怎麼會呢？

黃：(從滑梯上滑將下來。)上次演青鳥，你當宣傳組長，不是  
當得刮刮老叫嗎？紙頭用得又省又少，工作做得又好又  
妙，全院的小朋友，全都佩服你，這一次非你不可。

裴：(爲難地)可是，自治會主席……

壬：(在石櫳旁放下他的小鳥。)反正還不一定你當主席吶，  
你只是我們這小組的代表呀！

李：對了，還不一定吶。(加以解說)各小組都有代表，一起  
有二十多個代表參加競選，還有一個星期，我們大家得  
好好的努力，才選得上你呢。

裴：我實在不……不能……不會……

貞：(小跳蚤沈文貞給裴七打氣)有什麼不會不能的，拿普崙  
字典上沒有「難」字。

裴：(實在有點膽怯)我……怕……

蔣：(嘻嘻哈哈的)我也不怕，你怕什麼。

李：不用怕，我們大家幫你，大家撐你的腰嚟！

黃：對了！別怕！(代裴七「組閣」)有小太白當你的軍師，  
我給你跑腿，哈哈笑管康樂，小李廣的研究，還有我們  
白雪公主的戲劇，大家唱的……(笑)嘻嘻「大家唱」。小

跳蚤的叮叮咚咚，包你沒有問題！

劉：（現在白雪公主也擁護裴七了。）裴七，我也贊成你做囉！

裴：我……（心裏自然想做的囉。）

蔣：（跳到石椅子上去。）好！我們大家給裴七拉一拉，怎麼樣！

（大家歡呼：「好！」）

蔣：（做出指揮的手勢，全體孩子跟着噓起來：）

啪啦格蓬！蓬啦格啪！

裴七裴七 啦啦啦！

候選主席，啦！啦！啦！

李：（興奮而熱烈地向大家拍拍手，大家稍靜時他就開始說話：）各位，現在，我馬上去把裴七的名字，送到競選籌備會去，這一次，爲了我們這小組的光榮，爲了全院小朋友的福利，我們大家應該多賣點力，幫助裴七爭取票數。非讓我們的裴七當選主席不可！

（大家叫：「贊成！」「好！」「一定賣力！」）

李：現在，趕快，哈哈笑負責競選啦啦隊，白雪公主負責紙上宣傳，多畫些競選畫，蹦蹦跳負責口頭宣傳，去個別遊說。

蔣：我啦啦隊沒有問題。（特別起勁，登高一呼，領着大家又噓起來）

誰爲裴七加一票，

民主的精神比天高。

誰爲裴七選一票，

大家的福利真不少。

裴七好！裴七妙！

裴七領導的能力刮刮叫。

（啦得非常熱鬧而有趣。）

蔣：（又啦另一個）我們再來一個「火車頭」：

蓬啦格，蓬啦格，蓬蓬蓬！

漆啦格，漆啦格，漆漆漆！

你也選裴七！

我也選裴七！

裴七裴七當主席。（大家用手指向裴七。）

（哈哈笑一個人作火車的汽笛聲）嘟嘟！（大家一齊作火車的嘆氣）啊！

黃：（興奮地）好！我們趕快，（指左方）上那面去練。（第一個領頭跳下。）

（大家一邊熱烈地啦着「火車頭」，一邊像一列火車似的一個跟着一個向左方下。吐兔圖兔，漆囉卡囉…火車越開越遠了。）

（小李廣的小鳥遺忘在石櫃旁。

（李路欲由右方下。）

裴：（叫住李路）李路，你上那兒去？

李：我上競選籌備會去，把你的名字送去。

裴：（膽怯地求教）李路，我怕，我實在不會。

李：（鼓勵裴七）沒有關係，去年我也當過的，大家練習練習。

裴：（右手摸着口袋裏的一件東西，難過地）你們，爲什麼一定

要選我呢？

李：（真誠地）因為，你很聰明，也很能幹呀！

裴：（茫然）我聰明？我能幹？哦，李路，你說，（熱切而真實的友情突然噴發出來了）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李：（握着裴七的手）我，當然是你的好朋友。

裴：我，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李：（注意地）什麼事情。

裴：（感情激動到了極點。）你們……你們為什麼要選我呢？  
（鼓起勇氣）我告訴你，我是一個小壞蛋，一個小蠢手，我……我曾經……（把想說的又咬住了）哦！我不過是一個街上的流浪兒，在這門外，像我一樣的，不知道還有多少，你們為什麼會偏偏選上我呢？

李：裴七！你想那些過去的幹嗎？

裴：我……（哭出來）像我這樣，怎麼可以當……當自治會主席呢？

李：（勸慰）可以的，你，裴七，現在大家都很佩服你的。

裴：（哭得喘不過氣來）不，我不！我……

李：（有點詫異，也有點懷疑）裴七，最近，你為什麼老是不大高興的樣子。

裴：（抬起頭來，勇敢地想說什麼）我為了一隻……因為我身上多了一隻……（又說不下去了。）

李：（追問）一隻？一隻什麼？

裴：（咬着牙，恨恨地）一隻討厭的東西。

李：什麼東西？

裴：（從口袋裏抽出握錶的那隻手，伸示給李路）因為……我身上，多了一隻……一隻……（猶疑地把手張開，是一隻空手。對自己的手凝視了一忽兒，輕聲地）一隻手！我身上多了一隻手。

李：（笑起來了）裴七，你從前是「小霧手」，是「三隻手」，可是現在，誰也沒有把你當「三隻手」看呀。是誰又叫你「三隻手」來着。

裴：（把想說的嚥了下去，卻哽住了喉嚨）我，我難過，說不出的難過。（轉過身去嗚咽着。）

李：（走近去，兩手搭在裴七的肩上）裴七！（在無言中傳給裴七數不清的朋友的安慰。）

（小李廣王乃壯嘴裏啞着「火車頭」，從滑梯上滑下來，我他遺忘在石欄旁的那隻小鳥。）

王：（在石欄後面找到了他放小鳥的那隻匣子。）喇，我的小鳥，很好，沒有逃。（對小鳥講話：）嘿，開頭，你為什麼老是想逃？現在，你不想逃了吧。（吹着口哨，逗着小鳥，邊說邊下。）我知道，現在讓你逃，你也不會逃了。

裴：（又鼓起了他的勇氣）李路，老實告訴你，我剛進來的時候，想逃。

李：（意外而好奇地）怎麼？你想逃？

裴：嗯！我打算過，（指門）從這兒，很容易的。

李：（恍然大悟）哦，所以，那天晚上……那末，後來你為什麼不逃呢？

裴：爲了……（吱唔着，摸着口袋裏的東西）爲了這……爲了

這……（又轉變了口氣）爲了這裏，實在太好了。（坐在石橋上。）

李：（代裴七說下去）所以你……

裴：（懇切地）你們大家對我，太好了，所以……現在……

李：（愉快地笑着）現在不想逃了，可是你別再想着那些過去的事情啊。好了，裴七，我得把你的名字趕快送去，一忽兒我來幫你預備競選用的演說，你應該好好的練習演說，才有希望嘍。（急忙下。）

裴：（目送着小太白李路去遠了，煩惱的心思纏得他更緊了，想着想着，突然站起來，急燥地）怎麼辦？怎麼辦？（摸出錶來看看）討厭！（舉起手來想丟）丟了算了。（又覺得丟不下去）可是……（頹然地坐下，低下頭來，再也沒有勇氣，去看那緊抓在手裏的錶了。）

（牆外，警笛的聲音由遠而近，這種聲音，讓人聽了，汗毛全會站起來，神經也會緊張起來的。突然，一條熟悉的影子，從鐵門的縫裏溜了進來，那就是獨眼龍畢大富，他顛着腳，鬼鬼祟祟的，沿着牆，想躲到門旁的牆角裏去。）

裴：（一聲尖銳的警笛聲音，刺醒了他，好奇地回頭，向門外看看，卻正好看見獨眼龍畢大富進來，禁不住驚訝得叫起來）啊！獨眼龍！

畢：（奔過來用力一拳，打在裴七的胸膛上）不要叫！

裴：（摸着胸膛，熬着痛）你……你打我。

畢：（一把抓住裴七的胸脯）告訴你，別嚷，小鬼！

裴：（緊張地）你，不是下了監獄了嗎？怎麼會出來的。

畢：（低沉地）跟一批朋友，是昨天晚上逃出來的。

裴：那，你，進這兒來幹嗎？

畢：（鬆開手）告訴你，外面正在抓我，懂了嗎？

裴：（驚懼地）抓你？

（警笛聲在牆外掠過。）

畢：（趕緊躲在梧桐樹後。）……

（警笛聲由近而漸遠。）

畢：（慢慢地從樹後閃身出來，向裴七）識相點。別嚷，別告訴人，知道了嗎？

裴：（點頭會意）知道了。

畢：（輕輕地，探頭探腦，預備仍從鐵門溜出去。）……

裴：（忽然想起）哦！畢大富，你還想回來嗎？

畢：我？回這兒來？

裴：（懇切地）噯！這兒很好的。

畢：（冷笑一聲）嘿，傻雞蛋。

裴：（緊接着）你恨我嗎？

畢：（不解其意）恨你？爲什麼？

裴：爲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畢：無所謂！（威脅地）可是這次，你別多嘴，別告訴人，聽見了沒有。

裴：（點點頭）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告訴人的。

畢：那就好，（拍裴七的肩膀，大姆指一翹）够朋友。（自願自躍下，到門口，忽然又回來，回到裴七身旁，凶險地伸出手來）那個東西。



裴：（莫名其妙）什麼東西？

畢：（肯定地）錶！

裴：什麼？（這個錶字，刺得他眼睛發花，地上的一切都在打旋轉，踉蹌得快要倒下去了。）

畢：別裝傻，拿出錶來。

裴：（口吃地）錶！什什什……什麼錶？

畢：（更加逼近一步）你自己明白，你以為我不知道？

裴：（漸漸清醒過來）你，你怎麼會知道？

畢：顧大爺對我講過了。

裴：顧大爺！就是那個大胖子？

畢：（點頭）唔，我們在監牢裏，住在一起。

裴：他，也下了監牢？

畢：（其勢汹汹）不管這些，你拿不拿來？那隻錶！你藏在紙頭背後的那隻錶。

裴：（猶豫了一下，摸出錶來，爽快地）喏，拿去，我本來就不要這個東西。

畢：（正預備接過來錶。）……

裴：（忽然又縮回手來）哦！我不給你，這不是你的，這是大胖子的，我要還給大胖子。

畢：小鬼！（威脅地）你敢不給我？

裴：我……我不能給你。

畢：（強橫地）不給也得給，老子……（過去猛力一把抓住裴七的胸脯，開始搶錶。）

（裴七沒有多大抗拒的能力，錶快要被獨眼龍搶去了。）

(警察譚開球牽着苦惱兒顧小蓮，推開大鐵門，從外面進來，站在一旁好奇地望了一下。)

譚：(意外地發見獨眼龍畢大富，驚叫)啊，一隻眼，你在這兒？

畢：(急忙放開斐七，躲在梧桐樹後，只可惜沒有搶着錢。)……



譚：(預備逼近梧桐樹去抓獨眼龍)這小傢伙，好大膽。

畢：(一閃身繞過譚開球，衝向大鐵門。)……

譚：(趕緊追過去抓)還跑！(扭住了獨眼龍的衣服後領，差一點被他滑出門去了。)往那兒跑？(又把獨眼龍像小雞一樣拖了進來。)

畢：(突然一用力，撒脫了警察的手，慌忙地又躲到梧桐樹背後去。)……

譚：(想去逮住獨眼龍，又怕他繞着樹和自己捉起「野貓」來，又怕他真的蹣出門去逃跑了，覺得一個人對付這小傢伙不妥當，於是掏出警笛來，對門外狂吹一陣。)……

斐：(焦急地看看手裏的錢，無法地把錢重又納入口袋。)

(警笛的聲音，沒有叫出另外的警察來，却叫出了一大羣保育院的孩

子；從四面八方，有的奔上來，有的從滑梯上滑出來，都好奇地以為發生了什麼新鮮的事情。）

（哈哈笑的「火車」開到了，小李廣把彈弓當作自衛的武器……凡是我們所熟悉的孩子，全來了，連青梅竹馬也來看熱鬧了。）

黃：（唰的一聲，跟在紙鏢背後蹦了出來）什麼事？什麼事？

英：（膽小而害怕地）啊呀！畢大富。

譚：（向大家）趕快，圍住他，幫我逮住他。

（孩子們一聲吶叫，開始幫忙捉拿獨眼龍。獨眼龍還想掙扎脫逃，但到底因為人多手多，被七手八腳地扭住了，不能動了。）

（此時慈母心羅世音和小太白李路也趕到了。）

羅：什麼事情？

貞：（趕緊過去挽着羅先生）畢大富回來了。

譚：（向羅先生）報告，這個小傢伙，一隻眼的，昨天從我們監牢裏逃出來了，我們正在抓他！

（畢大富被大家圍攔在中間。）

王：（未加思索地開玩笑）好，讓老夫來賞他一彈。（奔遠一步，回轉身來向畢大富就是一彈，打了個正着。拉弓時的姿勢非常美妙，引得孩子們都叫起好來。）

羅：（急阻止）孩子們，別開玩笑！

（大家靜下來。）

李：（勇敢地走到畢大富身旁。）畢大富，你還認得我嗎？我們那晚，一起出去買東西的。

畢：（低下頭去。）……

李：那是小事情，不要緊的，我們仍舊是好朋友，我們仍舊

歡迎你回來。

畢：（意外地）歡迎我回來？

譚：（有點不知所措）這……這……

（靜場片刻。）

王：（走向前，誠懇地）對不起，我方才不該跟你開玩笑，請你原諒我。

李：（正義的激動，向大家）我們，不應該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嗎？

黃：我們歡迎畢大富回來。

大家：（跟着叫起來）歡迎！

畢：（頑石一樣，那是從牢監裏鍛煉出來的）不，我不回來！我寧可坐監獄，我不怕，嘿！砍掉個頭，碗大個疤，再過十五年，又是一條好漢！

譚：（決然）不行！不行！這小傢伙非好好的辦他一下不可。

羅：（向大家）這件事情，我看，我們去和院長商量的再說，他們警察局是一定要講法律的。

黃：（忿慨地）講法律！壞人就能變成好人了嗎？

貞：講法律！畢大富怎麼又會逃出來的呢？

羅：可是，法律總是法律啊，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好請院長去另外想想辦法看。

蔣：好，見院長去！

羅：（向譚開球）請你跟我們裏面去一下再說。

譚：是！不過，無論怎麼樣，我一定要把他帶走，這是我的責任。

羅：好吧！回頭見過我們的院長再說好了。

（警察押着獨眼龍，大家擁擠着往右下。）

（斐七一個人呆呆地靠在樹旁，沒有動，腦子裏慌亂極了。被大家所遺忘了的苦憐兒顧小蓮，不知所措地站在門旁。）

（大家唱沈文英，小跳蚤沈文貞，白雪公主劉粹三個人走在頂後頭，忽然發現了這個穿黑衣服，長頭髮，消瘦得可憐的女孩子。）

英：（大驚小怪）啊呀，這兒還有一個新來的。

（三個人回轉身來，走近顧小蓮。）

貞：（問小蓮：）你……也是進我們保育院的？

蓮：（低着頭，苦痛裏帶着難為情）噯！

貞：你叫什麼名字？

蓮：我叫小蓮，顧小蓮！

英：是剛來嗎？誰送你來的？

蓮：警察，那個警察。

劉：警察？又是警察，是不是你也偷了東西。

蓮：（急忙否認）不，不是。

貞：那末爲什麼……

蓮：那是因爲……因爲~~~~（悲傷得說不出話來。）

英：啊呀！不要難過呀。（好奇地問：）你告訴我們，不要緊的。到底是爲了什麼？

蓮：因爲……因爲我的媽媽，她~~~~（眼淚像一串珠子似的掛下來，掉在地上。）她今天早上死了。

劉：那末，你沒有爸爸嗎？

蓮：我爸爸，因爲喝酒，前天，在街上，忽然發了瘋，被他們

抓進去，關在監牢裏。

裴：（發覺她所講的就是顧大爺，不自主的驚叫起來：）啊！你！你爸爸……

貞：（好奇地）你爸爸怎麼會瘋的呢？

蓮：他爲了……爲了一隻錶……

劉：爲了一隻錶？（看看沈氏姊妹）又是錶！

（保育院的三個女孩子都覺得事情有點奇突，大家不約而同的看看裴七，裴七急忙低下頭來。）

貞：你爸爸是不是一個大胖子？紅鼻子？

蓮：（抬頭看沈文貞，心想她怎麼會認識自己的爸爸）你，見過他？

英：（追問）老是喝得醉燻燻的？

蓮：（點頭）唔！

英：（向裴七輕聲地）就是那個老纏着你討錶的。

劉：他爲什麼老是喝酒呢？

蓮：（她瞭解她的爸爸，開始爲她爸爸說明因苦悶而喝酒的理由）最近，媽媽病了，病在床上，沒有錢請醫生，家裏的米又吃完了，而我爸爸，身邊一隻錶，一隻值錢的金錶，又讓一個小偷給搶去了！

貞：（制不住嘴快）告訴你，恐怕就是方才那個一隻眼的，就是他搶了你爸爸的錶。

英：你爸爸還老纏着我們這個裴七討錶呢！

劉：他糊裏糊塗，一定記錯人了。

裴：（心虛地走開去。）……

蓮：誰知道是那一個搶去的呢？你們看，現在，（從身邊摸出那串錢鏈，仍舊帶着各式各樣的掛件。）只有這，是他從監牢裏寄出來的。

裴：（斜着眼，在偷看。）……

貞：（一門心思以為畢大富搶了錶，恨恨地）這個獨眼龍真可惡。

蓮：（苦痛地繼續敘述）可憐的爸爸，他爲了媽媽的病，爲了家裏沒有米，爲了那隻錶，急得要命，他終於~~~~終於爲了那隻錶，急得發瘋了。

英：（同情地嘆氣）啊！

蓮：要是我們，沒有失掉那隻錶的話，那我們可以把它賣掉，得到一點錢，可以替媽媽請醫生，可以買米，我的媽媽也許就不



會……可是，可是現在~~~~就因爲那隻錶，我的爸爸發了瘋，我親愛的媽媽！我~~~~我永遠~~~~永遠的看不見您了！（眼淚哽住了喉嚨，哭不成聲。）

劉：（也爲小蓮洒一把同情的眼淚）你……別太難過了。

英：（安慰她）不要緊的，你以後在這兒，我們和你一起玩

好了。

貞：（氣忿地）走，我們去找畢大富去。

劉：找畢大富？

貞：去問他要錶去。

英：我們先不要直接問畢大富。

劉：我們先去告訴羅先生，告訴她這就是大胖子的女兒。

貞：好！（向裴七）走，裴七我們一起去，告訴羅先生。

裴：我……我……（爲難地）我不能去。

貞：爲什麼？

裴：這件事情，我還是不去的好。

英：對了，用不着裴七去，我們去。

（大家唱，小跳蚤，白雪公主三人同下。）

（孩子們的競選啦啦隊，「裴七好！裴七妙！……」在遠處又在練習。）

裴：（這個好機會，使他的心都快要跳出來了，腳下的地面好像在轉動。馬上把錶還給小蓮吧，又怕小蓮會罵他，這個時候還不把錶還掉，良心的責備實在使他太難受了；慢慢地轉過身來，又懦怯地轉過身去。近處啦啦隊的呼聲，在熱烈地鼓舞他，鼓起他的勇氣，終於走近小蓮。）你，你認識我嗎？

蓮：（看看裴七，漠然地搖搖頭）好像認識，好像不認識。

裴：（帶着回憶）我記得，我見過你的。

蓮：（在追索）噯！好像，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的。

裴：（自然地蹬下一隻腳來，跪在這女孩子面前，伸出手來）給我！

蓮：（不解其意）什麼？

裴：（顫抖的聲調）給我看看！你手裏的……



蓮：（真的把那條帶着掛件的銀鏈，放在裴七的手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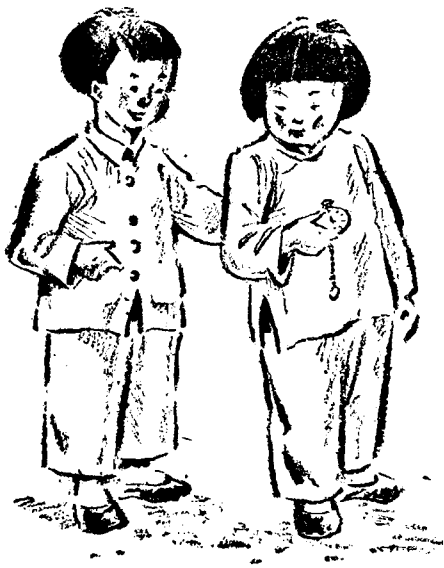
裴：（輕而慢地接了過來。）……

蓮：（用袖子擦擦臉上的淚痕。）……

（近處競選啦啦隊越噠越起勁，越噠越熱鬧。）

裴：（站起來，轉過身去，走遠一點，忙亂地拿出錶來，把錶掛在錶鏈上，重又過來，把錶還給小蓮，可是低着頭，眼睛不敢看小蓮。）喏，拿着吧！我……我對不起你們！（說完這句話，羞慚的心，使他悶着頭，急匆匆地轉過身去，沉着頭走開去，他到底從苦惱中從此解脫出來了。）

蓮：（驚奇得不敢相信）啊！（看看裴七，看看手裏的錶。）啊！錶，這是錶，這是我爸爸的錶！（把錶慢慢地捧在胸前，兩眼向前望着，多少過去的回憶，多少目前的奇遇，多少未來的希望，在眼前不停閃



動。)

(這時,啦啦隊的聲音:「裴七好!裴七妙!裴七裴七刮刮叫!」「你也選裴七,我也選裴七,裴七裴七當主席!」越來越響,越來越近。)

(裴七慢慢地走上平台,小蓮也開始走近去,跟了上去,兩個孩子的背影,正走向理想的園地裏去;而孩子們的啦啦隊又出現在平台的右端,狂熱的呼聲正在歡迎他們。)

(遠處,又泛起一羣孩子們的歌聲,配合着啦啦隊的聲音,自然地協調成一片,輕快而富有活力:)

的答的答!時光一刻不停留,

的答的答!歲月永遠向前走,

的答的答!美好的世界就在那前頭。

親愛的朋友啊!向前走,

前面呀,沒有窮和愁;

親愛的朋友啊!向前走,

前面呀,才是安樂窩。

(不斷的歌聲,不斷的啦啦隊聲。)

(這是春天的早晨,滿院裏充滿了新生的空氣,大鐵門是敞開着的。)

(就在這個熱烈的情緒下,讓我們在新生的教員上,寄託着無限的希望。)

——幕徐徐下——